

朝霞

ZHAO 12 XIA

1975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upper center,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title, rendered in a dark ink.

Faint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a mark located in the middle-left section of the page.

A small, rectangular red stamp or seal located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containing illegible characters.

朝霞

目 录

· 理 论 ·

-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春天……………刘 川 (3)
——创作修改《第二个春天》的一些体会
- 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三结合创作
……………周 天 (68)
- 时代风云 笔底波澜……………石一歌 (71)
——论鲁迅散文的特色

· 诗 ·

- 教育革命春常在……………叶 茂 (23)
- 赞社会主义新大学……………王勇军 (23)
- 进驻学校七周年有感……………董秉钧 (23)
- 教育革命赞……………苏乾英 (23)
- 良种“二〇〇〇年号”……………洪国斌 (24)

· 小 说 ·

- 立春……………刘观德 (8)
- 小 说
- 文革嫂……………王成君 (15)
- 百分之百……………函授学员 王仲翔 (16)
- 队委员……………贾平凹 (18)
- 拆桥的人……………杨辉周 (20)



· 散文 · 报告文学 ·

- 窗口.....孙 颀 (25)
- 昔阳半月.....凌 岩 (37)
- 连心坝.....张凤生 (43)
- 古炮的壮歌.....罗达成 吴振标 (53)
- 金环岛畅怀.....赵宏元 钱 钢 (57)
- “千只鹤”和千岛樱花.....沈慧敏 (60)
- 我的家.....袁文耀 (63)
- 可敬的人们.....黄宗英 蒋小馨 (29)
- 长寿支路菜场的日日夜夜
- 胜似春光.....陈先法 周林发 (47)

· 其 他 ·

读
者
来
信

- 希经常向兄弟省市文艺刊物学习...董耀根 (67)
- “劳动”不是商品.....胡解民 (67)
- 刊物要多反映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孟 维 (67)

一九七五年总目录..... (77)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春天

——创作修改《第二个春天》的一些体会

刘 川

《第二个春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从舞台剧改成电影。一九六五年曾投入过一次拍摄。那次的拍摄稿只能说是创作过程的开始。

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工农兵群众对革命文艺的热切期望和要求，教育和推动着作者；汹涌的革命洪流冲刷着作者身上的灰尘，改变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就是这个变化，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后重读旧稿时，突出地感到不满足、不够劲。因为剧本的主题思想、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方式、甚至某些语言细节上和同类作品有近似或相同之处。

我们决心避免雷同，但对雷同的认识起初却是肤浅的。我当时以为：雷同主要是表现方法和表现形式的问题。如果人物身份关系、矛盾冲突组织、情节结构安排等方面不同已有的剧本重复，雷同即可避免。比如：“书记正确，厂长错误”，是当时好些作品安排的冲突方式。那我就来个“书记错误，厂长正确”，或在剧本中处理成齐大同不当厂长、冯涛不当书记，不就不雷同了么？又如：不少工业题材的作品，都是围绕一项新产品、新工程转，先是方案之争，再

是碰到困难上马下马之争，最后是试制成功，敌人破坏被抓住，结束。我们不从方案之争展开矛盾，这不也避免雷同了么？……我们照这些办法试了试，结果却事与愿违：有的于事无大补，有的根本行不通。换换姓名和职务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变问题。那么，出路何在呢？

我们对照存在问题重温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矛盾论》，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矛盾论》中关于现象与本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教导启发了我们：造成雷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很好地深入生活，没有很好地去观察、体验、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没有把握斗争生活的特殊性。这样就永远避免不了雷同。雷同并不仅仅由于表现方法的相似，更主要的原因是在选题材、定主题、设计人物、安排结构时不去寻找特定题材的具体特点，而满足于照一般规律或已经表现过的现成路子走。我们决心不再在表现方法上兜圈子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说，要从今天的思想高度出发，重新去认识、理解六十年代初期我国海军建设中的那场斗争，重新进行艺术构思，把剧本真正提高一步。

第一步：重新认识主题， 从深化主题中找自己的特点

主题是作品的灵魂。《第二个春天》的主题，一开始就定在歌颂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上，这并不错。在六五年以前，因为接触这个主题的作品还不很多，所以新鲜感比较强烈；但在文化大革命后，很多写工业题材的作品都接触到了这个重大主题。相形之下，《第二个春天》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很可能赶不上这些带着新鲜生活气息的新作品。这，也正是我们重读旧稿时感到不满足、不够劲的原因。既然我们最初的立意不错，为什么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里存在着一个主题思想的深度问题。因为时代前进了，斗争更为深刻了，人们对这条革命路线的认识大大提高了。同样是歌颂革命路线的作品，就要求有自己的特点，力求深刻一些。为此，我们初期曾想着重写这样一个侧面：“要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必须准备走艰难曲折的道路，不要幻想一帆风顺，轻易成功。”这个主题虽然较过去具体了，但从今天的思想高度看，仍然没有充分概括出六〇年前后那场斗争的特点和实质，没有充分揭示出当时的“典型环境”。直到此时，我们才觉悟到有必要重新认识六〇年前后那段斗争生活，重新提炼、深化主题。

对六〇年前后那段斗争生活，我自以为早就认识得差不多了，我们补充进行的一些调查研究，恰恰推翻了我这自以为是的结论。在我们重访十年前接触过的一些工人群众、领导干部、科技人员时，他们无不义愤填膺地揭发控诉苏修当年对我海军建设的罪恶破坏，和“假援助、真控制”的毒辣阴谋。事情基本上还是那些事情，但对修正主义的义愤却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十年前，我也知道苏修卡我们的种种勾当，但在写剧本时，因为当时的斗争形势还不能允许把这场斗争直接公诸于世，搬上舞台，也由于我们的认识跟不上形势，因而没有把它变成主题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在构思时把这个斗争侧面摆在应有的位置上。

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过：“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这说明自力更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针对性。在六十年代初期，新的国际环境就是国际共运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苏修利用我国暂时困难，大搞封锁破坏。六〇年七月，毛主席、党中央向全党全民再次发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伟大号召；其针对性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因而写这个年代的自力更生，离不开反对修正主义。从《第二个春天》的特定题材看，更离不开反对修正主义。

我们决心在剧本里也写到反修。但是，头脑里的形而上学又使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把反修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似乎要写反修，就不能多写自力更生；写自力更生呢，反修就不必多费笔墨。这种观点说明：我们的认识虽然在前进，但对六十年代那段斗争生活的本质和特点，仍然没有看深看透。后来，通过反复学习和实践，才得到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自力更生和反修，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一个完整统一的主题，把它们对立起来，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生活根据。这样，我们终于把主题确定为：“要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就必须同国内外修正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这个新的主题，仍然是写自力更生。但有我们的侧重点和特点，这使影片可能和同类主题的作品有所不同。由于从反对内

外修正主义的高度去开掘主题，主题思想就能有所深化，并具有了自己特定的内容。这使我们体会到：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主观认识的前进，在创作过程中对主题的反复探讨，对原来生活素材的反复认识，是深化主题思想的重要步骤。这种探讨和认识，是一个重新学习、重新理解生活的过程，也是寻找影片自己的特点的过程。

第二步：调整人物关系， 努力塑造高大丰满的英雄形象

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告诉我们：主题是通过人物，特别是主要英雄人物来体现的。

在六五年的稿本中，没有明确树立一个主要英雄人物的思想。那时剧本实际上有两个主角：冯涛和刘之茵。由于当时的事件主要是写《海鹰》建造中的困难曲折和斗争，设计《海鹰》的刘之茵就自然卷入矛盾中心，行动具体，冲突尖锐。而处于支持地位的冯涛，很多时候都在矛盾斗争的边沿，压力落不到他身上。这样，就使刘之茵看来更象是主要英雄人物。在修改剧本的初期，不少同志就因此主张以刘之茵为主角，说这样戏好写，矛盾冲突容易展开、激化。因为刘之茵是设计师，上面的厂长、总工程师、研究所所长等都可以对她施加压力，造成矛盾。她在剧中原来戏就较多较具体，修改加工也容易。而以冯涛为主角，矛盾冲突就很难展开，因为他在工厂和研究所范围内，是地位最高的干部，别人压不住他。另外，原来剧本中的情节事件也没有完全围绕他发展，他当主角，就得对情节事件作很大的改造。

这个意见从写戏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刘之茵主要是个实际工作者。她的英雄行为更多地表现在克服研制《海鹰》中的具体困难，攻克一个个物质技术难关上。

她遭到的多次失败和打击，并不能从较高、较广阔的政治历史背景上，揭示自力更生原则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而冯涛就不一样，他是一个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敏感，较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经验的政治工作者，能站在较高的角度识破那个“假朋友，真敌人”，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齐大同又有特定的人物关系，能较自然而深入地批判修正主义的危害性，因而具有较好地体现发展了的主题的条件。

然而，要塑造冯涛这样一个党的中上层干部的英雄形象是很困难，很吃力的。因为我们思想水平有限，生活积累不足。但我们还是决定让冯涛当主角，因为这能更有力地歌颂这场斗争，更深地揭示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而且有可能使影片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觉得，创作就是要在艰难的路上走，才可能创出一点东西来。

决定冯涛做主角之后，接着就是怎样把冯涛这个英雄人物塑造得高大丰满一些的问题。

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告诉我们：英雄人物必须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尖锐矛盾冲突中塑造出来。那么，冯涛面临的尖锐冲突在哪里？

起初，我们以为在怎么造出《海鹰》上。怕把这样一个政工领导干部写成光说道理没有行动的人物，我们就极力在建造《海鹰》中给他找动作，找英雄行为，使之具体化。比如：我们曾写过他只身跳上起火的《海鹰》，冒险抢救的情节；写过他在试验紧急关头，冒险进入可能爆炸的试验室的情节；还有为《海鹰》攻关出主意的情节等等。但这些行为的增加，却并未使冯涛的英雄形象高大多少。有些行为，硬贴上去，反而有损于他。这说明我们还没有抓准冯涛的思想性格特点，更没有由此组织起一场围

绕他展开的矛盾冲突。

经过一段弯路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冯涛面临的尖锐冲突不在技术过程里,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他的英雄行为是在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路线,在于对内外修正主义坚决斗争。

从冯涛这个特点出发,根据生活所提供的充分依据,我们提炼出了他的行动线索。比如:影片中把冲突推向高潮的“图纸之争”这一情节,我们把赫文斯基要看图纸,齐大同、潘文要送图纸的情节同冯涛直接勾联起来,着重写了冯涛抢救图纸的动作,并把《飞鱼》二十号图纸三个大问号同争夺《海鹰》图纸纠结在一起,使之成为冯涛一个进攻性的动作,而把主要冲突放在冯涛和齐大同之间展开。这样,“图纸之争”就变成了首先为塑造冯涛而设立的一段情节。而这一情节中冯涛的所作所为,都是既有必要,又较符合他的性格特点。这一情节和类似的一些情节的构思,使冯涛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斗争中的坚定勇敢有了多一些表现,使他的形象更具体,典型性也有所加强。

为了塑造冯涛,我们还努力把主要对立面齐大同的思想性格特点找准挖深。在前几稿里,因为齐大同思想有些模糊,大大影响了冯涛形象的塑造。后来,我们反复分析了齐大同思想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认识到他已是走到修正主义边缘的人物。由于看不见群众的力量,他被暂时的困难挫折吓懵了,一心依靠外援,敌我不分,走上了投降道路。他在支持潘文搞《飞鱼》,替修正主义插手《海鹰》开绿灯的错误行动中,为塑造冯涛提供了新的条件。齐大同的错误是走修正主义道路,冯涛对他的斗争也就展示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原则和斗争精神,使他作为一个坚强的反修战士,而给人留下印象。

为了塑造冯涛,我们对潘文这个人物也作了发展。以前,我们只揭露他的崇洋靠外思想,而没有写他的发展和严重后果。后来,我们用党的基本路线的观点去分析潘文,认为他在六十年代初期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不会停滞不动,而要发展变化。按照剧本的规定情景,他向坏的方面转化的可能更大,但又和暗藏的反革命有区别,对潘文思想行动的重新改造,使他和冯涛有了直接纠葛和交锋,以利于冯涛的形象塑造。

总之,主要英雄人物思想、形象的加强提高,又有助于具体深入地揭示主题思想,影片也可能因而加强了自己的特点。否则,思想就会失去凭借,多好的设想也就会落空。

第三步:为了塑造主要英雄人物和深入揭示主题,必须使矛盾冲突更具体、更典型

旧稿本由于矛盾冲突不具体、不典型、不敢激化,使主题思想的表达和英雄人物的塑造受到严重影响。这次修改最初几稿时,我们曾想极力加强矛盾冲突,但因没有挖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子,所以写出来的稿本仍然是矛盾冲突比较平淡,比较简单。后来结合学习《矛盾论》等著作,检查创作思想,才发现我们在安排结构、组织矛盾冲突时,由于只注重抽象的推理,重视了矛盾普遍性,忽视了矛盾特殊性的结果,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在文艺创作中忽视矛盾特殊性,就会使作品没有个性。那么,我们影片的个性是什么?就是同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就是在这场斗争中揭露出苏修“假朋友,真敌人”的可耻面目。当我们从实际生活出发,具体找出这个“个性”时,我们就以此来安排

特定的矛盾，并使之激化：从海战主机出故障，到《飞鱼》图纸零件对不上号、二十号图纸的三个大问号、联合试制和图纸之争等一连串矛盾。这些自力更生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影片中以特殊形态表现出来了。

记得我们在构思齐大同下决心送《海鹰》图纸给赫文斯基专家，从而把冯、齐两人的矛盾推进一步时，形而上学的推论钻出来束缚自己的手足。我想：齐大同已经当了十年厂长，他还不知道保密图纸不能随便给人看的规定吗？齐大同毕竟是个经过战争锻炼的较老的干部，写他这么糟糕是否过份了？这就是形而上学在作怪，因为这种想法显然忘记了应该用党的基本路线的观点去认识生活、分析人物。后来我们具体一分析，就把问题想清楚了：一般的厂长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把保密图纸给外国专家看的；但这个厂长是齐大同，他先已认定苏修是“自己人”，又一厢情愿地把苏修趁火打劫的行径看成是真心为《海鹰》找出路。他怎么会把保密规定拿来对付赫文斯基呢？他肯定会给图纸，不给反而不符合齐大同的思想性格。实际效果证明：这个情节观众是接受的；这个情节的存在，对推进矛盾冲突起了很好的作用。

过去稿本中矛盾冲突不典型，还因为我们把矛盾冲突的尖锐化形而上学地表现为辩论和吵架，以为吵得越凶就越尖锐。其实，辩论、吵架虽然是矛盾冲突的一种形式，却不是唯一的形式。而矛盾冲突的尖锐与否，也不是只看谁的火气大、嗓门高，

而是看具体的思想、路线斗争揭露得是否深刻，是否抓住了实质。我们在后来的修改中，比较注意抓住冯、齐思想路线分歧的实质来展开矛盾，使剧本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强。但在表现形式上，还是过多地通过对话、辩论以及吵架来表现，这是个弱点。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过去稿本另一个弱点是冯涛和齐大同这对主线矛盾不够贯穿、不够突出。后来，我们围绕冯、齐两人的斗争，重新组织了主线矛盾冲突，把次要的矛盾线也引进来加强主要矛盾。如：用刘之茵和潘文的冲突来加强冯涛和齐大同的冲突，用潘文的发展转化来推进冯涛和齐大同的冲突等。这样，既激化了矛盾，也写出了一些矛盾的个性特点，更有利于塑造主要英雄人物，揭示主题思想。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为了打破《第二个春天》旧稿中的雷同化、一般化，使影片和今天的时代脉搏更相适应，而在两年多的修改和再创作中走过的几步路。这几步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着我们走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我们的认识，破除了思想障碍，激发了革命热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但由于执笔者的思想、生活、艺术水平上的原因，影片中的很多缺憾和不足还没有解决。我们有决心今后在加强理论学习、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和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中，不断克服缺点，勇于创新，努力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做出贡献！



刘 观 德

立春——农历的一个节气。本小说要讲的，是郊县机器铸造厂生产调度员——立春。

这是个貌不惊人的姑娘，约二十四五年纪，中等身材，清瘦的瓜子脸，眼睛很有神，鼻子是圆圆的，两束扎橡皮筋的小辫儿紧紧贴在颈后。立春有一身乡土气：黝黑的脸膛，深花格子的土布衬衫，“水陆两用”的跑鞋……要不是那条印有“机铸”二字的背带工作裤，你准以为她是哪个生产队土生土长的姑娘。不过你这样猜测也不全错。立春确实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老家就在白沙生产队，一个星期还回家一次。解放前，家里生活很贫苦。解放后，集体化了，立春一家人靠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日子越过越好了。母亲常说：“集体化越化越大，俺贫下中农的日子就越过越精神了。”前几年，县里招工，公社把立春推荐去了。临行前，母亲亲切地叮嘱她：“到了

城里不要忘了农村啊！”立春没有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把贫下中农的感情带到工厂来了。她学习理论很刻苦，工作也很认真，进厂不久就入了党，又被提拔当了生产调度员。她管厂里生产，也关心农村，想着农村。有次，她走在路上，突然一场大雨打得行人抱头四窜，她却象久旱的禾苗遇上甜润的甘露，站在雨中自言自语道：“好雨知时节，插上的秧苗又该长两寸了。”她记日期的方法，乡土气就更浓了，不说几月几日，而总是说“谷雨过了两天了”，“明天一过就是小满了”……读者也许立即会想到，立春的名字也和这个爱好有关。是的，立春并不是她的真实姓名。今年立春那天，有位同志到机铸厂来作学习辅导报告。求知若渴的她向台上递了张条子，要求解答问题。条子上日期就落了个“立春”。台上那位同志看了条子，说：“关于立春同志的问题……”话一出口，台下哗然大笑。当然，她

的这个爱好那位同志是不了解的，这也无关紧要。但是此后，她的真实姓名渐渐被人遗忘，立春的名字一天天响亮起来。而立春用这种方法记日期并不是装装样子。重要的是，她可以经常提醒自己，什么时候该春耕了，该灌水了，该收割了……耕地时，“铁牛”常常会扭伤了腰卧“床”不起，“水老鼠”容易胃口不好喝不进水，这时，立春就带着一支支农轻骑兵，来到田头地边。于是，“铁牛”又“突突”高唱，“水老鼠”又“呼呼”狂饮。立春的语言也不出众，说话、写文章是很少需要用感叹号的，更少听她说什么豪言壮语。可是，她却爱笑，睡着了也是那样笑盈盈的。平时笑起来总是抿着嘴，偶尔笑出声来也不过分。但是这笑声却很有力量。而这一点很使技术组组长汪子钧敬畏。贫下中农要讨教技术上的门门道道，汪子钧总要坐在办公室里抽人家几支香烟后，才把话扯上正题。他认为自己有水平，又费了脑筋，抽几支烟是理所当然的。不料有一天，办公桌上意外地多了块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大字：谢绝敬烟。汪子钧的“伸手牌”香烟就这么给敲掉了。

对于立春的性格爱好，作者能介绍的仅这些了。下面请读者跟随她的脚步，再亲自作一番了解吧。

立秋之前。

这天，老清早田头就喧闹起来。拖拉机、收割机、脱粒机欢快的呼声，河道里运肥船欸乃的橹声，田坎上农民勤快的脚步声，交织着，增添了无限生机。

这时，田埂上一行走着三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厂革会生产组副组长周大友。大友三十四岁，长得无处不大：手大、脚大、头大、嘴大，挑着那副货郎担子，步子还是拉得大大的。他是个热情憨厚，头脑子粗粗拉拉的人。他自己说，比立春少了根神

经。有次，大友听了某厂支援农业生产的经验介绍，很受启发。一回厂就把仓库清了清，整理出许多五金、电器材料，并且和农村供销社挂好了钩，要去农村转销。立春拦住说：“不行。”大友反问：“为什么？支援农业方向不对？”立春叫他把这批材料的价值算一算，他才吓了一跳，足足有几千块哩。立春说：“这批东西下乡，农村的经济负担太重。我们可以把厂里的废旧工具材料收集起来，修修好送上门去。”周大友信服了，憨厚地笑着说：“真有你的，比我多根神经。”立春趁机笑咪咪地开导他说：“你干起事来总以为方向对头，可结果往往不对头，就是因为你学习粗粗拉拉。”周大友对支农工作确实热情。他常说：“农业上去了，工业才上得去。”而且经常拿机铸厂和红星大队搪瓷厂的关系举例子：“红星搪瓷厂为机铸厂加工机壳搪瓷，它生产上不去，也要拖机铸厂后腿。”因此，周大友从来不把支农工作当份外事，而当作一种正常的业务工作。

走在中间的是汪子钧。此人三十来岁，高中毕业进了厂，又读了几年业余工大，是厂里技术拔尖的人。他上身那件稍稍泛黄的白衬衫，裹着胖胖的身体，束在皮带里，走起路来挺胸突肚，很有神气。时而又哼两句京腔。

立春装束轻便，身上背着个军用水壶，默默地走在最后。前几天她就说：“转眼就要大忙了，乡下在盼我们了。”

“芦花放，稻谷香，岸柳——嗨，这鬼天气，葫芦里的水都烤干了。”走着走着，汪子钧停下脚步，把草帽摘下来扇得“哗嚓哗嚓”响。

“前面就是白沙生产队，村口有月店，可以喝水解渴。”立春知道汪子钧是有名的“水葫芦”，每天上班第一桩事，就是拎水瓶打水，在特大的茶杯里泡茶，不停地喝，一

直喝到下班。茶水站的冯老头给他计过数，他每天喝的水总不少于三四瓶。今天赶了一段路，够他受的了。

来到小店，周大友一口气喝了两大碗水，汪子钧面前的水却没动一动。立春笑盈盈地对汪子钧说：“今天够你受的啦，快喝吧。”

汪子钧想，这小姑娘不但土里土气，而且憨里憨气，嘴里却说：“茶叶茶喝惯了，白开水不对胃口。”

立春笑着说：“你是茶水葫芦，我倒忘了。”于是又买了包茶叶。汪子钧慌忙拦住：“别破费，我不渴。”

立春想，也许他真的不渴，就给他带着吧。于是把茶叶倒入壶里，又冲满了水。

心里热，步子快，不久，三个人便来到白沙生产队。江南水乡，河道水渠纵横交错。河水，被风鼓起波纹，抽水机将河水哗哗地打入水渠、毛渠、田沟。肥沃的土地被滋润了，更显得黑油油的。立春一出现，就被家乡一群叽叽喳喳的姑娘们围住了。

“哎呀，立春姐，怎么好久没见到你哪？”

“你昏啦？上星期回来还帮俺修脱粒机哩。”

“前几天，我在杨家宅还看见她在给人上农机修理课。”

.....

立春笑盈盈地和大家打招呼，如鱼归水，又自由又快活。

这时，一个裹着包头布，叫娟子妈的中年妇女，挤入人堆，爱抚地拉着立春的手，说：“上星期你把脱粒机改了改，叫俺妇女夺了红旗，嘻嘻，你真好，做了工人还总想着俺农民，嘻嘻……”

立春腼腆地笑着，把话题扯开：“娟子好吗？她要的农机维修手册，我给捎来

了。”说着拿出一本书递给娟子妈。

娟子妈接过农机手册，想起立春家这几天修房子要用铅丝，就说：“旧铅丝有没有？我给你妈捎几圈吧，她到远处耕地去了。”

大友放下担子，说：“行啊，一毛钱一圈，经济实惠，要几圈？老汪，取铅丝。”说罢，又顺手拿起榔头柄在扁担上梆梆地敲，一面大声念起自己编的顺口溜来：“农业学大寨，工厂来支援，铅丝、榔头、钢丝钳，五金、电器、小工具，要买……”

立春赶忙阻止：“看你粗粗拉拉的，不能卖。”

“怎么？这里不是农村？”大友楞楞地望着立春。

立春笑着说：“是农村也不能随便卖。”

汪子钧以为娟子妈是给立春家代买，立春不好意思，便插上去说：“货郎担子挑到家门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头清嘛。”说罢，从担子里翻出几圈铅丝来。

立春接过铅丝，说：“生产队发展养猪事业，搭猪棚要用铅丝，得先供应。”

大友说：“卖给生产队和卖给贫下中农不都是支援农业吗？方向对头，卖吧。”

立春笑盈盈地说：“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有集体经济巩固了，才能家家富足、户户宽裕。”说着，又用手指了指纵横交错的河渠：“就象这河渠一样，大河涨了水，小河才能满。农村是个大市场，我们支农的物资应该先满足集体，余下的再供应个人。”

大友醒悟地说：“真有你的，比我多根神经！”说罢，挑起担子就朝生产队走。

来到生产队办公室，立春热心地向队干部介绍着各种工具的价格。这时，有个笑纹密布，名叫张月琴，人称“张热情”的贫农老妈妈，忙不迭地招呼大家。她想拿水瓶倒水，拿起来皱了皱眉头，又轻轻放下，

嘴里象煮糯米粥一样地嘀嘀咕咕：“看忙的，看忙的。”

“好热啊，身上的油都泌出来了。”汪子钧在旁边自言自语。

“张热情”听了很不好意思：“看忙的，水都没有一口。我想想办法去。”说着，就去取墙上挂着的瓜刀。

大友心里冒火，瞪了汪子钧一眼，那眼神好象在责问：刚才有水请你喝，你不喝，现在来讲这种话，算啥意思？

白沙生产队以粮为主，也种少量瓜果。现在，正是本地瓜大熟的时候。

汪子钧挺客气地拉住张妈妈说：“别麻烦，别麻烦。”心里却象咬着大西瓜，水淋淋、甜丝丝的。

立春一声没吭，惊异地盯住汪子钧那异常客气的面孔，脑子里细细品味着汪子钧和“张热情”来去的言语。

“张热情”正要跨出门去，立春挽住她的手，说：“大妈，你还记得上个月，我们一起修订的支农公约吗？”

“怎不记得？还能背上几条呢。第一条，全心全意，及时周到；第二……”“张热情”果然一口气就背了三四条。

立春高兴地说：“对呀，公约七八条，全心全意是总纲，我们接受了额外照顾，不就把全心全意变成了半心半意了吗？”

“嗨，话哪能这样说，看你们渴的，佷心里……”

立春托起水壶笑盈盈地说：“这里有水呢。”说着，转手递给汪子钧，“这不是你的茶吗？”

“这——啊，是是是，茶叶茶比西瓜解渴。”汪子钧心里很不高兴，勉强强打了个过门。

立春从“张热情”手里取下瓜刀，重新挂在墙上。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

泼泼辣辣敢开炮的姑娘。我们立春的性格则属于另一类型。她常说：“要照顾到同志的自尊心。”“不要弄得他们下不了台。”可是你别以为立春是和事佬，对错误思想姑息迁就。看，从白沙生产队出来以后，立春借故把大友支开，自己和汪子钧远远拖在后面交上了锋。

“刚才你为什么叫身上的油泌出来了？”立春笑着，语调很随和。

汪子钧正为刚才的事懊恼，立春突然触他的神经，不觉楞了楞，随即正要为自己的“不拘小节”作一番辩解，立春咯咯的笑语已经冲出来了：

“汪师傅，假如谁叫你‘资产阶级’，你得准得请人家吃‘毛栗子’，可是你为什么偏偏要把资产阶级商品交换的原则抱住不放呢？……”

立春几句话，几声笑，使汪子钧懊丧的脸变得火辣辣的。

“喂——怎么这么慢，怕把蚂蚁踩死了吧？”走在前面的周大友回过头来催着。

“来啦——”立春笑着应道，又低声对汪子钧说：“你的毛病是‘慢性病’，得准备打持久战。走，快跟上去。”

立春和汪子钧拔腿赶上前去，周大友正放着担子，挤在一个人堆里。人们围着的是一台插秧机。原来，去年这队里来了台插秧机，改变了“脸朝烂泥背朝天，弯腰屈背几千年”的人工插秧。可是，新生事物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插秧机滑道暴露在外，常和泥水搅在一起，容易损坏，贫下中农自己动手把它改成了油箱封闭式滑道。试验下来，效果很好，可是油封问题解决不好，运转时，润滑油滴滴嗒嗒往外流。

行走在马路上，常常会遇上这种场合：哪家厂的车子抛锚了，需要人帮忙修一修；某个老年人摔跤了，需要人帮着往医院送一送。这时，有的过路人远远望一望，便低

头走自己的路。有的兴趣盎然地挤在人堆里，却是凑热闹。有的急人所急，竟会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忘记自己可以缓一缓的事，而伸出热情无私的双手。立春就是后一种人。她一摸清情况，就想开了：“要是用石棉线做油封呢？哦，不行，这要影响转动了。要是用橡皮油封呢……”

“走啦，走啦，要下雨啦……”

周大友急躁地催促。他心里还搁着件事，红星搪瓷厂，就是那引和机铸厂有业务关系的队办工厂，最近搞了条半自动搪瓷流水线，据说还需要点什么零件，周大友急着要上红星大队去。

立春从沉思中突然惊醒，不好意思地笑笑，走出人堆。

“大友师傅，我们留下来帮着动动脑筋不好么？”立春征求周大友的意见。

周大友把担子往肩上一搁：“不行，红星搪瓷厂搞流水线遇到困难，你不是不知道。要下雨了，快走把。”

立春说：“我们应该先支援大田生产。”

“你刚才说要先集体，后个人，怎么，红星搪瓷厂不是集体的？都是嘛，搪瓷厂革新成功了，集体收入一个月就能增加几千块，这不也是巩固集体经济？哈哈，方向没错，走吧！”

立春笑盈盈地说：“农业生产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们支农也不能不分轻重缓急，胡子眉毛一把抓。支农要支在纲上，再说眼下正是大忙季节，农谚说：秋天划破一层皮，胜似春天犁十犁，季节不等人哪。据我了解，红星搪瓷厂最近也抽了一大半人到大队去了。”

周大友想，呃，她讲得倒蛮有道理，可是……他搔搔头皮，显出为难的样子。

立春猜中了他的心思，禁不住咯咯笑起来：“可是你也多根神经割不断，是不是？”

周大友有时也粗中有细，这时故意反问道：“你说我多根啥神经？”

“你呀，这根神经一头搭在搪瓷厂，一头搭在机铸厂，名称嘛，就叫作‘单纯业务观点’。你一心要到红星大队，就是想武装为机铸厂服务的农村工业，对不对？”

周大友咧开厚嘴唇笑了，打趣说：“真有你的，哈哈，我的单纯业务观点又被你刺了一刀。行，咱们就先大田，后工业。老汪，把你的脑筋开动起来，在油封上出出点子。”说罢，招呼汪子钧朝人堆里挤。

油封问题解决之后，贫下中农十分感激，从地里摘来西瓜要请客。

“吃西瓜，吃西瓜，解解渴。”

汪子钧正在揩手，西瓜已经塞到手里来了。

“不渴不渴，谢谢大家的好意，为贫下中农做点小事嘛，应该的。”汪子钧执意推脱，其实他是在忍痛割爱哩。

周大友拍拍脑袋，奇怪了。重新上路的时候，他打趣地问：“呃，老汪，刚才你是真的不渴还是假的不渴？”

汪子钧正色斥道：“你这憨牛，别从门缝里看人……”说罢，脸却红起来。

午饭以后，老天爷突然耍起了小孩脾气，雷阵雨劈面打来。大家只得在屋檐下躲雨。

周大友是个急性子，雨一小，就钉着立春屁股催，想把担子里的几把犁刀早点销出去。立春笑着说：“你呀，总是火烧眉毛的样子。”说罢，挑起担子上了路。

三个人前前后后走到三岔路口。朝右是河东生产队，煤渣路，宽平好走。往左是河西生产队，泥泞小道伴着羊肠似的小河，弯来曲去，叫人见了就别扭。周大友不加思索地往右拐。他想，河东生产队路近，购买力强，货色可以早点出手，人家也可以早点拿到工具派用场。

“应该朝左，到河西生产队。”立春在后面叫了一声。

周大友回过头来：“河东河西，一锹挖不出两条河，到哪里都是为集体，为大田，方向又不对头？”

立春赶上来笑微微地说：“到河西，为贫下中农雪中送炭。”

大友笑道：“我要早点把犁刀送到贫下中农手里，不是雪中送炭？”

立春想，大友啊，你这粗粗拉拉，不看路线的单纯业务观点又来了。于是对大友说：“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正好有供销社。”

供销社的同志很热情，拿出凳子来招呼，周大友和汪子钧一面歇着，一面喝着水。立春不好好坐下来休息，却把柜台前躲雨的两个白发老头儿，恭恭敬敬地请到

担子旁坐下来。

“老爷爷，请您给讲讲，左边这条路为啥这样弯弯曲曲不好走啊？”立春问长胡子老头儿。

“亲家，这姑娘说啥？”长胡子老头儿听不清立春的话，偏着头问短胡子老头儿。

短胡子老头儿知道他年纪大了，耳朵背，就给他当扩音机：“她问您，左边这条路为啥弯弯曲曲？”

大友弄不懂立春搞啥花头，憨直地抢着说：“河弯，路就弯，亏你还是本地人，这也要大惊小怪。”

立春说：“可是河为啥弯呢？”

大友说：“它生来高兴弯就弯嘛！”

汪子钧说：“你这憨牛，脑子不要转不过弯。”他是聪明人，立春的意图已经猜到了八九分。

立春笑着说：“还是听老爷爷讲吧。”

长胡子老头儿埋在胡须里的嘴唇动了动，说：“河弯路就弯呵，大寨人向石头山要地要粮，我们这里，一条河一条路弯来曲去，就把好地吃掉一大片啦。”

大友说：“把河道拉直不就得了。”

“他问，为啥不把河道拉直？”短胡子大声向长胡子传话。

“工程大，一个生产队的力道小，做不到啊！”

立春笑着对长胡子大声说：“那就以大队、以公社为基础干嘛。”

“这姑娘说的是，俺贫下中农天天在盼啊，可是一下子还不行啊，就拿河东、河西来讲，



河东富，河西贫，一下子扯不到一块儿来啊。”

立春笑着问：“要是把河东、河西的差距缩小呢？”

长胡子笑起来：“再把各大队、各公社的差距缩小，那呀，力道就大啦，河一拉直，就可以搞丰产方，办社会主义大农业啦，哈哈……”

立春笑着对大友说：“河东、河西都得支援。不过，上次我到河东去，见他们仓库里还有些存货，足以抵挡一阵哩。”

大友兴奋地跳起来，冲着立春道：“你就是比我多根神经，真有你的。”说罢，挑起担子就要走。

立春笑着拦住：“往哪里走？”

“往河西！”

“为什么？”

“促进薄弱队，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办社会主义大农业！”

“方向对头？”

“对头！”

不知什么缘故，面孔象刷了浆糊似的汪子钩突然活跃起来：“你这憨牛，今天可是第四次说‘对头’了。”

立春含笑说：“汪师傅也会抓人家疮疤。”

大友却认真地连声说：“应该抓，抓得

对！我今天一天就犯了三次错误。第一次，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集体与个人之间摆不正位置；第二次，忘了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大田和工业的关系上摆不正位置；现在又忘了我们农村，还存在不断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在富队和贫队的关系上摆不正位置……”

立春笑着说：“哎哟，这么严重啊！”

“嗨，就这么严重！明天理论小组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指示，我来发言。”周大友爽快地说，“得狠狠下下功夫，否则，这样粗粗拉拉下去准完蛋。”

立春听罢，轻轻地笑出了声。

汪子钩也哈哈大笑起来。

回厂途中，正是雨后美丽的黄昏。天空出现了一条绚丽的彩虹，而且色彩越来越浓，越来越分明，犹如一座凌空跃起的彩桥，把烟囱林立的城市和眼前这丰收的田野联接起来。雨后的风，是那样凉爽宜人。立春、周大友、汪子钩都怀着各自不同的感受，深深地呼吸着这清涼、甜丝丝的空气。

归途变短了。

(题图：俞子龙 插图：张培础)



文革嫂

王成君

俺嫂子原名张雯阁，文化大革命那几年，闯劲儿可足了，四邻八舍的乡亲都叫她张文革了。俺嫂子生来心直口快，手勤脚健。无论学理论、抓生产都是刮刮叫的角色，可就有个缺点：爱管闲事儿。

今天下午出工的时候，俺嫂子碰到蒙生，劈头就问：“下午不开会了吧？”

“不开，专等你给俺派任务呢。”蒙生打趣着。

“那好，”嫂子说，“咱一块锄地去。”

人家蒙生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回大队来蹲点，俺嫂子竟然向他分配起任务来了。这个人哪——我本想拦住蒙生哥的，谁知他却欣然接受了“任务”，从家里拿了把锄头，和大伙说说笑笑地上了坡。

田头，人们自动地排成一字长蛇阵，甩开膀子，架着弓步，发出了一片“嚓嚓”的锄地声。刹时，有个人赶到前面去了。嘿，不

用说，是俺嫂子！你看，她袖管挽到胳膊弯以上，短发扬成扇子面，脚下生风，锄下有眼，锄得又快又均匀，不一会，就锄到了垄头。接着转过身来，沿着知识青年沂河的田垄子又挥起了锄头。很快，两把锄头会师了。人们也都锄到地头了。

俺嫂子仔细地打量着沂河锄的垄子，赞不绝口地说：“锄的满好了，又快又净，象个庄户小子！”沂河憨厚地笑笑，刚要开口，俺嫂子忽然嚷起来：“哎呀，蒙生！你那垄眼里留下那么多小草干什么？想和杂草搞‘中庸之道’呀！”

我闻声抬头一看，只见蒙生哥累得头上汗水直滴嗒，听了俺嫂子的话后，爽快地说：“接受你的批评，得讲究点‘斗争哲学’！”弯腰把脚边的几根草狠狠地拔了起来。大伙都笑了。我心里却埋怨起俺嫂子来了：这个人哪，什么事都这样管得宽，管得死，也不看看人家是县里的干部。于是我打圆场说：“嫂子，就几根草嘛……”

“留一根也不行。”

“你也不看看人家蒙生哥累得那样子。”

文革嫂子这才注意到蒙生的满头大汗，说：“噢……看我这人，蒙生兄弟，你先歇会儿吧。”说着，抡起锄把，替蒙生清起垄眼来。

这时，蒙生赶紧跟俺嫂子并排锄起来，虚心诚意地说：“文革嫂，拉下的课，俺一定跟着补。”

蒙生越锄越带劲，俺嫂子“咯咯咯”的笑声越来越响，等这一对“师生”把垄眼的小草细细锄净，太阳象一盏红灯似的已挂在西山尖上——是收工的时候了。

到家后，嫂子把锄头往门角落里一靠，高挽的袖管也不放下，又麻利地拾掇起家务来。我憋了半天的话，这时冲出了喉咙：“嫂子，在生产队里你管得宽，大伙服你，俺也敬你。可人家蒙生是县革委会副主任，俺

对上级领导总得有个分寸吧！”

“什么分寸？”嫂子的话比我还要冲三分，“俺就是要拿革命干部的分寸来量他，不能拿官老爷的尺子来度他。”

我“腾”地站起来说：“人家回大队是搞蹲点的，能跟着俺一块干就不错了，你把人家弄得那么难堪！”

嫂子张着两只沾满白面的手，一个箭步从锅屋里跨出来，放开了连珠炮：“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意义你知道不知道？蒙生回队蹲点是领着俺奔社会主义的，干活不能摆样子。”

几句话堵得我气也短了，舌头也不灵了。这时，一直静听着俺俩争论的哥哥也开腔了：“你年纪不大，可脑瓜里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还不少哩，我看你在理论学习上还得狠狠加把劲！”

人家两口子弹的是一根弦，咱还说什么？

嫂子吃完饭，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走了。我惦记着蒙生哥，怕他干了半天累得够呛，于是把碗一搁，拔脚就往蒙生家跑。走到他家大门口一看，嘿，俺嫂子和蒙生正谈得热闹。这光景叫俺走也不是，进也不是，只好卡在门框里。

等蒙生吃完饭，俺嫂子递过一张纸条说：“好兄弟，你把我抄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念一念。”

蒙生郑重地接过去，高声地朗读起来：“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蒙生哥念完了，他娘说：“生子，你文革嫂给你做的面条可口，她送你的这段毛主席的话更可心。你别辜负了你嫂子和大伙的心意啊！”

蒙生小心地把这张纸条折迭好，放进贴胸的口袋里，激动地说：“文革嫂，俺决不辜负贫下中农对俺的一片心肠。”

俺嫂子的笑声在这小院子里，显得特别响亮。

正当我捶脑袋的时候，俺嫂子和蒙生已经走出来了。嫂子一把拉住我手说：“拳头能捶掉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呀？走，到理论学习班去。”

嫂子的话象姜汤一样：虽然辣，却辣得人心热。俺羞愧地一笑，紧跟着俺嫂子和蒙生，大步向政治夜校走去。



百分之百

函授学员 王仲翔

生产队新上任的保管员季小龙，喜欢用百分比来说明问题。傍晚场上休息时，他“的的笃笃”地敲打了一阵子算盘，喜气洋洋地宣布：“今年高粱亩产预计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种子田单产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公社交给咱队培育一万斤杂交

良种的任务,超额百分之五十……”

“哗……”象掠过一阵风,场上热闹了。社员们面对那堆得象小山一样高的通红的高粱米,扯着,道着,心里象抹了蜜。队长郑大奎拉过一张木锨,直着喉咙叫:“我说伙计们,听小龙这一顺溜,这光景硬是越奔越红火。歇啥哩,干嘞!”

小龙又跑到磅秤前,左手掌砣,右手在算盘上拨拉,继续加上那一麻包一麻包高粱的重量。这是学大寨的成果嘛,可得算出个百分之百的精确数来。嗨,这会儿谁都不如小龙来得精神,那扛麻包的,灌粮食的,都不时溜过来,看看他那喜孜孜的脸,望望算盘珠子上到了第几档。惹得郑大奎一个劲地叫:“慌啥哩?等小龙算好再看不管吗?”说着,自己却憋不住,挪到小龙身边,伸长了脖子看。大家发出一片善意的哄笑。

高粱丰收,社员心里乐开了花,地主林家驹却憋不住气了。他皱着丝瓜脸,扛着一笆斗高粱瘪子,慢吞吞地从那一大堆打好扬净的种子边经过。忽然,他腿一抖,腰一扭,象摔了一跤似的,“哗”的一下,把一笆斗瘪子全洒进了种子堆里。

声响惊动了小龙,他回头一看,两道清秀的眉毛立刻感到了一起。他把算盘往别人手里一交,拔腿往种子堆跟前跑。但是晚了,郑大奎已经几个大步赶到了。他抓起一把瘪子,瞪圆眼睛,直到看清瘪子和大堆种子是同一品种时,这才舒了一口气,骂了老地主一句,扬起木锨用力把这摊瘪子耨平了,混进了大堆。

“还好,”郑大奎对奔来的小龙摆了摆手,“没混杂,忙你的吧。”小龙奇怪了,明明混到大堆里去了嘛,怎么没混杂?大奎解释道:“一个品种,不得事。”“这不是要交售给公社粮站的种子吗?”“就是,这一大堆里落进一笆斗,抓也抓不出来,算了吧。”

地主林家驹的丝瓜脸不皱了,心里暗

暗高兴:只要明天这堆粮食一卖,嘿,往后,咱给队里交青草掺些泥,大粪里掺些土,尿肥嘛兑些水,要说,你队长自己做的样嘛。日子一长,非叫你人心搅散不可……

冷不防,一声大喝吓得他一哆嗦。“不行!得重扬!对待社会主义事业,质量要保证百分之百,就是不能掺半点假!”

“重扬!”郑大奎差一点跳起来。一万多斤高粱中掺进那么点瘪子,就这么兴师动众?重扬一遍,说大话不怕闪着舌头,这得两个全劳力化上半天哪!

但,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可是头“百分之百”的犟牛,郑大奎清清楚楚地记得半年前的一件事:

那时,季小龙要学耕地,说是要把农活“百分之百”地学一遍。大奎没学过他,准了。耕地还不算,他每次下地,都带把铁锨。大奎好生奇怪。后来问了一同使牲口的社员,才知道小龙是趁牲口休息的时候,用锨刨那犁子耕不到的地拐呢。郑大奎告诉小龙,留点地拐理所当然,这不是耕地的责任,否则工分也难算。谁知小龙当即硬梆梆地扔过来一句:“对社会主义集体事业,要质量第一嘛,这是在建设共产主义,不能光图工分。”结果在他影响下,队里使牲口的人下地都带上了铁锨。郑大奎不得不佩服小龙这股子犟劲。

可现在,小龙犟得叫人不痛快了。

忽然,郑大奎急中生智,也算起了百分比:“你想,一斗瘪子,撑死五十斤吧?这一大堆,少说有一万,不过是百分之……百分之……对!百分之零点五!粮站还能计较这一点?你看。”他抓起一把高粱,摊在手心。的确,一大把圆鼓鼓的种子里,找不出一两粒瘪子。

“队长,咱们交售良种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农业大干快上。就算这瘪子占百分之零点五吧,可流传出去,国家受到的损失就远

远不止这‘零点五’了。”小龙据理力争。

场上的人有的支持小龙，有的同情大奎，有的说要狠狠批斗地主林家驹。太阳已经沉到地平线下了，郑大奎发急了，大声宣布：“算啦，这一万斤种子谁都不要动它，明天上午装包往粮站运，要是粮站嫌孬不要，我郑大奎一口全吃下去！现在放工，晚上轮着谁看场啦？”

他才咋唬完，小龙便拦住了他：“你别急，今晚看场摊我。咱把话说清，我是保管员，这一筐斗瘪子不清出来，我不发给你麻包。”

郑大奎瞪大眼楞了半天，终于把木锨一扔，叫道：“好好好！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不给劳力。”叫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天夜里，庄里是那么平静。一天星斗，圆圆的月亮，伴着阵阵西南风……

“嚯嚯！”郑大奎的哨子又满庄子响了。他就是这么个脾气，睡了一夜，就把隔天的事大部分忘了。今天要交公粮，包括那一万多种斤子，得赶个早，争个头名。当他领着大家来到场上时，突然呆住了。只见那一大堆干干净净的种子边上，好端端地放着一筐斗瘪高粱。保管员季小龙正蹲在地下，仔细地把嵌在泥缝里的种子，一粒粒地抠出来。

不用说，小伙子一夜没睡，一个人把一筐斗瘪子扬了出来。大奎猛地握住了小龙的手，大伙儿呼啦一下围了上去……

在一片赞扬声中，郑大奎感到这瘪高粱仿佛不是从高粱中扬出来的，而是小龙帮自己从思想中扬出来的。



队 委 员

贾平凹

生产队只有队长，怎么有委员？有的，梨花村刘得胜老汉就是。老汉今年七十了，儿子在县上工作，家里只有老两口，蛮可以过松心日子，可他脾气怪：爱跑腿，爱说话。队里大小生产会次次离不了他。其实，他连芝麻大个“官儿”都不是。人就嘴上送他个“委员”。老汉偏又爱在会上提意见；事事帮新上任的青年队长出主意。为这，大伙都喜欢他，只有会计跟他合不来。老汉怀疑会计帐上摆“八卦阵”，向大队作了反映；会计得到风声后就半个眼窝见不得他，两人一搭腔就抬杠。

那天吃过晚饭，梨花村干部们披着褂子，端着茶碗，准备到队办公室开个夏收工作会。刘老汉一踏进办公室门槛，独自坐在屋里抽纸烟的会计说：

“你来干啥？”

“开会！”

“凭的哪一路干部？”

“就凭这‘委员’！”

“‘委员’？中听！”会计拔下嘴上烟头，“你也自称委员了？哈哈！”

“咋？”委员霍地站到会计面前，“生产队委员，社会主义委员！我刚梆硬正！”

这时候，队长和一揽子干部都来了，会就开始了。

会上研究了地里、场上的活儿，最后谈到要买三十多张场席时，刘老汉站起来说：

“为什么要买席，钱在手里扎人哩？”

“嘿，麦摊上了场不晒啦？霉着？真是人老没门牙，张口说白话。”会计说。

“我的意见买芦苇编席。”老汉一字一板说，“我，三叔，拴劳，都会编，何必端着金筷子银碗要饭哩？自个编又省钱又结实。”

“哎哟哟，尽爱在一分一厘上扣掐！能省几个钱？”会计从耳朵背后取下一根棒棒烟，叼在嘴角。

委员也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一边卷着个喇叭烟，一边说：

“就是要扣掐哩！解放前，谁不在扣掐上过日子。建社那阵，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瓣使……”

会计打断他的话：

“今非昔比喽！嘻，穷日子过惯了，小家子！”

老汉躁了：“怎么，富了就得忘记过去的穷日子？就得耍排场？”

队长和干部都同意老汉的意见，主张买芦苇编席，批评会计是大手大脚，老汉最后说：

“咱干部要一个心眼儿学大寨，肩上不光担着梨花村几百口人的嘴，还要支援世界革命咧！”

第二天一早，刘老汉和会计吆着一辆皮轱辘到冯家湾买芦苇。恰好，冯家湾逢

集，有个人扛了两根木头在卖。会计是个中农，私心重，早就准备着买木料给儿子结婚盖新房。当下一问，价很便宜，便过来对老汉说：

“委员哥，我和你商量个事。”

“啥事？”老汉知道他肚里的胎，故意问。

“我筹备买木料哩，碰巧今个这木料怪便宜的，我想买上。偏偏没带钱。是不是把买芦苇的钱先垫上十几块，反正……”

老汉说：“那队里不是要少买芦苇哩？”

会计听老汉口气很活，也分不出正反弦，张口就说：“就说冯家湾的芦苇只剩下这些。”

“那不是哄大家咧？”

“就一回嘛。”会计动手要掏钱包。

“住手！”老汉满脸怒气，“我算看透你了，一肚子曲曲肠子！实话给你说哩，买芦苇的钱，一个钱腿都不准动！”

“给你分一根。”会计厚着脸说。

“嘿嘿，你把话咋说得比水还淡？！”

“你，顶角牛！”会计满脸紫色。

“哈哈，不顶你，你就走到坑里去啦！”老汉一脸皱纹，条条展开。

“吁！”老汉一个白虎翻身鞭，枣红大马放开四蹄，“得得得”，向前奔去。

芦苇买回来了，就放在队部的大院里。人们的兴头窜得更高了，直觉得麦子真的就要上场了。

晚上，队长从地里巡逻回来，只见一个人影围着芦苇堆转。

“谁？”队长问。

“我。”

队长过去一看，是刘老汉：“你拉了一天的芦苇了，咋还不睡？”

“睡不着呀，芦苇这货见不得火，谁要摺一个火柴头，就把咱整了。”

队长感动地看着他，再没说话，急忙到

麦田去了。这时候，老伴提着饭罐过来说：

“芬她爷，过来喝口汤，热热肚。”

老汉接过罐子，说：“你替我转转去。”

老伴捅了他一指头：“你呀，当个委员，就指使开人啦？黑天半夜的，我说叫玉芬来看，你却死犟活犟自己要来。”

老汉说：“娃子们瞌睡多，我心里不踏实。”接着呼噜喝了一口，打趣道，“去吧，替我站会岗。委员家属！”

老伴有哮喘病，抽着鼻烟走去巡看；老汉把她叫过来，训道：

“你八成是想惹祸哩？风地里，还敢抽烟？”

老伴赶紧捏灭了烟，颠着一双小脚去了。

第三天，队长领着一群人秤分芦苇，按刘老汉等几个会编席的分摊。

院西这边，帮着过秤的一个社员抽出一把芦苇说：“会计那大娃子不是要结婚吗？整天寻芦苇要糊顶棚，把这些给他吧。生产队在乎这丁点？”

会计说：“咱可不沾队里的便宜。可实在是要糊顶棚。人一生能结几个婚？”

那个社员就对队长说：“队长，给他吧？”

队长还未回答，会计已经把这把芦苇放在院墙根。那个社员接着说：“我家界墙破了，晚上净露风，把我那蛋娃冻得蛮哭。我就抽几根芦苇补一补。”

这时候，院门“哗啦”推开了，刘老汉进来，左手拿编席家什，右手端一盏油灯。

会计说：“咱委员信儿真灵！快来抽几根给你喜娃子编个船灯笼。”

老汉没回答，只用眼角扫了一下，便进了上屋。队长有事也跟着进去。老汉那盏灯油盛得太满，溢了他一手。老汉一边擦一边对队长说：“听会计说要节约闹革命哩，不叫队里买灯！哼，晚上他算帐，空灯

来，满灯去。咱先添满油进队部，别人就指不了后脊梁。”停了一会又说：“咱干部要卡关，不能给人捅漏子，要不，脖子底下支了砖头，以后就张不了嘴咧。”

队长猛然醒悟，立即走出屋，找会计和那社员谈话去了。

晚上，队长蹲在刘老汉身边学编席，心里还想着白天的事，觉得自己比老汉差一大截。便说：“咱队大，情况复杂。我又年轻，一时又掂不住个轻重……”

刘老汉说：“怕啥？甭怕！你好好干，叔给你当委员！眼下要收麦了，正紧火哩，你驾辕，叔拉套，拉上梨花村这辆车，楞跑！楞跑！”



拆桥的人

杨辉周

丁家湾生产队老贫农红松爷，是个有名的架桥人。他亲手架的桥，少说也有二三十座。他虽年过花甲，可仍红光满面，走路来咚咚响，干起活来一阵风。他的力

气也大得惊人，据说在他年轻时候，有一次到龙潭挑石灰，遇到洪水将一座五尺来长的木桥冲走，他就双手攀着断桥的一头，身子伏下去，把脚架在桥的另一头，成了座临时拱桥，让同伴们挑着担子，从他身上走过。

丁家湾有条丈来宽的河。遇到春夏洪水季节，河水可深达丈把；洪水一退，天旱三天，水浅得淹不住河里的石头。过去，人们曾在上面架过桥，因常被洪水冲走，就干脆不架了，只在河心摆几个跳石。

后来，丁家湾和河对岸的王家湾成立了一个高级农业社，两村人每天出工、开会都要过这条河，没有桥多不方便啊。正当两村人酝酿架桥的时候，河上却突然立起了一座牢牢实实的木桥。

这是红松爷架的。他砍了留给自己日后做棺材用的几根大杉树。

红松爷就是这么个人，走在路上，哪怕发现条尺来宽的小沟，他都要停下来，咦，小孩子怎么过？会跌跤的！于是，他马上找来几块平板石头，架上座小桥。田垌里，发现个较宽的田缺，咦，社员们担谷怎么走？于是，他又在两边稳稳地放几块石头。

红松爷乐于修路架桥，可是，最近却亲手拆了座桥。

事情是这样的。红松爷用寿材架的那座桥，几年前，便被一座麻石砌的大拱桥代替了。如今，汽车在拱桥上奔，拖拉机在拱桥上走，男女社员说笑着从拱桥上来往。附近的一些青年们，有时还故意绕路走这座桥，在桥栏杆上坐一坐。

可是，丁家湾有个人却不愿走这座宽阔的大桥。他用老木桥的两根朽木，在公路桥下游不远的地方，架了座便桥。尽管这双木小桥很少有人过，又常被洪水冲出几里远，他仍然要不辞劳苦，找回来架上。

这个人就是理发匠丁二非。他三十多

岁，单单瘦瘦，白净脸皮，在丁家湾，算得上个吃松活饭的角色。

丁二非走这座小桥，是想抄近路吧？不，从这座桥到对岸最近的王家湾，要绕道里把路，如果取小道到龙潭镇，还得多走七八里哩。那为什么他要舍近求远呢？说起来，也有缘由。近年来，附近各村的“业余理发师”多了，丁二非的手艺没以前吃香了。在家里搞了半年农业生产，怕吃亏，又嫌划不来，于是，仍然给人理发，不过，外带做点“小生意”，家里也还搞得宽裕。

不久，他的“小生意”却叫红松爷他们识破了。就在那座拱桥边，几次被揭了底，挡了“驾”。于是，他架了这座便桥，宁肯绕几里路，也要避开红松爷他们。

可是，这又怎么瞒得过红松爷呢？

这一天，丁二非给队里告了假，说是到枫树界他堂姐家去走亲戚的。他确实到枫树界去了，不过不是走亲戚，而是假借生产队的名义，廉价买了二十斤牛膝种籽。

这件事情，又叫红松爷知道了。当然，红松爷并没有什么神机妙算，他对丁二非这样的人，是有所警惕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常睁着一只眼，不许这种人走歪门邪道！”昨天，丁二非刚离开枫树界，红松爷就得到队长的同意，也到了那里，不但尽知了买牛膝种的全情，还在附近几个队调查到了丁二非一些转手倒卖的情况。

这天刚蒙蒙亮，红松爷就吸着旱烟，守在那座便桥的桥头了。

不一会，丁二非挑着两个大提袋快步走来。此刻，他正在心里划算着，到龙潭镇，一斤牛膝种可卖三元，而本钱只花了七角，哎呀，干两天就是四五十块啦！他正在心里拨着小九九，猛然见桥头一点红光，就象天上一颗闪光的星星，又象远方燃着的一堆篝火。再细一看，那红光后面，还有一个体魄魁伟的老人，就象那激流中破涛而

立，巍然不动的岩石。啊，是红松爷！丁二非心里连声叫苦，真是冤家路窄！但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红松爷，您早！”丁二非本想装着笑脸，但那声调却有点象哭。

“嗯，”红松爷把烟袋往鞋尖上敲了敲，插进腰带里，问，“你到龙潭去？”

“是呀！”丁二非应着。

“去做什么？”红松爷开门见山地问。

“理发，嘿嘿。”丁二非情知不妙。

“理发还要挑两个大提袋？”红松爷追问。

“给几个朋友带点东西。”

“我看看！”

“这有什么看的。”

“别啰嗦，把袋子打开！”

这时，东方的天空已由鱼肚白变成了绛红色。他们脸对着脸，刚才看不清脸部表情，这时，连额上的皱纹都看得一清二楚了。丁二非看了一眼红松爷，只见那两道眉毛紧蹙着，嘴唇紧闭着。丁二非感到胆寒，甚至于不敢正视。但他到底还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转瞬间，他收住了刚才强装着的笑容，也把脸拉下来了，大声叫道：

“你是要拦路……”他和着口水，咽下了溜到嘴边的“抢劫”二字。

“你不给我看清袋里的东西，休想过河！”红松爷一点也不示弱。

“谁给你的权力？”丁二非瘦长的颈脖一伸。

“贫下中农！”红松爷厚实的胸脯一挺。

“凭什么拦我？”丁二非几乎跳了起来。

“凭要打击资本主义！”红松爷大手一挥。

“你血口喷人！”

“我血口喷人？”红松爷指着他的提袋说，“这里面装的什么？你怕我不晓得？是牛膝种，二十斤，没错吧。你欺骗枫树界生

产队干部，说是为生产队买，却拿到龙潭去卖高价，你这是走的什么路？搞的什么主义？”

丁二非心里暗暗吃惊，昨天的事，神不知鬼不觉，他怎么知道了！

这时，红松爷又把他搞投机倒把的事数了几件，说得有根有叶，尽管丁二非平日能言善辩，这时嘴皮子动了几动，半句话也吭不出了。

他习惯地把手伸进口袋，想掏钱，但一转念，错了！面前这老汉是个什么人？莫说你用钱，就是抬来个金人也买不通的。于是，他大爷长、大爷短地叫开了：

“红松爷，我们开门要相见，闭门要相逢，请您别……”

“要我包庇你！”红松爷嘴角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冷笑。

“哎，红松爷！”丁二非打着哭腔说：“我俩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今天这事，我又没碍着您……”

“你和我无冤，可你搞的资本主义和我有仇！你没碍着我，可你碍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红松爷越说越激动。

丁二非呆在那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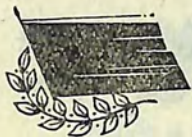
这时，红松爷几步跨向桥头，飞起一脚，“啪”的一声，两根朽木掉进河里，转眼便被河水冲出几尺远了。

红松爷侧转身子，严肃地说：

“丁二非，你这座通向资本主义的险桥，我给你拆了。从今后，不许你再走这座桥！要不然，你会掉在河里淹死的！”

这时，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给远近的山峰、田野镀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那滚着细浪的小河，也成了条闪着金光的彩练。红松爷浴着晨光，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公路大桥，向队部走去。他背后，跟着耷拉着脑袋的丁二非。

（本栏题图：杜建国）



教育革命颂

——复旦大学中文系赛诗会诗选

教育革命春常在

一声惊雷迎春来，
万千校园放异彩。
教改新花开不败，
根深叶茂党栽培。
教育革命春常在，
看我工农上管改。
一代新人胜一代，
气煞几个“复辟派”！

(学员 叶茂)

赞社会主义新大学

机油清香这儿飘，
泥土芬芳这儿绕，
五角红星这儿闪，
颗颗红心这儿跳，
文化革命舞彩笔，
绘出大学新风貌：
课堂——

沸腾的车间，喧闹的谷场，
战斗的海岛……
在这里攻下了多少尖端，
从这里飞出多少捷报。

教材——

巴黎公社的旗帜，
红军留下的战刀，
三大革命实践的经验，
鞭痕累累的破袄……

红色种子在这里催芽，

抗百丈寒冰十级风暴，
田野还需多少犁铧？
机床还需多少螺帽？
哨位还需多少士兵？
金色大厦还需多少材料？
校园里响彻跃进的战鼓，
劈风斩浪奔向新的目标！

(学员 王勇军)

进驻学校七周年有感

风云七载岁月稠，
芙蓉国里春苗秀。
奇谈怪论想翻案，
除非黄河水倒流！

(工宣队员 董秉钧)

教育革命赞

长江后浪推前浪，
滚滚东流不回旋。
历史长河亦如此，
新陈代谢理昭然。
我爱工农兵学员，
能文能武干在先。
不因老至甘落后，
树立雄心永向前。
教育永远要革命，
打破陈规创新篇。
眼前形势无限好，
春色满园相争妍。

(教授 苏乾英)



良种“二〇〇〇年号”

洪 国 斌

请验收吧，祖国，
请验收吧，海岛，
请到我们农场试验田来，
请验收这良种“二〇〇〇年号”！

莫不是储满了成长中的风雨，
瞧这稻穗起伏涌金涛；
莫不是凝聚了咱们远大的抱负，
看这稻粒鼓圆似玛瑙。

不要耽心我们的种子明天将会退化，
不要耽心它们经受不了明天的风暴，
我们的良种呵，最能适应艰苦环境，
不然怎能命名为“二〇〇〇年号”！

今天呵，掂一掂手中金色的稻穗，
一个个镜头犹在眼前闪耀——
不灭的篝火，攀天的窝棚，
守夜的马灯，闪亮的铁锹……

呵，我们为培育理想的种子，
设立试验田总把土质最差的滩地寻
找，

朝朝暮暮，击退了多少雷电风暴；
年年岁岁，喷洒了多少汗雨春潮。

记得布谷鸟叫，第一次播种，
田里只出几棵瘦草，

我们却乐得直蹦跹，
——哈，能出草定能长苗！

记得燕尾裁田畴，第一回插秧，
海风掀来百丈大潮，
我们捋捋衣袖志更坚，
——嗨，这才叫斗争前哨……

几度芦苇枯萎呵，
我们的良种闯过关隘道道——
“蛤蟆地”，“鹰栖巢”，
“鸟不飞”，“骇浪礁”……

盐碱滩上，咱们踏出一个个前进起点，
芦苇丛中，咱们寻找一个个进攻目标，
为了明天呵，向大海要更多的土地，
为了明天呵，它能抗住更大的寒潮！

哪儿艰苦就在哪儿安家，
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报到，
没有这样的斗志，这样的理想，
这良种怎配称呼“二〇〇〇年号”！

请验收吧，祖国，
请验收吧，海岛，
请到我们农场试验田来，
请验收这良种“二〇〇〇年号”……



孙 颢

走完几十里水乡小路，将近绍兴，饭香开始随风飘来，是晚餐的时候了。公路上，飞驰的汽车，向着天边的晚霞，急匆匆地追去。

我们这支小小的长征队，找了一个中学打算宿营，小费却拉我跑出去。

他个儿挺矮，板刷样的头发，刚过我眉梢，跑起来倒快，球鞋底打鼓似地敲着石板路。我喘吁吁地跟在后面。

正是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际。红旗在河间船上飘舞，口号顺大街小巷穿行。

七问八转，好容易跑到三味书屋前。暮色中，粗实的大门横在面前，小费伸手推推，不动弹。我懊丧地叹了口气。小费却不甘心，向门缝里张望，我也跟着凑上头去。忽然，肩上挨了一巴掌，我急忙回头，发现是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想干什么？”老人声音很严厉。

小费搔搔后脑勺，羞涩地说：“……想进去看看。”

我赶紧帮腔：“咱们这位，在学校里是大名鼎鼎的‘鲁迅迷’，您方便方便吧。”

老人的目光，在我们的红卫兵袖章上停住了，声音温和起来：“开放时间过了嘛。”说着，却帮我们开了门。

“谢谢你。”小费举起戴着红袖章的手臂，向老人敬了个礼，就拖着我跑进三味书屋。小小的书房里，只有我们两个参观者，真是难得的机会。小费立刻发现了鲁迅童年时用过的桌子，在那儿坐下。我呢，瞧瞧正中挂着的画——肥大的梅花鹿依旧伏在古树下，随即跑到鲁迅曾经折梅花、寻蝉蜕、捉苍蝇的后园里去，那天地至多只有半间教室大。而这一点天地，却曾给了童年的鲁迅，那样大的欢乐与生趣。

我转回屋子，发现小费仍坐在桌前，一手轻轻抚着刻入桌面的“早”字，闪闪发亮的眼珠，盯住窗口出神。

我不明白：窗外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呢？

往回走的路上,的笃的笃踩着石板路,小费才打开了话匣子:童年时代的鲁迅,在这间禁锢心灵的屋子里,大概常常望着窗口出神吧?窗外有广阔而难以认识的世界。从三味书屋,到上海山阴路那质朴的房子,旧中国夜气如磐,鲁迅用战笔捅开窗户,为追求真理,为“光明的将来”奋斗了一生。对于我们这一代,鲁迅说过:“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今天,我们多么幸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城乡千万个窗口映得通红。窗口里、阳光下,工农兵正在掌握时代的真理……

我佩服小费爱思考的习惯。由于他的这番话,访问三味书屋的情景,便深深印进我的脑海。

九年之后,在另一个窗口前,偶然的遭遇,强烈地唤醒了这个记忆。

我从外地农村回到市里上大学中文系。星期天早晨,我到上海图书馆去。

电车在闹市停下,吐出的人群汇入南京路的洪流,洪流中强大的一股,向着钟楼下的大门涌去。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脸庞映着钢厂的火光,衣服散发泥土的芬芳,眼睛闪耀向阳院的春色……

阅览室里,朝着人民公园的巨大的玻璃窗,被晨光涂得亮闪闪的。窗外,透过晃动的树叶,可以看到安详地耸立着的工人文化宫、电视发射台……

有人说,图书馆里的气氛是最宁静的。一张张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桌子前,坐满了绝不喧哗的读者:退休老工人,身靠椅背,正襟危坐,双手将书端端正正捧到胸前;毛头小伙子,不时搔搔头皮,眨巴着眼睛紧张地思索;平时爱叽叽喳喳的女学生,在这里时而埋头抄写,时而将笔杆贴住抿紧的嘴唇;即使有人走动,也尽量使自己的脚步轻

捷得象一阵风;这里,那里,尽管有好几个理论小组在活动,但你最多看到他们激烈运动着的嘴唇,却听不见他们争论的声音……

书页在空间翻过,笔尖在纸上移动,身入此境,你会感到,连人们的呼吸,都在嚷着:学习!学习!学习!

但是,这儿早就不是神秘而平静的“知识宝库”了,占据这里的,不再是为论文奋斗的学者,不再是为毕业证书绞尽脑汁的旧大学生,而是正在冲锋陷阵的工农兵战士!同志,你在电影上见过总攻前的我军指战员吗?他们擦亮闪光的刀,握紧上膛的枪,屏住了呼吸,只有夜风吹得树叶哗哗作响,你能说那种气氛是宁静的吗?同样,在图书馆里,我们的理论大军正在抽刀出鞘,压弹上膛,所以,你从他们平稳的呼吸中,不难听见另一种呼啸:进攻!进攻!进攻!

坐在我前面的是五个青年工人,我认出这是轻工业系统的一个普通的理论小组——我曾和许多同学到他们厂取过经,知道他们为了查清一个问题,曾经一口气翻遍三十几卷马恩全集;为了准备一次宣讲,会在白天紧张的劳动之后,连着干个通宵……他们没有认出我来,正认真地学习和争论,中间那个精干的小伙子,是他们的组长小个李。他们在讨论什么,我听不清楚。但我猜想,也许正在继续前天的那场讨论:

前天,一个关于《水浒》的小型讲座快结束时,主讲人——某大学教师接到一张纸条,要求主讲人能把评《水浒》和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起来讲。主讲人念完纸条,涨红了脸,窘迫地说:“这,恐怕不是我们能够讲清楚的吧。”

这下,会场里象开了锅。人群里站起了小个李,他说,条子是他递的,他想,应该

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否则就违背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到底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向资产阶级法权投降，这必然是党内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当然，投降派会有各种脸谱，为了提高识别能力，我们只有真正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

后来，讲座变成了热烈的讨论会。

今天，在这安静而热烈的阅览室里，有多少这样的讨论会？在全国，又有多少这样的阅览室？在海拔几千米的登山队的帐篷内；在地下几百米的矿井中；在飘洋过海的国产巨轮上；在威严挺立的边疆哨所前；在声势浩大的普及大寨县的洪流里……

我的思想，象宽阔的大江奔流起来。

借书的窗口前，排着一长溜队伍，那些举着书本的手臂在我眼前晃动，两侧亮晶晶的玻璃立柜，使我想起来在农村里，我们用泥砌成的书架，用农药箱改制的书柜……

我的面前放着第九期《红旗》杂志，鲁迅论《水浒》的话，醒目地出现在眼前。我不由回忆起九年前小费说过的那些话。是的，鲁迅曾经顽强探索，拚命战斗，用马列主义这把利剑，在旧世界的暗堡中捅开窗户，向着东方的曙光欢呼：“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而在朝霞似火的今天，在无数个阳光灿烂的窗口，象个个李他们这样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武器，前进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无产者，已经结集成亿万大军，鲁迅论《水浒》的话，正在使全国都知道。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清晨，一位访华的外国朋友路过某新华书店，发现外面排着长长的队伍，他挺好奇，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中国人。当新华书店的大门终于打开，他随着人流奔上二楼，才发现大家的目标原来是阅览室的窗口——确切地说，是窗口里那些供借阅的评《水浒》、学理论的资料。

于是，他耸耸肩膀，不可理解地摊开了双手。我想，他一定看到过，在资本主义国家，职业介绍所的窗口前排着长队；在背叛了列宁主义的那个国家，出售西方电影票、伏特加酒的窗口前排着长队。如果透过那些窗口，他看到人民被套上锁链，真理被蒙上灰尘，那么，在我们这排着长队的小小阅览室的窗口，他应该看到一点独特的东西。

趁工作比较空闲的时候，我走到阅览室借书的窗口，和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攀谈起来。听了我的话，他笑了，随便扯起来。乍一听，讲的与图书馆的窗口都不搭界，仔细想想，才品出了味道：

“这幢屋顶尖尖的钟楼，当年是帝国主义吞食中国人民的一个血盆大口——跑马厅的办公处；你安静地坐着看书的阅览室，那时是洋老板的酒巴间；窗外，宽阔的石头阶梯，加上隔壁不远的上海体育宫，曾是赛马的看台——马蹄一响，金钱流入帝国主义分子的腰包，而受骗输得无法活下去的中国人只好跳入黄浦江。图书馆后面的静安区中心医院，当年却是一个养马场。

“旧中国还有一种尖屋顶的建筑，那就是遍布各地的大小教堂。教堂常在醒目的地方开个窗口，裹着黑布的牧师从那里伸出尖细的手指，手指上拎着《福音书》，向过路人兜揽：‘大家快来投耶稣咯……’’那里面也是一种‘跑马厅’，披着牧师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无数善良人的精神上打下的罪恶的烙印，比马蹄踩过还深。

“这些事，离现在并不很远，我这样年纪的上海居民，个个记得。经常提提这类往事，对听者和讲者，都一样有教育意义。在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战斗，想想这些，更能激起我们无比的义愤。因此我们站在这个窗口，感到有一种神圣的职责。”

这时，几个炼钢工人走到借书的窗口，

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过去，借给他们几本《资本论》，又跟我谈了起来。

“我们的藏书有一千万册，比起世界上一些大图书馆，也许算不了什么。使我们感到骄傲的地方不在这里，重要的是怎样使这些书能为革命发挥最大的作用，能为最大多数人所利用，使书库成为无产阶级的武库。我们举办各种科技资料的展览，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服务；我们召开文艺座谈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在理论学习上，工作就更活跃了，这一两年，举办了六、七十个专题讲座，参加的人次达十三万之多。所以，了解我们工作的意义，要从这小小窗口看出去，看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广阔天地，看到过去，看到今天，看到未来。”

这位图书馆工作人员真是个有心人，他殷勤地借给我一份剪报，于是，在我的面前，展现出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以来，全市工农商学兵在各条战线上创造的惊天动地的奇迹。学理论、促大干，真理在人民胸中，变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从马克思为了向整个旧世界挑战，而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桌下磨出深深的脚印，到井冈山八角楼那照亮沉沉黑夜的灯光；从雷锋在明亮的驾驶窗前，摊开金色的《毛泽东选集》，到向阳院里，退休老工人和红领巾一起评论《水浒》……共产主义光辉如此强烈地闪耀着，照进亿万人心海的深层。迎接真理之光的窗口是挡不住的，鲜红的太阳必将照遍全球。

看着，看着，我仿佛走进上钢五厂，和二车间的理论小组一起批注《论语》；我仿佛走上《风庆》号远洋巨轮，听他们评《水浒》，狠批投降派；我仿佛来到金山县八二大队，和贫下中农一起把滚热的汗珠和学大寨的决心洒进公社的土地；我仿佛来到玻璃瓶十厂，坐在那所“特别的大学”的讲堂里听课……

是的，我要去的。明天，我们将到沸腾的金山工地去开门办学，我的朋友小费已经是工地的一名汽车司机了。多年不见，这个“鲁迅迷”，脾气一定没有变。对了，猛然，小费去年寄给我的一幅油画《秘密读书室》强烈地映现在我眼前：

——一九三三年，鲁迅以内山书店日本职员镰田诚一的名义，租的一间小屋，专门存放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画面上：深夜，便于转移的木箱式书架前，纸罩压低灯光。鲁迅凑在灯前，如饥如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烟蒂快燃到手指了，他全然不觉得。这是间阴暗的斗室，画面上没有窗户，但鲁迅那专注、振奋的神情，使人很自然地感到，有一柱通红透亮的光，照亮了鲁迅的身心。

今天，我们挥舞着工作证，高高兴兴地走进宽敞明亮的上海图书馆，好象很普通，可是，我们脚下的这条路，正是革命前辈们，从千千万万个“秘密读书室”走过来的呀。我久久凝神，战士的责任感充满胸中。眼前仿佛也腾起一柱通红透亮的光，她来自中南海那彻夜长明的窗口……

（本期散文题图：邓泰和）

可敬的人們

——长寿支路菜场的日日夜夜

黄宗英

蒋小馨

混凝土搅拌机轰隆轰隆地响，一个劲儿地高唱：“大干一快上，大干一快上。”长寿支路菜场党支部书记老曾，从会议室里开会、办公、配菜、打乒乓、睡觉五用的台面上，翻身坐了起来，他怎么也合不上眼。刚才，里弄居民座谈会上的意见，在他的心里搅拌。双职工、红卫兵、老奶奶一一发言。意见中肯、尖锐，对人民的菜场充满了信赖和期望。会议进行了一半，忽然，一位满头花发，身材魁梧的退休老工人站起来了，用浓重的苏北

口音说道：“关于菜场的供应，我，没得意见！人民政府在给我们盖五层大楼房，我要去工地仓库值夜班。让我把大清老早和老太婆吵嘴，憋到现在的气出完。”

里弄干部忙拦他：“老伯伯，你别把话扯远。”

老伯伯说：“不扯远，道理就讲不清爽。”老伯伯坐下来，依然气吼吼地：“这两天，我那老太婆‘犯节气’，筋骨疼，早上贪懒；今天她买菜回家啰嗦个没完。说什么：‘螃蟹不见影子，这两天连脚爪也卖光，菜场真不象话。’我一气把台子一拍。她吓一跳，又咕一句：‘还好，我买了半斤鱼丸。是不象话。’我对老太婆瞪了眼：‘谁不象话?!你不想想看。亏你说得出口啊……买了半斤鱼丸，你，你简直把本忘了。’”老伯伯顿一顿，环顾参加座谈会的人的脸，“在座同志的家，大部分在这余姚路一带，有些老同志住了几十年。小青年啊，你问问你的上代娘老子，他们在你们这么大的辰光，知道什么叫副食品、主食品哦？我，在娘肚皮里就是吃萝卜缨子的。那年月，我们从江北苦水茫茫来江南，又从江南茫茫苦水回江北，骨头都累断了，没吃过一顿饱饭。我那老太婆是和我一样的苦果子。我说啦，那年月，肉庄里挂着的肉臭了，鱼行里堆着的鱼烂了，和咱们有什么相干？现在，偶



然,三五天,买菜有点紧张,老太婆你就不满,你还想吃萝卜缨子吗?菜场同志也很辛苦了。我,没得意见。”老伯伯走了。工地夜战的照明灯,映出他高大的身影。

好一个“没得意见”的意见,把支部书记老曾的五脏六腑搅翻!

老曾摸黑走出弄堂。长寿支路菜场的中心店堂里,夜市的灯亮着。解放前,这里本是一爿香烛店。每逢初一、十五,老板从一双双粗糙的手里骗来多少沾着血和汗的钱。老板们盖起了酱园、当铺、澡堂、戏馆……可是,饥饿、失业、敲榨、勒索;春瘟、夏疫、秋疟、冬寒却和余姚路“滚地龙”里的居民结下了不解之缘。“长锭要哦——长锭。”伴着惨绝人寰的哀哭,送走迎来“普善山庄”的收尸车,装也装不完……

现在,你可曾去过宽展的武宁路桥吗?你可曾在夜间经过那座大变电站?城市,像个健壮的巨人睡着了,他的脉搏、呼吸还在有规律地循环。夜,是宁静的,你站在电线杆下,仿佛听得到“电流”在交谈。它们你争我抢地奔往“农业学大寨”的前线;点亮千万盏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而夜战的“小太阳”。卡车“笛——笛——”脚踏拖车“铃铃——”满装着猪肉、鸡、鸭、蔬菜从公社运输站驰来。

商业,是工农业生产的桥梁,是连结党和群众关系的纽带。从小生在菜场、长在菜场、出身贫苦的老曾,深深懂得:“在娘肚皮里就是吃萝卜缨子”这句话,凝练地概括了千千万万阶级弟兄苦难的过去。当年,咱们在“滚地龙”里出生,在富人的垃圾箱旁拾菜皮长大的“小把戏”仔,今天,高举红旗,有的是技术革新的闯将,有的是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工宣队员,有的是理论队伍的骨干,他们在工厂、机关、学校、商店……为反修防修努力作战,咱们菜场的工作如何紧紧跟上?

老曾想:是党,是人民,让我们菜场职工掌握了商品分配的大权,负责解决附近七千多户居民,三十三家工厂的吃菜问题,这怎不令人振奋、自豪?!但是,怎样跳出单纯买卖的圈子,千方百计安排好千家万户,把党的温暖,贫下中农的情谊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混凝土搅拌机日夜歌唱。支部会上老曾说出了全场革命职工的心里话:“咱们长寿支路菜场,文化大革命以来,六学星火商店,面貌大有改变。可是和工农业发展的速度相比还差太远。要跟上工农业前进的步伐,菜场也要大干快上。”

二

不说那长寿支路菜场职工大战“三九”,储藏保鲜十一万斤大白菜,以旺补淡。

不说那水产组大搞革新,制出各种鱼糕鱼丸,从过去一年三市,变到现在一天三市,以荤补素。

也不说为五湖四海各民族的阶级弟兄,吉师傅和小贾送菜下旅馆,鞋底跑穿了多少双。

更不说为抢救不慎吞针的孩子,需要一把韭菜,职工在韭菜淡季的时刻,把全市菜场跑遍,花了几元钱的车费卖了几分钱的韭菜……

只说一说: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那一天。才是早晨三点。老曾看见蔬菜组几个姑娘,已提前上班。老曾把手钩住铅丝菜筐的网眼里,一搭,一筐满满二百多斤的鸡毛菜,已顺溜稳当地跟着他来到蔬菜摊前。姑娘们眼睛闪亮,把老曾团团围住。

这几个七三届毕业才来到菜场的姑娘,开了腔:“老曾师傅,我们正找你呢!为了庆祝党的生日,我们昨天进行了讨论:怎样把宏伟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我们平凡的卖

菜劳动，紧紧相连。我们算了一笔帐，菜场每天接待顾客一万多人次。如果让每个顾客少花费十分钟，加起来就是二百多个劳动日，直接用于生产将变成多么大的物质力量！”

时间就是粮食，时间就是钢。几个小姑娘提议设立一个综合摊，使顾客能一次买到鱼、肉、豆腐、蔬菜……她们的提议立即得到菜场党支部的支持。

可有人说了：“菜场老规矩，从来卖菜归卖菜，卖鱼归卖鱼，禽也只和蛋拼档；百货公司也还分柜台呢。”

姑娘说：“我们就是要破老规矩，方便工农兵。”

有人讥讽：“进场才几个月，秤杆上‘小辫子’还捏不牢，样样色色全要卖，真是不掂分量不知轻重。”

姑娘说：“正是知道分量重，我们才抢着挑千斤。”

老曾鼓励她们说：“放大胆子上，支部给你们撑腰。”

说干就干。“九姑娘综合组”成立了。综合组设在菜场的正中心，职工们习惯地管这块地方叫菜场的“鼻梁”。

姑娘们高高兴兴地找来一块木板，用彩色漆画了个美术图案，端端正正地写上“九姑娘综合组”。搬来一架双梯，要把这牌子郑郑重重地挂在鼻梁头。

革委会委员潘师傅走来，看见“九姑娘组”组长颜佩娟正要上梯子，他好心地拉拉她，说：“成立综合组，我一百个赞成；不过‘九姑娘’这块牌子，还是不要亮出去的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蛮复杂，免得有人指指戳戳，惹是生非。”

颜佩娟看看手里的镢头，脖梗一拧，说：“怕啥？！干革命决不躲躲闪闪。我们就是要向毛主席、向工农兵，表示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她蹬蹬往梯子上

走了几格，回过头来说：“我们学定了大寨铁姑娘！”

小王赶忙到梯脚下，把牌子高高举起对小颜说：“上！”其他几个姑娘冲着老潘说：“我们就是要亮牌子！”“我们就是敢亮牌子！”

潘师傅捂着自己的后脑勺：“哎唷，九只小镢头钉牢我敲，吃得消哦！”

姑娘哪个肯饶他：“谁叫你保守。”“谁叫你促退。”

潘师傅说：“好，好。接受意见，改正错误。”他拿过小颜的镢头，捋捋袖管，爬上梯子的另一侧。当！当！当！“九姑娘综合组”的牌子堂堂正正地挂在菜场的鼻梁上。

七月五日这一天。朝霞还没来得及梳妆，九只雏燕飞出了窝。七个“秤手”（两个预备队员）一字排开，立在柜台里，而柜台外面早已熙熙攘攘。看见摊上丰盛的花色品种，一次能买回荤素满篮，哪个顾客不喜欢？

开秤啦。

七月初，正是毛豆青椒新上市。“毛豆炒青椒”是上海人最爱吃的家常菜，谁不想买一盆尝尝。可是姑娘把毛豆摆在摊东头，青椒呢，在摊子的西头。七个“秤手”，面对七个顾客同时要买。姑娘们只好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你碰我让，“穿花”来往。一刹时，柜台外边冻结了，柜台里边也站了班。一屉老豆腐“倒板”时滑了手，泼下来成了豆腐“酱”。外边等得跳脚，里边急得淌汗。潘师傅来到综合摊，立在姑娘们中间，帮着收款找零。他对外边打招呼：“顾客同志们，设综合摊，菜场里开天辟地头一趟，没经验，请大家协助。姑娘们，思想集中，不要紧张。”老徐、老邱……也都来到综合摊“把场”，看趋向，调整货位，补充货源。

柜台外的顾客们，七个队伍，八部合唱，敞开喉咙，各抒己见。

“不要慌，小妹妹。医院里有红医班，

理发店有进修室；卖综合菜，也要锻炼。”

“好嘞，又不是秤金子，你少给我一钱，我不会寻着你。”一直在蔬菜柜捏惯“斤头秤”的姑娘，捏起“钱头秤”，手涩眼生，秤花花也找不见。

“买菜不是看表演，没功夫跟着小青年闹‘白相’。”

“这是新生事物，大家支持嘛！”

“你思想好，我迟到，流水作业你顶班。”

“毛豆一斤半： $0.14 \times 1.5 = 0.21$

青椒半斤： $0.10 \div 2 = 0.05$

肋条肉八两三钱：

$0.90 - (0.09 \times 2) + (0.09 \times 0.3) = 0.747 \approx 0.75$

子鱼一斤：0.49

葱两分

姜一分……”

菜场上，从来不用算盘，当然更没笔墨纸张；全靠脑记心算。姑娘一手拿，一手秤，一边往顾客篮里放，一边在心里拨乘除法，又一笔笔累进，把个总数得出来。这顾客又说：“这块肉太壮了，给我调那块精点的。”

两个多钟头过去，落市了。“综合组”只剩下：一摊菜皮；一身疲劳；一堆意见。汗珠浸透了姑娘们的袖管、鞋壳和辫梢，姑娘们瘫坐在倒空的菜筐底上。

“九姑娘，今早开张怎么样啊？”姑娘们抬头看见，支部书记老曾老远就大声招呼，三步并做两步跑过来。老曾碰巧今早到区公司有事，没赶上把场。此刻，抱着两大瓶清凉饮料，进了柜台。姑娘们象看到亲人似地拥上去。有的叫一声“曾师傅”，红了眼圈。

没想到老曾竟然笑着说：“好哇，蛮好哇！”姑娘们猜不透老曾为啥笑得那么欢。小颜撅嘴说：“还好哩。”

“矛盾的火力点被你们侦察到了，逼得

你们学会解决它。这不是大好事吗！这样的好事人家要也要不到啊。”

姑娘们的脸上也露出笑容：“原来还是个宝哩。”

“大家看啊。”小颜发现一堆角票里，夹着一张纸片，她捡起来念道：

“九姑娘：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工作关系，常常是买些冷门货就走。和邻居比，我们家的饭菜就单一了。看到菜场办综合摊，很赞成。我今天虽然没买着，却投你们一票。希望你们为革命，立足菜场，又红又专。”——啊，又有多少顾客也在心中投下这样的一票呢。

姑娘们、师傅们，把地扫净，摊头用碱水洗得白里透亮。坐下来，重新学习《实践论》，向“卖菜科学”进军。

她们重新布置阵地，七个秤手分成三个小小组。

她们天天班后把“钱头秤”带回家。家里大大小小瓶瓶罐罐、碗盏调羹、书本钢笔……都拎起来过过秤。

她们到水产组，学习鱼、虾、蟹、蛤的规格分档。

她们到食品组去学习斩排骨、切肉片、拆火腿。

她们到兄弟菜场去取经，以求掌握快速心算。

现在，“九姑娘组”，每个秤手，手搭秤杆，数字就有了。当最后一种菜送到你篮子里时，总数跟着报出。每个秤手平均每分钟接待三个顾客，敏捷而从容，被顾客誉为“电子脑”。综合组受到顾客的普遍欢迎。

秤码和秤盘，共同承担重量。长寿支路菜场的老一辈们也和年轻人一样。

请到菜场的“一字方便柜”来看看吧。

一字柜上有位女师傅名叫胡成婉，四

十八岁年纪。她每天每天，仔仔细细布置柜面。称好，分堆，分碟，排齐，摆满：一分钱葱，一分钱姜，一分钱鸡毛菜，一角钱排骨，一角钱香肠……

这一分钱葱姜虽然小，千家万户少不了。顾客来买，不等，不秤，拿了就走。对孩子和老人来说，算账很简单。对单身职工和人口少的家庭配菜也方便。

记得小周高中毕业时，看到分配工作通知单上有个“副”字，有人一伸舌头：“千万不要是‘小菜’场！”果然，说中了。更加没料到来守“一字柜”。真是“小”了还要“小”。她想：“这个，也要接班？”

一天，小周午夜来菜场，看见师傅胡成婉，已经在专心把秤。师傅笑咪咪地招呼她：“小周，今天拨给咱们九十五斤菠菜。看，这根多红，叶多嫩，菠菜蛋花汤，居民可欢迎呐。等一会儿，咱们一两八钱扎一把，正好卖一分。”小周笑笑，没等她扎上饭单，支部书记老曾跑过来，口气沉重地说：“胡师傅，今天不许你上班。”

原来，胡成婉的丈夫刚刚进了医院。胃病发了，咯血不止，医院正在组织抢救。按照常情，胡成婉实在不该来上班。领导关心，群众也让她快去医院；可是她心慌不忙地秤着葱姜。半斤葱七分钱，分成七小撮；一斤新姜二角五分，分二十五堆；一斤老姜四角二分……菜场的伙伴们急了：“成婉，成婉，你怎么放得下心噢，心肠太硬了！”

胡成婉的眼眶微微红了一阵，她紧紧



握住同志们热情的手：“……我的男人住进了医院，有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医生，我有什么不放心？”平常不大说话的胡师傅，不知怎么的一肚子话倒了出来：“我七岁卖菜，十一岁做缫丝工，你们看看我手上臂膀上烫伤的疤痕吧。妈妈生了十一个儿女，兄弟姐妹一个个死掉，只剩我一个。十四岁上，妈妈也死了。亲人们生什么病死的？不知道。穷人家哪里知道医院的大门朝北朝南？！我男人和我一样，是卖菜的。旧社会给他做下病根。现在很多医生给他治病，几百C.C的血浆已经输在他的身上，没有共产党，哪来这种事情！我——没有什么不放心。”她咬住嘴唇暗用劲，把台秤轻轻脚端了过来，说：“小周，来秤菠菜，你秤我捆。”小周热泪盈眶，细心地理着菠菜的绿叶红根。

病房里，温暖如春。大瓶的葡萄糖盐水，正一滴一滴地滴进劳动者的静脉。病房外，已是初冬。乍寒暴冷，西北风，在菜场的角角落落里呜咽。星期六夜晚的“一

字柜”特别闹猛，下了夜班的男女职工亲昵地叫着“胡阿姨”，“小周”，在这里买上小葱、排骨、尖椒、蘑菇、菠菜。明天星期日烧碗热汤面，作料香喷喷。

现在，“一字柜”出售的品种增加到十八种，顾客每天有近千人次，单是一分钱一堆的尖辣椒，每天要卖五六十斤。怪不得工农兵管“一字柜”叫“称心柜”。实在是方便又称心。

师徒二人，坚守小小的“一字柜”，意义分明，热血沸腾。

三

综合柜，一字柜，新生事物在长寿支路菜场不断涌现。有人就嘀咕了：“唉，我们菜场一年到头‘十八翻’。”

“‘十八翻’，对啊！”在一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大会上，老曾意气风发地说：“社会在前进，革命在发展，我们菜场就得跟着‘动’嘛！翻一次，我们就翻出一个新天地。翻一次，我们就把方便多多地‘翻’给顾客，把困难多多地‘翻’给自己。这就是革命！”

“翻！”——菜场里翻出个“小卖部”。商品从一针一线到电灯泡、香烟。白天，别家开张它打烊；夜里，别家打烊它开张。

“翻！”——九平方米的小灶间，天天端出切细配好、荤素齐备的“盆菜”两千盆；好比三千吨船台造出万吨轮。

“翻！”——“一卖多带”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代客余肉皮、刨芋艿、摇肉糜、刮鱼鳞……

“翻！”——原来七开间店堂的老门板，都翻做了新摊板。二十四小时服务，三百六十五天服务，永不“上门板”。

……

今年入夏以来，上海的气候很不正常。

四十多天不下雨，连续高温干旱。蔬菜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菜多，多卖；菜少，少卖。菜场“水门汀”上无论如何“翻”不出茭白来，问题也很简单。

可是长寿支路菜场又在自找麻烦。支部组织职工并约请里弄干部和居民代表，一同去郊区的蔬菜大队里“踏田头”。只见往年平均二十多斤一只的冬瓜，现在长到四、五斤就落蒂了。长豇豆变成了短豇豆，绿叶菜也出现了焦黄现象。为了保证市区一定的蔬菜上市量，各级党组织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千方百计从干旱口中夺菜。

但是，高温还是持续下去。菜少了，怎么办？

菜场党支部在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的讨论会上，大家围绕：“在消费品还不能充分满足消费者所需的时候，如何做到相对的合理？”“如何逐步限制消费品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谈了又谈。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计：把热门菜送上门，轮流送到长寿支路菜场所属的七千户居民家中。

“只有菜多时下里弄推销，从没听说菜少了还推车上门。真是‘空肚打饱嗝——硬撑市面’。”

“七千户居民，就算一个星期轮一次，也要一千只蒲包，每天多秤两千次秤，成本和劳动工时要翻几番呢……”

有人摆出了一大堆困难。

“干”字当头日行千里，“难”字当头寸步不前。是难，还是干？关键在思想路线。全场展开了大学习、大批判。向“利润挂帅”的余毒，再一次发起猛攻。思想统一在：社会主义的商品供应工作，体现了党对群众生活的关心。不是单纯的一手钱，一手货，你买我卖。

“我们盆菜组紧密配合！”

“我们水产组坚决支援！”

思想一致，步伐一致。各组都抽出人手来，成立了“送菜组”，组长是中年女师傅老杜。推车去送“热门菜”啊，一路打不完的招呼。大人孩子都欢呼：“来啰，新生事物！”

记得第一次“进军”前，毛豆和辣椒摊了一马路。零点开始，一千七百五十只蒲包，要在四时前秤好、装好、上车，全部结束。腾出“马路战场”，给出厂的公共车辆让路。五时，送菜组照样上柜台，“插高峰”。六时，下里弄。这可真是激烈的战斗！

老曾当然也在马路上“菜的海洋”里，他说：“这是菜场的‘七沟八梁一面坡’啊。”大伙儿忙得真欢，怎么又单单不见“宝贝儿子”——“小阿福”？

阿福，长在红旗下，确实是得福。父母生了几个女儿，只他一个儿子，宝贝得不能再宝贝了。家里虽是劳动人民，他可算个“特殊人物”。长到那么大，手帕也难得汰一块。七三届中学毕业后，分到菜场工作。轮到阿福做夜班，全家总动员。阿奶早把干净衣服摆在床头；阿妈，三番五次摇阿福脑袋；阿爸，一趟又一趟划阿福脚底心；阿姊烧好夜点心端过来。好不容易把宝贝儿子送到菜场。

阿福也乖巧，来到菜场，兜上两圈，就不见了。团支部找他谈心，他只管说：“没劲。”今朝夜里打大仗，阿福又到哪里去了？

杜师傅在马路战场，从东杀到西，从南冲到北，运菜、递蒲包、拖车子，指挥战斗。忽然，她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险些跌个大跟斗。水果店门口，堆着一百多只装生梨的大空篓子，在小山般的空篓堆下，伸出两只白色的球鞋。

“阿福，苏州到啦！”老杜把两只球鞋一提，哄笑声中，阿福不好意思地坐在马路当中。

时间到了。阿福不肯去送菜，和杜师

傅面对面顶起来。他的个子比师傅高出一头呢。

老曾跑过来推车，说：“好啦，今天就让他不去吧。”老杜气得瞪圆了眼睛：“你书记包庇他！”

送菜队伍出发了。浩浩荡荡十二部车，从菜场分头推往各里弄。连区委书记也来参加劳动。里弄干部更是紧密配合。居民们激动地说：“你们辛辛苦苦干了一个通宵，我们舒舒服服睡了一个大觉；热门菜找上了门来。真是菜场职工学理论，全心全意为人民。”

第二天，也差不多是出发前，阿福又解下饭单，坐在摊头上，没料老曾来到身边。

杜师傅满意地瞄了一眼，心想：“小捣蛋，今天夜里老曾和你算总账。”哪知道，这一老一少越谈越亲热，象亲兄弟一般。出发时，阿福系上了饭单，推起一部最重的车子。老杜来不及多想，高兴得象教练陪着冠军去领奖，走在阿福旁边。又悄悄问老曾：“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老曾说：“我们一起剥毛笋。”

“‘伏’里哪来毛笋？”

“毛笋的皮很糙，一层层剥开来，心可好哩。不能单看外表，要看本质。小阿福是劳动人民的后代，咱们的阶级弟兄。”

这一天，小阿福热情地跟车送菜，当然也受到同样热情的欢迎。他的脸涨得比西红柿还红。迎着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阿福下班回来，坐在桌前找报纸看，有个伙伴找他去闲荡，他说：“没劲。”

此后，阿福做夜班，很少再需要阿妈摇脑袋，阿爸划脚心。兄弟菜场来参观取经，望见阿福淡灰上装的背上，汗渍的斑斑盐霜，说：“看看长寿支路菜场的小青年，干得多有劲！”

整整一个夏天，阿福坚持半夜上班秤菜，清晨送菜，那运动员型的个子，显得更

结实了。他现在分工和三个青年一起，为这一带一百零七户老弱病残送菜。他们是人民的宝贝儿子，天天早上把幸福送到老人、病人的面前。

老曾对我们说：“我们菜场不光卖菜，更要出人才。学大寨，要使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防在福中变，需在苦中炼，要在反修防修、铲除资本主义土壤的硬仗里，抓出一支过得硬的队伍来。”

菜场里进了一批大个新鲜土豆。这可是十分的热门。老杜，一手插腰，真象个女连长，作战前动员：“同志们，明天六点半，我们要把土豆送给三千六百户居民。支部委员已经全部来到前线。兄弟组也要来支援。同志们，加——油——干！”

七月十六日夜，三十名战斗员，激战十小时，把土豆分成三千六百包。十七日清晨六时半，一包包送到了居民面前。

七月十八日拂晓。老曾突然宣布：今天的三千六百包土豆，暂时停送。

这一下，老杜双手插腰：“怎么搞的，支部的决议，你书记也不能中途撤销。”

老曾说：“送出去的三千六百包土豆，发生了情况。支部召开紧急会议。你赶快来看。”

会议桌上摆了两蒲包土豆。是昨天送货上门的两位居民，刚刚趁早市来要求调换。说土豆里面发黑，不能吃。老曾切开一只，果然发黑了，再切一只还是黑的，一蒲包土豆里有一半是这样，看外表一只只却都很鲜嫩漂亮。啥道理？打电话给发货单位，才知道，这批土豆是特地从东北运来的。经分析：土豆从我国东北启运时，气候还相当冷，迢迢千里过江南来，温差极大，促进了土豆的呼吸，把热气潮气大量吸进去。一下车，往冷库一送。外表保持了新鲜，内部的热气潮气却仍然憋着，造成黑

色。

怎么办？上门调换。支部调兵遣将，推出一车车好土豆，带着小刀和秤盘。过大街，穿小弄，挨门挨家，走了三千六百户，把已送去的土豆，一只只切开，黑的收回，好的留给居民，再把缺额添满。

从商品、经营、服务，看制度、路线、方向。从这一“土豆事件”，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很远很远。

土豆——马铃薯。在我们眼前映显出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爱尔兰人除了吃之外不知其他欲望而且只不过吃马铃薯，尤其是破烂马铃薯、最劣等的马铃薯而已。”解放前的中国劳动人民，不也为破烂、劣等的马铃薯而在苦难中煎熬？而今天，人民的菜场决不把一个变了质的土豆送到居民手里，这是何等不同的两重天啊！

商品和货币自从降世以来，就是一体双胞的妖孽；从这里产生了剥削，是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老曾说：“这就是我们财贸战线的‘狼窝掌’！”长寿支路菜场的革命职工，正在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冲破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努力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修造一片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萌发共产主义新芽的“大平原”。

旧社会的上海滩，帝国主义分子和洋奴把洋人的副食尊称为“大菜”，把中国人的副食蔑视为“小菜”。小菜场，小菜场，连菜场也要敲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可耻印记。然而今天，人民的菜场天地新，天地广。就在昔日的“小菜场”上，老一代，新一代，一些普普通通的卖菜人，却把社会主义制度的阳光，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顾客手里，送往那车间、商场、课堂、前线阵地……

致敬，长寿支路菜场的革命职工！

致敬，可敬的人们！

（题图：吴大成 插图：韩敏）

昔阳半月



凌 岩

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开了半个月。这半个月，如同跨进了一座“繁荣昌盛的乐园”。我所不能忘怀的事情很多，尽管题目叫《昔阳半月》，却无法使那半个月的昔阳生活在这里重演。这里记下的，只是一些难忘的片断。

汽车，你慢些儿开

火车到阳泉，已经九点敲过。

夜，太无情了，把我们向往的昔阳蒙得个什么也看不见。

不过也好，就在开往昔阳的大客车上，借助汽车的两只“大眼睛”，我们看到了绚丽的昔阳夜景。

从阳泉到昔阳，全程七八十里。汽车出了阳泉火车站，大约五六分钟后，就忙着东拐西弯，上坡下坡了。我们一列车队浩浩荡荡，总共有二十三辆车。若是在平直的公路上行驶，前灯接尾灯，准会把条

公路照得如同白昼。可这会儿，往前看，除了自己车子的两道光柱，什么也不见；向后看，常常只看到“独眼龙”——原来，车子绕着山坡不住地转弯。

过了一阵，前面车子的尾灯突然出现了，又突然隐没了。再过一阵，发动机的声音变得“唔！唔！唔！”地费劲起来，这显然是向高坡爬。

汽车就这样足足开了三刻钟，前面出现了两座直刺云霄的山峰。在车灯的映照下，那两块陡峭的岩壁上，显出一幅朱红对联：举旗抓纲学大寨，昔阳山河再安排！

司机同志告诉我们：“昔阳到了！”

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眼光投向了窗外。视线被黑夜阻挡着，只隐隐约约望得见高高的山影。远处，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那大概是昔阳人在开山。可是，在那黑沉沉的山野里，还可以看到一堆堆篝火，那到底是什么？有同志说，那是土法炼焦；有的说，那恐怕是开山工地上的露天

灶。坐在司机室里的副驾驶发笑了，他说，那是在烧石灰。现在社社队队都在建造农民新村，石灰用量非常大，所以各大队都想办法自己烧。

此时此景，把我们在火车上产生的一个悬念彻底解决了。

那还是在火车刚出娘子关的时候。一马千里的华北平原，突然间无影无踪了，满眼都是山。不知是谁说了声：“马上要进入山西地界了！”这时候，数十双眼睛都一齐转向窗外，唯恐大寨和昔阳要从眼皮底下漏过去。火车尽在山腋下、肩上、腹中穿行，视线十分有限。东边是山，西边也是山；前面是山，后面也是山；上头是山，下头也是山；那一望无际的山脉呀，谁知道哪里是它的尽头。见惯平原的人往往充满了对山区的憧憬，仿佛山区必然是山峦重迭，群峰插天，挺拔壮美，迤迤多姿。谁曾想到，这华北山区，竟然全是岩石裸露的秃岭。有个同志惊讶地说：“这些山还能开发？”另一个同志又发出疑问：“这些山同昔阳的山恐怕不一样吧！尽是石头，玉米、谷子的根即使长得象钻头那样，也不见得能扎下去！”

“怎么不一样？”一位显然到过太行的县委书记说话了，“虎头山就是这样的山！啥叫‘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啥叫‘七沟八梁一面坡’？就是这样子。荒山秃岭可以改造嘛！”……

如今，我们眼见为实了。夜色中，借着汽车灯的光柱，我们看到昔阳的景致同前一程有明显不同。那玉米、谷子和高粱，不仅种得多，而且长得好。那高粱，密密层层，穗子比碗口还粗，连个子也仿佛是挑选过的，高矮一个样。玉米别有一种姿态，它那阔叶包住了一支支长长的棒子，每一个棒子的头上，还顶着一蓬焦红的穗缨。

我们确实很少看到没有绿色的秃岭。

汽车啊，你慢些儿开，让我们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

可是，汽车连一步也不肯停，直到把我们送出“青纱帐”，开进招待所的停车场。

当阳光驱散薄雾的时候

昔阳的秋天经常有雾，那雾象纱幕一样稀薄，但却寒气浓重。

凡是有雾的时候，昔阳的气温是很低的。不穿厚毛衣进会场的同志，在可以折迭的“小马叉”上坐定以后都冷得发抖了。可是，当阳光一驱散薄雾，暖流就象电那样流过人的全身，顿时叫人非脱衣服不可。

这一天中午，天空万里无云，出门要穿汗衫了。我跟一位年龄相仿的县委书记，决定上昔阳城关镇去看看风光。

城关下有个驷马投宿站，门口围了一大堆人。人群中，是一位卖苹果的老汉。那老汉坐在由一条小毛驴拉着的胶轮车上，忙不迭地给顾客秤梨子、苹果。

“这苹果和梨都是昔阳的？”

“那还用说！”老汉口气里充满了骄傲，“到昔阳买苹果，还用进口吗？”

“您老大爷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的？”

“咱不属于大队，也不属于公社。”

“那是怎么回事呀？莫非还是‘单干户’？”

“嗨！你这同志可怎么搞的，头次来昔阳，也不致于这么不了解昔阳呀！”老汉越说越神气了，“咱昔阳还能有单干户？！”

老汉一面给人秤苹果，一面滔滔不绝地说着：过去的昔阳，有跑阳泉、奔太原的，有上和顺、赶河北的，集体干的也还有呢！那是一小撮走资派当道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以后，陈永贵同志当了县委书记，向全县提出来，大寨在昔阳，昔阳怎么办？于是，大

伙儿学大寨都学根本了，这根本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呗！这下解决大问题了，跑阳泉，挎篮筐，做买卖，批得再臭不能臭了，你说还有谁干资本主义？！你从咱昔阳到阳泉去找吧，在哪儿能见到集体干买卖，个人挎篮筐的……

“那你算什么呢？”

“咱是供销社的！供销社有四五处水果门市部，可都在山上，这驷马站和运输公司，来往客人很多，买苹果还得爬山，多不便，所以轮流出来服务，你们看这车把上写的——昔阳供销社水果门市部流动服务车。”

我们终于闹明白了。

可是随即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你还带着棉袄干啥？”我们发觉那老汉的小胶轮的车把上，挂着件大棉袄。

老汉很有意思地笑了笑：“你们刚才开大会的那阵子不觉冷吗？咱昔阳的天气就是怪。一降雾就那么冷，可太阳一出来，雾被赶跑了，又是这般热。”

经他一解释，我们倒产生了一个联想。昔阳的社会风貌和昔阳的天气倒太相称了。当社会主义的热气一抬头，那种挎篮筐、做买卖的资本主义，自然一驱而散，正象今早上的薄雾被阳光赶走了一样。

我们走在“胜天洞”上

来昔阳已经是第八天了，可是还没有到过寨。昔阳全县有八十九个先进单位，准备给代表参观的五十九个，会议组织了六天专门参观，还只能参观三十九个单位。我们第二大队要轮到最后一天下午才能到寨。许多人按捺不住，有的邀集三五人，放弃中午休息，试图先到寨去溜一转，哪怕闻一闻寨的空气也好。可是从昔阳

过去有十多里，走到半路不得不回头走，试了几次没有成功。有的巴不得和几个寨人聊聊，在招待所，在食堂里，在汽车站，在马路上，只要看到头包白头巾的汉子，就总要拉住盘问：“老乡，哪个社队的？”可回答又常常不使他满意。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汽车在寨宾馆右侧的停车场上停下了。我们几个同志兴奋地直往寨新村跑去。

这哪象个山村呀！且不说那几幢钢筋水泥结构的高楼大厦——寨招待所、寨饭店、寨百货商店、寨礼堂……就是那社员们住的“寨楼”也已够显眼了。那是一种新颖的楼，楼下是石窑洞，楼上是瓦房，是窑又是房，象楼又不是楼，整整齐齐地矗立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

我们步行在两排“寨楼”中间的柏油马路上，路旁垂柳成行，柳下有半人高的绿篱。寨人似乎特别喜欢大理菊和白月季，家家户户的门口，除了苹果树，就是鲜花。九月的大寨，正是苹果红满树，大理菊和白月季盛开的时候。看到这一番景象的人，谁能不说，这真是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陪同我们参观的郭凤莲同志十分理解我们的心情，干脆在村东头一棵大柳树下停了步，给我们介绍起来。

这棵大柳树盘根错节，斑痕累累，已经有一百多岁了。解放前，大柳树是地主富农吊打穷人的地方。那时，寨的贫苦农民都叫它“苦人树”。天地沉沉，长夜漫漫，大柳树曾多少次怒听地主富农毒打穷人的皮鞭声；曾多少次目睹穷人惨遭杀害，裹着一领破苇席被埋掉的凄悲情景……大柳树呀大柳树，你是寨阶级斗争历史的见证！

郭凤莲同志对我们说：“你们今天看到的大寨村，是在一九六三年遭特大洪灾后

新建起来的。以前，这里是条乱石滚滚的干河沟。下了雨，洪水遍地流；晴了天，只有沙子和石头。连牛毛小草也长不了几根。”

“这里是条沟吗？那洪水再来怎么办？”我们都惊奇起来。

“那乱石沟已经被镇压在新村底下了。这底下有一条长达二百九十米的石涵洞，名叫‘胜天洞’，逞凶肆虐的洪水就从这里乖乖地流走了。”

哈！我们原来是走在“胜天洞”上！

郭风莲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她的家，陈永贵同志的家，贾进才同志的家，然后，就边看边谈，沿着曲曲弯弯的路往狼窝掌和渡槽方向走去。郭风莲同志穿一身朴素的卡其布衣服，一顶草帽挂在背上。她在前头领路，走几步就回过头来对我们讲一阵。我们有什么问题问她，她总是答得你满意为止。我们常常问出一些外行话，她也不见笑。比如，大寨评工记分搞得真好，完全靠政治挂帅，一年评一次，平时只记录一下出勤，多干或少干几小时是不记的。我们马上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妇女给孩子喂奶时，如果超过了规定，该扣多少工分呢？郭风莲同志起先听不懂我们的话，后来弄懂了，感到十分奇怪，反问：“奶孩子怎么还要扣工分？有孩子哪能不吃奶呢？”

“那要是喂上一个钟头不出来呢？”

“家里有事啦？”

“不，想多歇一回。”

郭风莲同志这下才恍然大悟说：“这种事，过去大寨也有过。高级社时期，刘少奇一伙拚命鼓吹‘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我们也搞过烦琐哲学，出现过‘工分迷’。有一次，一个社员包工刨玉米茬，坡上有块石头滚到地里，他瞅了一眼走过去了。另一个社员批评他：‘你为啥不搬掉呀？’他却说：‘你也不看看，那石头上写着工分没

有！’可现在，咱大寨没碰见过这样的人！”

大寨的秋天完全是金色的。那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棒槌似的玉米，龇牙裂嘴地吹着胡子；那狼尾巴似的谷穗，在清风中整齐地摇曳，仿佛大合唱进入了最精彩的高潮。

绕着虎头山，我们足足走了四小时。看山山青，看地地平，那一片片的好庄稼，山地沟地一个样，远地近地一个样，地边地心一个样。远处的东坡上，高灌泵站的马达在隆隆响，人工降雨在刚播下种的麦田里逞威。脚下的渠道里，曲曲弯弯的清水在潺潺流淌。头顶上，五对高空运输线吊着一大筐一大筐的肥料，在来往奔忙……

啊，这一切，大寨人是凭着什么干出来的？他们又在这一切上寄托了什么？

郭风莲同志把话题转到我们正要发问的题目上，给我们讲了跟资本主义斗争的故事。讲了党支部曾经派人带着白馒头到昔阳县城赶会，凡看到有人投机倒把，卖两角一个馒头，就拉开摊子高喊“五分一个要不要”的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这时候，我们有些同志的兴趣又回到了大寨新村上。有一些县委书记问：“听说，大寨的分配已经好几年没变了，那么，你们年年增产又增收，增收以后怎么办呢？”郭风莲同志说，咱们大寨人现在要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共同富裕呗！那就要限制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增加按需分配的因素，使人们增长共产主义思想。因此，大寨社员的住房都是集体盖的；孩子进幼儿园、托儿所，直到九年制学校毕业，完全免费；合作医疗也更健全了……

大队党支部认为，农民入社后，把一切都托给集体了，集体就有责任关心社员的一切。要是集体不关心他们，资本主义就必然会钻空子。因此，作为大寨这个社会主义集体的领导核心，不但要关心社员的

政治思想、劳动、分配，而且对社员的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文化娱乐、以致过节过年、吃瓜吃菜、小杂粮的搭配等等，都必须关心到。

走到老坟沟上的一个高泥墩上，旁边种着一大片烟叶，郭风莲同志风趣地反问了我們：“你们男同志都要抽烟，一年不分几斤旱烟还行吗？这种事，集体也不能不考虑到。”

一个老大娘掌握的真理

在昔阳半月的参观访问，真是频繁极了。而每一次活动，我们都带着极大的兴趣。遗憾的是，我们白天到村上，总是不容易找到人。在武家坪参观的那天，我们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老大娘。

武家坪是个十分富有的大队，二百七十户人家中二百五十户已经住进了新村。那新村，格局同大寨相似，只是村子里的绿化和果树尚不如大寨茂盛。我们在大寨没有机会挨家挨户访问，这一回可要补一下了。于是，不管有人没人，凡是没有上锁的窑洞，我们就推门进去，往炕上坐坐，看看室内的摆设。

山西人喜欢吃辣椒，窑洞的门口大多挂有一串串已经干了的红辣椒。我们走过一个石窑洞，发现窗台上还有一大堆来不及串起来的新鲜辣椒，猜想主人大约来不及串起来，就忙着下地去了。出乎意外的，窑洞的门帘揭开了，钻出来一位老大娘，手里捏了一长段麻线，正打算收拾堆在窗台上的红辣椒。我们好奇地围了上去，她就丢下辣椒，把我们请到屋里。

“老大娘，今年多大年纪啦？”我们问她。

“吃上新谷子就算七十啦！”老大娘一边抹桌子一边说。

老大娘家的墙壁上挂着四五个玻璃镜框，有的是“光荣人家”，有的是“模范社员”，有的是各种奖状。原来，她是一位烈属，本人还是大队托儿所的保育员，因为有两个孩子患流行性感冒，被隔离起来，大娘把他们带在家里单独照料。现在这两个孩子正乖乖地睡在炕上。

我问大娘姓啥，她回答我说：“俺家姓郭——郭风莲的郭。”我心里想，也许是因为郭风莲名气响，连这样的老大娘都觉得跟郭风莲同姓是一种光荣。可是再听下去，不对了，她说：“俺们这村从前跟大寨是一个家伙里吃饭的呀！”这就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四五个人，坐在她的炕沿上，听她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俺武家坪，本来同大寨是一个高级社。一九五七年，刘少奇大砍合作社的妖风刮到了武家坪，阶级敌人乘机大反合作社，说什么，武家坪村大条件好，和大寨合社吃了亏。那时候，大寨也确实穷，年年不遭水淹就遇旱。俺武家坪富农多，上中农多，山前山后有几块好地，那时每年就打粮食三四百斤，于是硬闹着分了社。从此，分社分了心，武家坪和大寨走了两条路。大寨在艰苦奋斗，改天换地，俺这里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却说，俺又没有个狼窝掌，何必呢？所以四十多个人常年在外干投机生意，没人管；土地失修，百分之六十的二坡地变成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粮食亩产由分社时的三百斤下降到了二百四十斤。没几年，把个武家坪搞成了烂摊子。

老大娘十分痛心地说，富，还要看走的什么路！人家办合作社是为的共同富裕，俺武家坪那阵子给只想个人发家的人当了道，这种人当道办集体，那集体还会好吗？

老大娘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这时跨到炕上，用那微微颤抖的手，抚摸了一下两个正酣睡的孩子，这一摸，却把其中一个惊

醒了。大娘抱起了孩子，微笑重新堆满脸，盘腿在炕上一坐，继续把话说了下去：

“武家坪这个病，还是老陈（指陈永贵同志）给治的！”

她说，那时的县委，却每年把武家坪评为先进，说我们这里钱多产量高。可老陈看得最清楚，最着急。他说武家坪走了下坡路啦！一九六五年，他三天两头到武家坪来，帮助武家坪的干部和贫下中农，狠斗阶级敌人，狠批修正主义，大刹资本主义妖风。这一年四月份，武家坪和大寨组成了一个联队，开始走上学大寨道路。学大寨第一年，武家坪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就来了个开门红，奋战一冬，修成一条路，打通一个洞，挖了一条渠，开直一条河，建起六十亩大寨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武家坪跟着大寨，步子越跨越大。到一九七四年，先后完成二十余项较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建成大寨田和水浇地，粮食亩产一九七〇年过“长江”，一九七四年突破了千斤关。去冬今春，又用了四个月时间，搬走了六座土山，筑涵洞一千米，建成了百亩平原。

老大娘说到这里，又画龙点睛地概括了一句：“现在，咱跟大寨有点象了！你们看，武家坪富的时候，看不起穷的大寨；可人家大寨富了，还就担心我们变穷呢！”

西水东调的炮声

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我们从大寨大礼堂看完大寨大队的文艺演出归来，时间已经十一点多了。大家洗好澡，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一阵震天动地的轰隆声，把大家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呀？招待所年轻的服务员小宋赶忙跑到各房间门口的走廊，向我们一一关照道：

“怪我白天忘了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开始动工了！”

“怎么？半夜三更还在开山！”

小宋说：“批资本主义寸土不让，干社会主义分秒必争呗！还分啥白天黑夜！”

“啥叫西水东调啦？”

小宋告诉我们，这是昔阳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是解决全县水利化问题的一条根本措施。

小宋原是昔阳西部一个公社的青年社员，一九六九年从公社九年制学校毕业后就到了公社水利专业队，后来是水库施工队的队员，这一次是从工地上抽来为大会服务的。这一回，她以一种水利行家的神态，对我们大讲起“西水东调工程”来了。她说：

俺昔阳的西部，在海拔一千四百米的沾山岭上，有一条萧河，长期以来，萧河水是往西流的。西邻的寿阳县，常遭那萧河水的危害，西沾山岭东边属昔阳县的五六个公社，却常常找不到水。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昔阳和寿阳交界的龙门口造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有多大，我还说不上来，反正它的一条大坝有七百二十五米长，三十八点七米高——基础工程不算，就有十层楼那么高。两年内建成以后，沾山岭上将出现万亩平湖。然后还要建造一条三十一华里长的调水涵洞，经过三个公社，接上四十二华里长的渠道……

小宋说到这里，那种自豪的劲头儿，几乎要手舞足蹈地唱起来了。她说：“到那时，咱们昔阳跟寿阳也可以用轮船往来了！待到山花烂漫时，昔阳也要象你们江南一样——朝霞映在万亩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到那时，俺昔阳人还要学习捕鱼捉蟹呢！”

连心坝



张凤生

我又踏进幼年生活过的苗族山乡。

眼前渐渐现出座落在半山坡上，那被果树簇拥着的苗家山寨，和幼年住过的吊脚楼……

正是深秋时节。黄橙橙的柑桔，黄中带绿的菊花柚子，挂在茂密的枝叶上随风摇曳着，发出浓浓的香味，把苗寨的空气熏得甜甜的。

前面就是自家的木屋楼了。我不由暗暗称奇，为什么看不见阿妈的身影。往年，当阿妈从信中知道我到家的日期，便从那天的清早，“倚门望儿归”了。

我疑惑地走到门口，喊了一声：“阿妈！”

没有听到阿妈的答应声。

“阿妈到哪去了呢？她是知道我今天回来呀！”我正猜想着推开房门，从身后传来喊声：

“生哥，你回来了！”

回头一看，是裹着花头帕的苗族姑娘

玉翠。我忙问：“玉翠，我阿妈——”

“她在水库工地。”玉翠没等我说完便告诉了我。

我不由一怔：“阿妈年近七十，虽说身子还硬朗，可她既不能抬石，又不能掌钢钎，去工地做什么？”

玉翠笑了笑说：“她现在当上所长啦！”
“所长？”

“工地托儿所所长。”玉翠姑娘说着，便从我手里拿过提包，又补充说，“她现在是以工地为家啦，让你也到那儿住。”

我走进用竹席搭成的水库工地托儿所的院门，就一下子被孩子的歌声笑语吸引住了。这是些身穿不同民族服装的幼儿。苗族的孩子头裹花头帕，下身围着小迭裙；土家族的孩子身穿绣着花边的对襟袄，脖子戴着银项圈……尽管他们民族不同，衣着也不一样，却象亲生的小兄弟姐妹。有的挽着手臂在唱歌；有的手拉手在跳舞；年

纪大一点的，手拿红缨枪，在玩着军事游戏。他们是那样的亲密，友爱……

看到他们的舞影，笑脸，我不禁追溯起自己的幼年来。

那是没有解放的苦难年代……

苗山地区，座落着苗族、土家族、汉族三个民族的山寨。当时的汉霸、苗王、土司，唯恐各族穷兄弟联合起来，他们暗中勾结，利用争水，挑动三个民族“打冤家”，在青龙河两岸，修起了炮台。当时，在我们苗山曾流传着一首这样的歌谣：

青龙河啊青龙河，
河上年年起风波。
牛角铜锣齐声响，
青龙河变红龙河。

就这样，各山寨之间，尽管有的是隔河相望，山水相连，然而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在我们那些本来相爱无猜的幼儿中间，也慢慢形成了民族界线的鸿沟……

想到这里，我的眼睛渐渐湿润了。是啊，同样是幼年，却有如此不同的关系……

玉翠姑娘从里面跑出来告诉我，阿妈在给孩子们上课。我笑了。阿妈以前是扁担放在地上，也不识个“一”字。她准是在给孩子们讲她过去的伤心事哩！于是，我带着这种猜想，走到托儿所教室的窗口。一看，我马上惊住了。阿妈正站在小黑板前，指着写在黑板上的“土家苗汉是兄弟”的字体，对孩子们读着，讲解着，带孩子们念着。孩子们听得那样认真，读得是那样的有感情……

下课了，阿妈刚走出教室门来叫我，院子里爆发出一片亲昵的呼喊声：“阿奶……”孩子们呼喊着，向阿妈拥过来。

阿妈停下来，摸摸这个孩子的头，亲亲

那个孩子的脸蛋，笑着，笑得那样甜……

我正要叫阿妈，身后却传来一些人叫“阿妈”的呼唤声。我回头一看，一群身穿不同民族服装的妇女走过来，手里拿着自家孩子的换洗衣服。

阿妈把我介绍给她们，她们立刻亲热地称呼着我“哥哥”，“兄弟”，搞得我不知答应哪个好。

她们拉着阿妈的手，真挚地笑着对我说：“你阿妈现在是我们大家的‘阿妈’啦！”

接着，她们一边把手里的衣服放到阿妈的怀里，向阿妈讲述着水库工地的事情。

“阿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铁姑娘队又创日进隧洞十三米的新记录。”

“阿妈，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三号主干渠明天就完成啦！”

……

阿妈听着，笑着，最后象对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叮咛着……

她们走了，但她们对阿妈的亲热称呼，她们对阿妈说过的话语，却依然在我耳边回响。

阿妈深情地对我说：“‘山上竹子根连根’，别看穿的衣服不一样，毛主席叫咱们成了一家人！”

阿妈说得对啊！谁能怀疑苗族、土家族、汉族是个大家庭呢……

阿妈随即对我说：“我马上到水库指挥部去联系孩子们明天参观的事，你和孩子们一块玩吧。”

我望着阿妈走去的背影，笑了。没想到她把我也当成了“孩子”。心里尽管这么想，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加入了孩子们欢乐的行列。

从围墙边传来的歌声吸引了我，我轻步走了过去。

一群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孩子，边唱着歌，边用沙土、方木，堆着高山，隧洞，渡

槽,渠道,和水库的形状。

他们唱得很有感情,也做得很认真。

孩子们发现了我,立即纷纷拉住我的手,指着他们堆成的模型,亲昵地问:“阿叔,你看象真的吗?”还向我解说着:“这是山,这是隧洞,这是环山渠道,这是水库大坝……”

我连声说:“象,就象真的!”

孩子们立刻高兴地拍起手来。

“你知道大坝的名字吗?”他们天真地歪着小脑袋问,一副很神秘的样子。

我确实被他们问住了。

他们互相望着笑笑,随后不约而同地指着自己的胸口,齐声说:“叫‘连心坝’!”

我全身一震,重复着“连心坝”三个字。

没等我深深思索这三个字的含义,孩子们便拉住我的手,为祝贺他们“连心坝”建成,欢乐地跳起舞来。

这时,我幼年的伙伴,如今水库工地的党委书记阿龙从外面一阵风似地跑进来,他先冲我大声笑着,随后捅了我一拳说:“听说你这位‘水利专家’回来探亲了,为我快跑断了腿,你却在这儿跳‘娃娃舞’。”说着拉着我的手,“走,到水库工地转转去!”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书写在绝壁上的一幅巨大的标语:“学习大寨人,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接着,一幅重新安排山河的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修筑渠道的工地上。身穿土家族、苗族和汉族服装的男女社员,有的挥动着铁锤,有的紧握着钢钎,有的挑着碎石……施工的人流,象一条条随风飘动的彩带,把群山半腰缠裹起来……

开铺中的梯田。社员们挥舞着铁镐,撬着岩石,填着沃土……仿佛在架设着通往云端的天梯……

施工中的水库大坝工地。社员们抬着方石,挑着河沙,扛着水泥……通往大坝的条条山路,恰似波涛滚滚的江河……

悬崖峭壁上,正在打着炮眼的土家族和苗族姑娘们,身系安全绳,抡着大锤,掌着钢钎,那敏捷的动作,轻盈的身躯,就如翱翔于山涧之间的雄鹰……

位处半山腰的隧洞工地,爆破声刚刚响过。隧洞口还在冒着浓烟,施工的各族社员,个个象冲锋陷阵的战士,挑着竹筐,奔向洞口……紧接着,碎石从洞口倾泻而下,形成一股巨大的瀑布……

……

歌声,笑声,口号声,广播声,以及隆隆的爆破声,……合奏着一首向共产主义突飞猛进的乐曲。

我情不自禁地赞叹着,被这壮美的画卷所激动,所吸引。

“你还记得‘泪泉’吗?”阿龙突然问我。

“泪泉”,是流传在苗家人中的一个神话故事。

相传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从天上降下一条大蟒蛇,喝干了苗山的所有山泉。于是,一个名叫阿强的苗家后生,一个人拿着刀枪,背着弓箭,发誓要从蟒蛇那儿,夺回山泉。他和大蟒蛇斗了七天七夜,最后被蟒蛇吃了。就在他遇害的当晚,他的妻子茶花,哭喊着跳进寨边峭壁上的一个山洞,不久,便从这个山洞里流出一股清清的泉水,人们都说是茶花的眼泪化成的,起名叫“泪泉”。

幼年时,每当我听完这个神话故事,总是缠着大人问:“茶花姑姑啥时才会不哭了呢?”大人也总是这样回答:“等有人从蟒蛇那儿夺回山泉,茶花的眼泪也就不流了。”

想到这儿,我自言自语道:“‘泪泉’,道出了我们苗家人缺水的痛苦,也说出了我们苗家人世代对水的向往啊!”

“还说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阿龙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

“真理。”我轻轻重复了这两个字。

阿龙庄重而带感情地说：“一个人再勇敢也不能扭转整个乾坤，只有团结的力量，才能汇成改天换地的江河！”

紧接着，他向我讲述了两年前，在天坑里寻找到水源的情景……

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严冬的早晨，人们正端着饭碗吃早饭。从街上传来喊声：“阿龙带人找到水啦！”人们纷纷放下饭碗，跑出各自的木屋楼。

人们聚在大队部的木屋楼前。阿龙告诉人们，在一个天坑里面，找到了一股很大的地下瀑布，人们顿时欢腾起来。可是，当阿龙讲到要把这股水引出来，需要修筑十七座石坝，打上万米隧洞时，欢笑声顿时消散了，人们互相望望，转身朝各自的木屋楼走去。

在灯光彻夜不息的大队部里，干部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么大工程，光咱一个寨子，等于蚂蚁啃骨头……”

“共产主义，地上不会生，天上不会掉……”

“靠我们一个苗寨拿下这么大的工程，怕是其他兄弟民族寨子，早进到共产主义等我们哩！”

阿龙手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出乎人们意料地重新讲起了“泪泉”的故事。他接

着对大家说：“传说中的阿强为什么不能从蟒蛇那儿夺回山泉，茶花为什么惨死？那是因为社会制度的黑暗，那是因为他们单枪匹马！”阿龙挥动着手臂大声说，“可是今天，我们有毛主席有党，我们有各兄弟民族的大团结，千年的神话一定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啊，时代变了，伟大的革命使千年的神话真的变成了现实。

我和阿龙又登上了水库大坝工地。

这时，阿龙指着青龙河两岸，用神秘的语气考问着我：“你没发现缺了什么吗？”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醒悟地喊：“过去‘打冤家’的炮台！”

阿龙笑着，指指我们脚踏的水库大坝说：“炮台的方石都在这儿，所以土家、苗、汉社员共同给它起名为‘连心坝’！”

“连心坝”！我猛然记起，托儿所那群土家、苗、汉的孩子，曾经告诉过我，他们用河沙和方木堆成的“水坝”就叫作“连心坝”啊。这个响亮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印在土家、苗、汉社员和他们后代的心上了。

我的目光又投到那些正在修建着“连心坝”的土家族、苗族和汉族的社员身上。看看吧，他们那一双双宽大有力的手，那一只只相挽着抬着方石的手臂，那一张张挥汗如雨的笑脸……他们难道不是在修筑着土家族、苗族、汉族世代代真正的“连心坝”吗？



胜似春光

陈先法

周林发

记得有一个春雨霏霏的清晨。我们坐着公共汽车，在笼罩着雨雾柳烟的沪闵公路上飞驰。

蓦地，眼前出现了一片约莫三十亩光景的桃园，那如云似霞、繁茂无比的桃花，大有千簇万朵压枝低的诗情。春风过处，满园桃花频频起伏，细细花香扑鼻而来。我们觉得这片方方正正的桃园，就象一面溢彩流光的红旗，在春深如海的绿野上招展。当时，邻座一位中年乘客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那里，就是上海郊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北桥人民公社。

而今，正当农

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遍及城乡之时，北桥，将以怎样的姿态迎接初次来访的客人呢？

十月二十三日傍晚，上海县三级干部会议刚刚结束。北桥公社党委连夜讨论决定，在二十六日凌晨两点，召开全公社万人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来一个“苦战一年，暂叫北桥赶大寨”的总动员。

凌晨两点召开万人大会！这是多么罕见的奇闻。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一传开，年轻人震惊了，他们自出娘胎还没开过这样的会；老年人动心了，他们记起大跃进年代那次类似的大会，怎样掀起了公社化的浪潮……

然而，毛主席、党中央的号令，高度集中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强烈要求和希望。北桥公社社员未待公社党委传达动员，就以大寨人为榜样，抢在三秋大忙之前，组织起农田基本建设突击队；下伸店职工挑起货郎担，推着堆满开沟铁铲等农具的手推车，奔向治水工地；社队企业的职工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支农小分队，重返农业第一线；中小學生也都走出教室，把那人来车往，喧闹沸腾的工地作自己的大课堂……真是千军万马齐出动，大干潮声动地来呵！

可是真正要大干，从哪一点着手呢？公

社党委认为,真心实意学大寨,就要学在路线上。也不能追求形式图表面,应该结合实际学精神。大寨,地处太行山区,着眼劈山引水,抗旱夺丰收;北桥,位于江南水乡,怕涝不怕旱,应该立足开沟挖河,排涝保丰收。眼下,党委必须把广大贫下中农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引导到开沟挖河这节骨眼上来。

喏,这里就是灯塔大队开河治水工地。挑土的行列,扁担接扁担,脚尖追脚跟,犹如一条条巨龙在腾跃翻滚;挖泥的社员,一字儿排开,铁铲托着泥块,此起彼落,胜似杂技场上使人目不暇顾的水流星。广播喇叭里,播送着社员们喜爱的农业学大寨的歌曲;黑板报上,满是社员们抒发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的诗文……

你瞧,这个圆盘脸上还带几分稚气的姑娘,正挑着担子,快步如飞地在工地上穿梭般往来,尽管那已磨破了皮的肩上压着百十来斤的重担,细细的雨丝和着浑身的热汗,早已浸透了蓝条子土布衣衫,可她脸上却笑意盈然,嘴里还哼着歌子。雨,越下越大,泥,越来越泞,社员们脚上的鞋子不时陷在淤泥里,不得不停下担子拔脚穿鞋。顿时,挑泥速度骤减,挖泥社员等工了。这时,只见这位姑娘迅速脱下鞋袜往田埂上一扔,说:“它想拖我们的后腿,我就叫它靠边稍息!”一句趣话,逗得伙伴们全都笑出声来。笑声里,一双双鞋袜接连不断地扔到田埂上,挑泥的社员全都卷着裤管,赤着双脚,又挑着担子你追我赶飞奔起来了。

此刻,挖泥的社员紧张起来了。就说这个身穿大红短袖运动衫,象个泥人儿似的小伙子吧。他是不久前才上阵参加农业生产知识青年。头回参加这样规模宏大的开河工程,他恨不得把吃奶的劲全都用上。可惜那双白皙的双手难免还有一点娇气。上午收工,满掌都已长满豆粒大的血

泡,现在血泡已破,满掌血水早已染红了铁铲柄,粘乎乎的,把手掌和铲柄紧紧粘在一起了。可他不停不哈,一个劲儿地挖着。忽然,细心的赤脚医生,发现铁铲柄上鲜血和着雨水在往下淌,立刻命令他把手掌摊开。他却使劲攥住铁铲柄,笑道:“为把农业搞上去,付这点学费,值得!”

在这开河治水工地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那些胸前飘着红领巾的孩子,他们一手挽着竹篮,一手提着暖瓶,一身水,两腿泥,整天奔忙在工地上,为叔叔阿姨们“加油”,他们不也在为大办农业出力吗?那些年过花甲的老妈妈,整天守着锅灶烧茶煮水,一闪一闪的火光映着张张鬓白如银,皱纹纵横的脸庞,谁又能说,这些贫农老妈妈没为大办农业作出新的贡献?

一花引来百花开。现在,让我们告别灯塔大队治水工地,看一看三秋大忙之前,北桥公社究竟出现了多少“格子田”、“友谊河”、“风格路”吧!

大小排河五条,总长三千二百一十一米;

大明沟四十一条,总长九千零三十米;

拖拉机路十三条,总长五千零三十米;

平整土地二百六十七亩。

总共完成六万九千五百零二土方。

这些数字,全是在十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完成的。也就是说,短短的七天,北桥公社自然面貌的改变,相当于过去一年!

大干大变,北桥变了。

一九五八年,正当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象那喷薄欲出的朝阳,刚刚冒出亚洲

地平线时，在上海县的地图上，还找不到北桥人民公社这个名字。这个公社，是在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诞生的。

最初，北桥人民公社是以穷闻名的。那时，整个公社无所谓什么集体积累。不少大队为了还债，忍痛卖掉仅有的农田灌溉机口，公社虽说没有债务，可是总共只有三百元钱。花钱买点办公用品，还得党委集体讨论。想想看，全公社的集体积累，竟不如一户普通社员家庭储蓄，这，该算穷到家了吧！

穷，怕什么。穷则思变嘛！北桥人民以大寨为榜样，硬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在这张白纸上描起了新的图画。

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北桥人民以心血和汗水，使这以穷闻名的“赤膊公社”，变成了五谷丰登、百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公社集体积累高达一百万元以上，大队平均积累，每年不下六七万。

穷则思变，富则防修。北桥公社的土地就在沪闵公路两侧，紧靠大工业区。屋里听见机器声，出门看见高烟囱。况且近几年来五小工业日益发展，成了增加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积累的重要经济来源。这些是否会使“重工轻农”、“重钱轻粮”的思想滋长蔓延？

今年年初，党委书记杨振兴同志，带着这个问题，到了新闵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调查。

这个生产队，就在闵行一号路旁。由于土地曾被几次征用，一直处于地少人多状态。近几年来，无论农业产量，集体积累，社员收入，都是全社屈指可数的。然而，党委书记老杨发觉，这个素称地少人多的生产队，出工人数寥寥无几，挨家挨户仔细一查，原来，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强劳力，全都扑到队办企业、外出包工、装卸运输方面去了。

带着这只“麻雀”，老杨赶回公社召开了党委扩大会。问题摆上了党委议事日程，

大家举一反三，大揭大议，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真心实意学大寨，首先要把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扎根在每个干部社员心里。

于是，一个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的群众运动，犹如翻腾的江海，席卷着整个北桥公社的土地，震荡着每个干部社员的心灵，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

十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新农大队支部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党支部委员们正在热烈地讨论怎样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这时，民兵连长俞建中大声叫道：“我说几句！”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全集聚在这二十一岁的支委身上。

“真学大寨就要大干大变。我看沪闵公路边上八队那块高亢地和死水浜，首先应该变一变！”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机灵地转了几转，便把自己的设想谈了出来，“我建议，大队组织一支由民兵、团员青年参加的农田基本建设突击队，明天就去突击，争取月底以前把高亢地、死水浜变成丰产方！”

人们纷纷表示赞同。

“有道理！”分管大队搪瓷厂的支委老顾说，“我们搪瓷厂职工，坚决支持！”

“支持不是口头说说的呀，抽你的人马，舍得？”有人“揭”老顾的“老底”：过去要抽搪瓷厂一个人，老顾就会双脚跳。

“搪瓷厂也要学大寨啦，看实际行动吧！”老顾笑着回答。

翌日清晨，薄雾蒙蒙的沪闵公社两侧，齐崭崭地排着二列横队，旁边堆满了箩筐、铁镢、扁担。站在队列前指挥突击队做广播体操的小俞发现，这三百多名姑娘小伙中间，引人注目地夹杂着二十来个壮年人。原来，那个以往埋头抓火油炉生产的老顾，

竟把搪瓷厂一些得力干将挑选出来，送上了治水造田工地。就在这时，他又看见，远处小路上，搪瓷厂职工在老顾带领下，挑着担子，推着小车，又把热菜、热饭、热茶全都送来了……

如今，北桥每个社队企业，都成了大办农业的支前站。企业职工和队里社员“调防换岗”已经形成风气。值得一提的是，公社党委还把社队企业作为培养农业骨干，培养亦工亦农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学校。

光明大队党支部书记朱顺祥，就是这所大学校里出来的一个优秀“学员”。我们初次结识这位铁了心干农业的人物，是在一个欲晴还雨的午后。

我们坐在石桥边上，塘湾河上不时行过几条水泥农船，平静的河水缓缓地流淌，偶尔溅起几朵水花，泛起几个旋涡。老朱沉默了一会，用他那温厚的笑声开了头，如同叙家常似地讲起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怎样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在塘湾农具厂头一个报名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一九七一年正当五小工业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时，又是如何辞去公社农机厂总会计的职务，回到光明大队担起领导重任……

“你这样一次又一次从社队企业回队生产，群众有啥议论？”

“有的社员说：这个大块头，有福不会享，攒掉算盘来扛铁镢，少不了要落脱一身肉！听了这些议论，我自己也思前顾后。毛主席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自己是个党员，急党所急，想党所想，有啥不对呢？这样一想，拿定了主张。不但自己要带头铁心干农业，也要使家属成为大办农业的带头人。去年，县里要收一批临时工，大队党支部根据社员提议，决定安排我的家属去。理由是我家经济比较困难。这个决定，被我否定了。当我从县里办好学习班回来，进门就看见屋里有只县良种场的花袋，觉得不对

头，忙问：‘哪里来的花袋。’她嘿嘿一笑说，‘我去上班五天了！’‘啥？瞒着我进企业了？对你说过多少遍，党员干部家属要做大办农业带头人，怎么老是听不进呢？’谁知我刚开口，她就吵开了，‘我进企业是社员推荐，党支部批准的，又不是开后门，我家经济困难，全队社员也都一清二楚，你为啥推三阻四不让我去……’她越讲越气，一气之下把我推了出去，关在门外……嘿嘿。”说到这里，老朱腼腆地笑了。

“那么，后来呢？”

“后来，不出两天她又回队了。现在已经当了生产队长。日里做生活，夜里学文化，一心一意想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

北桥，究竟有多少铁心办农业的人呢？我们接触了留在面上主持党委日常工作的老李，他原分管教卫工作，可他不仅精通各种农活，也对整个公社每个生产队农田基本建设，生产进度，科学实验，劳力分布，了如指掌。我们还听说，公社农机厂定出一条新的制度：社员用的铁铲，以旧换新，每把五角。明知这是“蚀本生意”，可他们说“为农服务，蚀本生意也要做。利润要算，决不算在社员头上，要算在高产优质低消耗上。”在一所小学校里，我们还看到这样一块黑板，上面记载红小兵三秋季节拾稻穗、摘棉花、捉田鼠的辉煌战果。六年级的第一名拾了七百十三斤稻穗；六百二十斤棉花；抓了五百六十四只田鼠。一年级的小小红小兵拾了三百多斤稻穗；九十四斤棉花；抓了一百二十四只田鼠。红小兵们在这块黑板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大字：比一比谁对大办农业的贡献大。这句话，可是道出了北桥一切铁心办农业的人的共同心声。

二

北桥人民公社办公楼所在，是个被苍

松、翠柏、绿竹环抱的院子。

穿过绿荫遮盖的大院，跨进公社办公大楼，我们从底层到二楼，再从二楼回到底层，全无人影。最后，总算找到了值班室，而接待我们的却是一块留言黑板！它，代替了值班员。

这块黑板上，写着这样几个醒目的大字：“有事请记在此。如有急事，请到新农八队去找李庆福同志。”不用多问，老李这个唯一留守机关负责面上工作的党委成员，也带着机关工作人员劳动去了。

望着这块写得密密麻麻的黑板，我们既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党委成员全都冲上了第一线，失望的是采访公社党委班子建设的任务泡汤了。

走出空无一人的机关大楼，总算在伙房里找到了希望：一位正在切菜的炊事员，竟把十名党委委员的行踪，背得如此娴熟：“书记杨振兴在灯塔大队中心生产队；副书记陆顺龙在光明大队西塘生产队；党委委员董桂林在新闵大队唐家生产队……”报完行踪，他又作了一番解释：事体勿急，写在黑板上；要当面谈，中午吃饭老李在此；事体急得火烧眉毛，那么快到队里去寻。最后，他又特别关照了一句：“我们这些头头都是喜欢赤脚的，寻到生产队后，你们可以灵活一些，看到哪里做生活的人多，劲道最粗，就找上去，保证勿会错。”

按照炊事员指点，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公社党委书记老杨。他挽着裤腿，赤着双脚，正和社员们在田里挖深沟。连绵阴雨，刚由拖拉机翻过的稻田里，踩下去一汪水，拔出脚一个坑，着实难以插足。可是，老杨毫不介意，双脚深深扎在淤泥里面，一锹一锹地挖着。掘完一条垅沟，他眯起眼睛瞄瞄直不直，又把质量检验员叫来，看看深浅是否合格。直到检验员点了头，他才仰起脖子，抹去满脸汗珠和雨水。这时，他才发

觉来访的客人还淋在雨头里。

早就听说，老杨是上海县干部中以作风深入，劳动出色著称的一位。果然名不虚传。至今，他已连续在生产队里蹲点三年了。三年，该有多少动人的故事！这里，单讲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情吧：

这天晚上，上海县委召集全县十八个公社党委书记，讨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昔阳干部坚持做到一、二、三，我们应该怎么办？”

问题摆上桌面，屋里顿时活跃起来。

“昔阳干部怎么干，我们也怎么干。”

“目前差距很大，指标应该切合实际。”

忽然，有人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形势逼人，调子太低群众不会通过。我看实际一点，明年干部劳动指标不提一、二、三，就提翻一番，大家看怎么样？”

“翻一番？”老杨一听觉得不对头：今年规定县委干部四十天，公社干部八十天，大队干部一百二十天，翻一番还是不满一、二、三呀！

“我不同意，”老杨摆摆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制定劳动指标不能自欺欺人！昔阳干部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

“说时容易做时难呀，即使县社两级干部能够完成预定指标，大队干部要做三百天，这和普通社员有啥两样？”

“干部社员一样，当官不象官，这是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努力！”老杨嘴里说着，心里已经盘算开了：怎么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创造更多条件。

回到公社，杨振兴同志把党委委员全都请来，立即作出三项决议：原来公社党委成员，一半蹲点，一半抓面，从今只留一人主持日常工作，其余全都下去蹲点；原来党委时常白天开会，从今每周星期五晚上碰头一次，干部会议一律从简；原来公社干部

开会晚了留宿机关，往往影响隔天参加劳动，从今公社机关除值班之外，一律不设铺，蹲点干部回队住宿风雨无阻。

难怪北桥公社社员谈起老杨，总是眉飞色舞夸个不够。这个严以律己，脚踏实地的带头人，至今已劳动一百二十多天了，他却想着向昔阳干部看齐，年底之前再出五六十工，为党委一班人作出榜样。可是，要他谈谈参加劳动的体会，这位赤脚书记却说：“农村干部嘛，赤脚下田坚持劳动，这是最起码的基本功，还是去找老陆聊聊，这位终年疾病缠身的老同志，体会比我深。”

于是，我们在西塘生产队田头，顺利地找到了又一个赤脚人！老陆，这个年近五十，身材瘦长，略显苍老的种田人，正在一条深沟里挖河泥。他解放前当了八年长工，解放后当过八年兵，复员回乡军装未脱就带领群众搞合作化、公社化，一个劲地往前奔。老陆当了头头，始终不忘赤脚参加劳动。但是，对他来说，参加劳动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劳动，更好地带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

十月下旬，老陆来到光明大队蹲点。一天，老陆正在西塘劳动，大家说说笑笑干得格外起劲。忽然，有个社员急匆匆奔来，气喘吁吁地告诉老陆：大队党支部组织的农田基本建设突击队，刚到中心生产队来修拖拉机路，就被该队队长挡了回去。……

老陆心里有底：那个本位主义比较严重的支委兼生产队长旧病复发了。他立刻赶到中心生产队去，走了一家又一户，仔仔细细听取贫下中农的反映。而后找到了那位队长：“你是支委，支部决议怎么忘了？”

“没有！”

“开拖拉机路，你为啥要挡道？”

“队里损失太大，群众会有意见！”

“我问过你们队的贫下中农，他们都举双手赞成开路！认真想想，什么思想在作

怪！”

支委会上，严肃的思想交锋开始了。老陆和支委们的声音，不住地从窗口传送出来，时而如流水潺潺，时而如惊涛裂岸，使人觉得严肃而又亲切。第二天清晨，中心生产队那块刚割下稻子的田里，拖拉机路破土动工了。……

听从公社机关食堂那位炊事员的指点吧，北桥公社每个沸腾的工地上，都有老杨、老陆这样的带头人。北桥公社党委这班人，都深深地把脚印留在泥土里。

农业学大寨，领导是关键。有了这样一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赤脚干部，还有什么困难敢来挡道，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

北桥公社的带头人，祝愿你们象公社机关周围四季长青的苍松、翠柏、绿竹那样，根深叶茂，生气勃勃，永葆革命青春。

白天，北桥一片沸腾。入夜，北桥也不平静。瞧，夜已很深了。新闵大队办公室里，依然笑语如潮，灯火通明。支部书记董桂林和支委们在开沟挖河工地上挥汗如雨地大干了一天，此刻还在热烈地谈论怎样带领群众把农业搞上去，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昂首阔步向一九八〇年迈进，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支委们脸上流露出无法抑制的喜悦，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里跃动着火花，他们听着老董充满激情的话语，仿佛看到了五年之后，社会主义农村的灿烂前景：成群结队的拖拉机纵横驰骋，翻起层层泥浪；开沟机喷出满天泥花，开出道道笔直的垅沟；插秧机齐头并进，织出片片绿毯；脱粒机放开喉咙，喷吐着金黄的谷粒。社队企业机声隆隆，医院学校到处出现，……谈着，想着，他

（下转第76页）

古炮的壮歌



罗达成 吴振标

此刻，我们置身在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室里。朴实无华的大理石架上，雄峙着一尊新近出土的，饱着弹痕的土炮。整个陈列室是如此宁静，讲解员那时而深沉，时而激昂的声音，又给平添了几分庄穆的气氛。

这是一门炮身長及七尺，炮口粗约四寸的战炮。它尽管铁锈斑斑，结构简单，但不失粗犷、劲拔之势，尤其是半腰上一行工整大字：“提督江南全省军门陈化成督造”，更使人不能不追溯起它那壮烈的身世……

让我们感谢年轻而出色的讲解员吧！她以起落跌宕的语调，从眼前这门青春重返的土炮，讲到当年那场英勇悲壮的“吴淞保卫战”。她用生动形象的比划，真切地将历史再现！不知怎么的，当讲解员手中那支细长的小棒闪动着，又一次在我们面前掠过时，我们突然感觉到，这支小小的讲解棒，似长桨，挑起吴淞口外那一江雪浪；如大桅，托出长天上下那万里春光……

多么美好的景象呀！这就是陈化成当年血战的古战场吗？这里，不见浓云低垂，但见碧空红旗漫卷；不闻炮火硝烟，但闻隆隆战鼓催春。江天相接之处，云水交溶，浮光耀金。这些，不禁使人想起“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句！

是啊！随着历史的前进，这里开始了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人民无论在什么时刻，都不会抛却悲壮的往事。春深似海的时候，谁能从心里抹去风雪凛冽的寒冬呢？这里，就是民族英雄陈化成和他英勇的将士，披着晨光与硝烟，带着怒火与信念，与敌人血战到底的阵地。绿荫覆盖的土地上，曾高高屹立着炮台；江潮起落的沙滩上，曾深深地洒满了热血……

呵，此时此刻，我们心头遐想的大门，被挟着雷霆般涛声的浪头一下子冲开了。说来遥远的历史——吴淞保卫战，如同浸映红霞的江水一样，闪闪发光地流过我们的心上……

一八四二年六月十六日，是一个怒火燃烧，英勇悲壮的日子。这一天，鸦片战争的烟云滚滚而来，天地间阴霾密布，英国鬼子的炮舰蜂拥而至，大江里浊浪排空，中华儿女保卫祖国东大门的战斗，惊心动魄地打响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敌舰开进射程之内，新上任的江南都督军门陈化成亲身指挥的西炮台，以及周围互为犄角的阵地上，呼啸的炮火，带着中国人民的一腔胆气，声震百里，严正地痛斥来犯敌人的无耻暴行；带着无可抑止的深仇大恨，怒冲劲飞，无情地扑向侵略强盗的罪恶胸膛。正义的炮火呵，掠过长空，腾起水柱，去同野蛮的炮火激烈搏斗；色厉内荏的敌人，在慄慄发抖，唯恐它落到自己头上；外强中干的贼船，在火球中颤颤相让，只怕烧得个樯倾楫摧……

阵势雄伟的炮台上，气度森然的大纛下，昂立着一位威武的将军。他那与炮火相映的目光，怒气横生；被冰霜染白的长须，随风飘拂。他，就是指挥战斗的主将陈化成！这个老将，年近七十，但“言军事慷慨激发，逾于壮夫”。此刻，他一身戎装显雄风，腰中宝剑抖寒光，从容不迫地发出战斗号令。士卒们更是同仇敌忾，尽管敌众我寡，弹飞火灼，仍然以一当十，气壮胆高。他们瞄准敌舰，握住火索，每当令旗挥落，便大吼一声，将炮弹送出。士卒们英勇无畏的战斗，震惊天地的壮举，是怎样强烈地激荡着陈化成的豪情呵！现在，这个曾与海盗们几经较量的老将，面对着竞相起火的敌舰，大势已去的敌人，知道胜利在望了，但他并没有陶醉于此，懈怠斗志，只是那清癯刚毅的脸上，又一次露出轻蔑的笑意。

敌舰上，那个大势已去的英军司令，本来还想重整残部，孤注一掷，一经探悉果真是一向主战的陈化成在督战炮台，顿时无

心恋战，准备即刻撤退……

谁能想到，在这初战获胜的时分，陈化成血战得来的果实，须臾间竟会化为一片乌有？谁又能想到，在这再接再厉的关头，将士们出自肺腑的快慰，旦夕中却会换成千古遗恨？

严峻的历史呵，请你给我们剖明这风云突变的原因吧！听，它在大声地告诉我们：是投降派的倒行逆施，才使大好局势顿转，战果东流！是软骨头的无耻出卖，才使三军热望終了，继之悲怆！是的，炮战的火光，并不是只照耀勇士，也现出懦夫；并不是只映亮真金子，也查出软骨头。壮阔的阵地，总是要每个人作出抉择，交上考卷：是做大义凛然、忠贞不渝的铮铮铁汉，还是当卖身求荣、失却灵魂的民族败类？

让我们暂且压住心头的愤懑，先来见识一下陈化成的顶头上司、两江总督牛鑑这个名利熏心的投降派吧！在蔽空的烟尘之中，他也粉墨登场了。他乘着八人大轿，摆着全副仪仗，趾高气扬地赶来了。休看他威风抖擞于外，其实是惊慌掩饰于内。方才还钻在地堡里藏身，但一听说西炮台击沉敌舰，陈化成重创英军，不禁心动眼馋，破门而出。

可是，就在他做着美梦之际，英军已经从他那张扬的旗纛上，辨认出来者是闻名已久的软骨头。旋即瞄准牛鑑，当头给他一炮，牛鑑好梦还没有做醒，弹雨早已飞到。这草包先是失声惊叫，随后扑地而倒，好容易才挣将起来，弃轿丢帽而逃。这个疲于奔命的大员，非但自身逃窜，还一路传令休战。一时间，不由军心动乱；沿途上，只见旌旗空翻……

前有转退为攻的侵略者，后有弃守而逃的投降派，四面被围的西炮台呵，你可曾熄灭反抗的炮火？孤军苦战的陈化成呵，

你可会低下高昂的头颅？不！西炮台依然三军激愤，有进无退；陈化成也依然剑眉怒竖，有壮无悲！是的，西炮台的炮声是不会中断的，因为英勇的士卒们是不会退却的，“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豪言，回响在他们心上！身为主将的陈化成，是不会屈服的，他没有对外夷低头的媚骨，更没有向敌人求饶的奴气！这个面对外敌，曾多次向将士剖明衷肠，“生死早置度外”，“临阵决不畏缩”的老将，此刻决意热血洒征地，奋战尽死节！

大义凛然的士卒们，肝胆照人的老将军，请你们快将那愤怒点燃火绳，快将那仇恨压进炮膛，快将那浩气迸出胸腔！呵，即使是弹尽炮裂，你们那抗击的炮声，也一定会继续震荡；那怕是旗折人亡，你们那怒瞠的双目，也必将使日月生光！

敌火趋烈，力薄势单的西炮台，已渐显不支，部卒们奋力发炮阻击。一发敌炮飞来，陈化成手中的令旗，被削去一角，但他精神矍铄，令动三军，威叱风云。那是谁？竟走将前来，胡说敌人势不可挡，请主将撤出！陈化成拔剑在手，目眦尽裂，指着这个逃兵大骂，怒气难遏……

危急，危急！土炮从黎明战至午时，已是炮筒发热，炮口开裂！危急，危急！部卒从清晨搏至日中，已是血染征衣，牺牲惨重！此时，还要什么号令呢？人人各自为战，杀声就是命令！此刻，还分什么将士呢？兵就是将，将也是兵！陈化成这个素来刚强的铮铮铁汉，望着不断中弹倒地的兵士，禁不住失声痛哭，老泪纵横。他松开从不释手的黄绫小旗，亲自上前点火，发炮！

滚滚的硝烟呵，请你不要遮住勇士的目光，让他们最后的炮火，准确地杀向豺狼！萧萧的江风呵，请你放声高唱助战的壮歌，让他们在献身的前刻，心胸里更添悲

壮！

巍然兀立的西炮台上，炮在鸣！火在喷！血在淌！将士们死亡殆尽，生存无几。身中七弹，血流至脛的陈化成，屡扑屡起，全无惧色。一簇簇苍劲的战地黄花呀，在他的身旁变得愈红愈艳；它经受着炮火声浪，从容摇曳。随后，又顽强地挺起它带血的枝叶……

火映血光，炮含悲壮！势在必失的西炮台上，只跳动着最后两颗不屈的心脏，只战斗着陈化成和一员部将！侵略者的炮火，带着残暴，还在嚎叫；敌舰上的海盗，带着狞笑，准备停靠……

快起身吧，中弹在地的陈化成！快苏醒吧，被炮浪震昏的老将军！你可听见，敌人践踏国土的声声铁蹄？你可清楚，海盗占我山河的勃勃野心？就在这敌寇蜂拥而至之时，陈化成一跃而起，眼中冒火，抽出寒气料峭的佩剑。可惜的是，将军壮志未了，又为炮弹击中腰部。陈化成口喷鲜血，大声喝叫：“杀贼！杀贼！”随即倒下了。老将呵，生不愿投降，死不甘受辱。气绝之前，他还竭尽全力，关照部下：“快，快把我的头割掉……”

江水呀，你顿时失色，可是在沉痛地悼念就义的民族英雄？浓云呀，你怅然低垂，哀思如溢，可是在庄重地注视沙场的志士遗容？你们呵，应当缅怀这些浩气长存的英烈忠魂，但不能让泪水洗退锐气；你们呵，应当唾弃那些投降卖国的民族败类，把无比的愤怒化作血战的力量。这是因为，这里的英雄虽然战死，真正饱藏伟力的千千万万人民，将会同仇敌忾，纷纷踏上阵地！这里的炮声虽说停歇，反侵略反投降的怒火，将永不泯灭！

在此后百年的暗淡岁月里，炮声此起彼伏，炮火时强时弱。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怀着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咬着咽不

下的仇恨，昂首企望，盼那真正的救星，盼那胜利的曙光。呵，盼到了，盼到了！快让我们以异常迅速的步伐，穿越这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战斗历程，去迎来天安门广场上那二十八门礼炮齐鸣的新纪元！去聆听那无比庄严、充满豪情的炮声吧……

谁能说清，从那时到今天，我们进行的斗争，有过多少次？谁又能说清，我们取得的胜利，有过多少个？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斗争，无一不是在炮声中进行；胜利，也无一不是在炮火中来临！

现在，让我们那在炮火中疾奔的脚步，阅尽春色的目光，那在炮声中驰骋的思潮，激荡的感情，重新回到这个博物馆的陈列室吧，重新回到这门铁锈斑驳的土炮前吧！

我们思想的骏马仍然无法收缰，激动的心房仍然难以平静。这展品，不是精美细巧的瓷瓶，也不是绚丽多姿的珊瑚，而是一门造型遒劲、气势轩昂的古炮，一门见过世面，显过威风之战炮。它有中华民族的尊严感，也有威武不屈的硬骨头，它不甘于胜利为投降派所葬送，也不愿目睹祖国为侵略者所蹂躏。于是，它染着没有揩干的血迹，留着未及散尽的硝烟，揣着不可泯灭的悲愤，带着急盼光明的心愿，深深地离开人世，沉湮地下……今天，在上海人民“深挖洞”的时候，它才无限欣慰地抖掉历史的风尘，再度展现出它的英姿！

在这门古炮前，我们曾从壮丽的今日，走进了悲壮的昨天。但我们不是为了怀古，

也不是为了凭吊，我们的战士呵，我们的人民，在倾听古炮那逝去的炮声之后，更加喜爱聆听今天这炮声里饱藏的高昂的革命新韵。如果说，古炮那炮声，当年曾在阵地上检验每一个人是不是勇士还是懦夫；是硬汉子还是软骨头。那么今天这炮声则也在有形的战场上，无形的战场上，查明每一个人，是英雄还是叛徒；是革命者还是投降派，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人民，在炮声中无愧于英雄和革命者的称号，他们踏着炮火，打着红旗，在征途上永远是有勇无怯，有进无退！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坚持革命，反对投降的气概，是以往任何时代的风流人物无与伦比的；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最为远大，最为壮丽，是前无古人的！无产阶级彻底摧毁旧世界的无情炮火，撕下了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个又一个叛徒、卖国贼的画皮，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前辈——从《水浒》中的宋江，到吴淞血战中的牛鑑，统统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呵！让那革命炮火的冲天红光，照亮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战士，每一个人！你在战场上：可有愤怒的目光？不屈的硬骨？坚贞的红心？让那革命炮声的庄严音响，激励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战士，每一个人！你在战场上：可曾举红旗？可曾进炮位？可曾去追击？

——我们的人呵，请回答！



金 环 岛 畅 怀



赵宏元 钱 钢

早几年，我们当兵刚分上金环岛的时候，送行的老政委在码头上这么说：“小伙子们，你们攥着拳头发了誓：上岛去不怕风雨不怕苦——好！可是，你们还得有思想准备，要不怕寂寞，懂吗？”我们没懂，当时还偷偷抿嘴笑了。真正体会到“寂寞”的滋味，是在上岛以后。金环岛方圆不满半平方公里，前方是一望无垠的杭州湾。水面静极了，除了那缓缓移动的帆影，便是那随风滑翔的海鸥。

寂寞吗？也许有人会感到寂寞。可是，当我们嘹亮的军号在霞光里高奏；当我们实弹射击的炮声在海面上轰响；当我们联欢会上笑语喧哗、鼓乐齐鸣，这时候，我们早把寂寞扔进了大海！这儿离大陆不远，从望远镜里看得到金山嘴，几棵很高的银杏树，几座杭嘉湖一带特有的两头翘角的瓦房。退潮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被潮汐舔得洁净溜滑的海涂，和赶小海的孩子。

海湾安睡着。可它的过去并不这般宁

静。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愁云惨雾笼罩着她，凄风苦雨扑打着她；海面上，漂泊着被浊浪、漩涡撞碎的船板，撕烂的帆篷。更难忘那个屈辱的日子——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初三，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闯进了海湾！强盗们首先占领了海上制高点金环，他们架起了钢炮和机枪，沉重的坦克履带，从杭州湾的胸脯上恶狠狠地碾压过去。杭州湾火光熊熊，焦臭的浓烟四下翻卷着；百年的银杏成了强盗的吊人树，水洼成了强盗的杀人塘；强盗们踏着尸体又扑向了上海……鲜血染红了海湾，大海咆哮了，海湾怒吼了！

……今天，海湾和她的主人一起得到了幸福，金环岛上的战士保卫着她。抚今追昔，我们深深地珍惜眼前的宁静，也无时无刻不在为海湾憧憬着未来。有时候，水面上溅起几朵玻璃珠似的水花，发出一串“索索”的声响，象是在梦中絮语。海湾梦见了什么？梦见了她的未来么？可是，她怎

会想到，当她还在梦乡里的时候，祖国，已经给海湾安排下炽热的生活了。

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我们从望远镜里，看见沿岸的海涂上走来了一队扛着小红旗和三角架的人们。当天晚上，电话机里传来了老政委的笑声：“大喜事啊！同志们，毛主席党中央亲自批准的金山工程，就要在我们这里破土动工啦！”大家笑了，笑得那样甜。就从这天起，我们每天都要从望远镜里，向着金山工地深情地了望。我们看见了围海筑堤的千军万马与海潮奋力搏斗，看见了一排排奶黄色的楼房奇迹般地出现，又看见了相当于两个国际饭店高度的大烟囱平地崛起，直刺青天……

金山在战士的心里发亮。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值班室里响起清脆的电话铃声。小通讯员抓起一听，哈，金山工地总指挥部的同志打电话来报告点火的喜讯啦！那位打电话的同志特意把电话机拉到飞转的机器旁边，顿时，我们金环岛军用电话的耳机里传出来“隆隆”的机声，小通讯员欣喜若狂地把耳机送给连长，连长贪婪地听了一会，又传给指导员，指导员再传给副连长，而这时，值班室的门口已排起了长龙般的队伍……

变了，海湾呵，她从浊浪滔滔到风和日丽，从风和日丽再到滚滚沸腾，她在变！我们从报纸上、电视机里看到过这种变：湘黔铁路上飞奔的列车；好望角前疾驰的巨轮；彩色电视塔耸入云端的身影；虎头山上乌油油的人造平原……然而今天，我们竟亲眼目睹了杭州湾这一场沧桑巨变，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地感觉到，金环，金山的门环，祖国把千钧重负交到了战士的肩头！

杭州湾的波涛撞击着小岛的峭岩，激起雪白的浪花，发出巨大的轰鸣。

“金山在大干，金环怎么办？”党支部向

全连发出提问。

“干！”战士们磨拳擦掌。

看吧，在那龙腾虎跃的战备施工工地上，炸山炮声轰隆隆地滚动，推车号子热辣辣地作响，小伙子们哪管烈日当空，干呐！掌钎的不愿歇下来揩把汗，抡锤的不愿停一停喝口水，更有那些排石的战士，没等爆破的浓烟散尽，就争着往坑道里钻……

有一个中午，值日排长差点吹破了哨子，才把大家“赶”回宿舍里歇凉午睡。可是回到宿舍，却发现四川籍战士龚娃子不见了。龚娃子的父亲就在金山，是从内地赶来参加会战的。一年多了，虽只一水之隔，父子俩还没有见过面哩。今天连里批了假，让他下午搭船上大陆去。排长沿着山路找他。火炎炎的太阳，热熏熏的风，烫脚的石子路象要把胶鞋融化。拐过山包，只听一阵咣咣的锤声，定睛看去，是一个身穿红背心的小伙子，正在一块大岩石上练打锤。他那黧黑的皮肤被太阳烤得油光发亮，随着十八磅大锤的上下飞舞，臂上强健的肌肉一突一突。

“龚娃子！”

回答排长的是咣咣的锤声。

“龚娃子！”

排长响雷般地喊了一声，龚娃子猛一愣，这才发现排长站在身后。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快去洗洗弄弄，下午上金山！”

“我……我不去！”

“为什么？”

“排长，你忘了，上次爸爸写信来，说的啥子话？”

排长怎么会忘了？那封信曾经怎样地激动了他！他在排点名的时候，大声地念过：“……谁说我们是在搞和平建设？苏修在那边压我们，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吞掉，我们要抢在他们的前面，大干快上，把国家建

设得更富强，把铜墙铁壁筑得牢牢的，这就是在打仗，么娃子，使出浑身的气力，干哪！”

在沸腾的日子里，时间象大江奔腾的激流，雪浪卷迭，转瞬即逝。金环岛上的战士，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了。有天中午，一向乐呵呵的炊事班长破天荒地生了气。全连在海滩上演习打坦克，他特地做了肉包子和榨菜鸡蛋汤，挑到阵地上去慰劳，可是战士们没领这个情。爆破手拿着肉包子当坦克，边吃边研究战术；火箭筒手是跪着吃饭，说要为跪姿射击练腿劲；还有几个新战士，想着做炸药包的事，吃饭直楞神，啃了三个包子，还说不上是什么馅——嗨，连吃饭的时间也要“抢”！

二班长谢德义，这两天眼睛红红的，肿了。这个淳朴的老战士，从不咋咋呼呼，而是默默地在抢时间。星期天一早，他又往海边走。正是日出的时辰，海面上金鳞点点，耀眼生辉。有心的指导员早就在注意这个有心的战士，他也随着来到海滩上。阳光衬映出二班长的剪影，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是迷上日出了么？也许是听到了指导员的脚步声，他敏捷地一转身。可是，眼睛却看不清指导员的脸了，他慌忙用手去揉，立时，眼泪顺着面颊淌了下来。指导员问他在这里干什么，二班长腼腆地笑笑，没话。指导员一低头，发现二班长手中拿着炮镜，豁然间，一切都明白了。他想起那天火炮实弹射击，也是这样一个阳光耀眼的时辰，二班跑了一发炮弹。就是这发炮弹，使我们的二班长多少天吃不下，睡不好，今天，他又在摸索日光下捕捉目标的要领了！

“难吗？”

二班长点点头，可又马上摇摇头。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张迭得方方正正的报纸。指导员打开来，看到这是一张《解放军报》，上面登载着一版揭露帝国主义、社会帝国

主义搞“突然袭击”的资料。报纸的白边上有一行铅笔字：如果他们从这里来！

字显然写得太用力，把纸戳破了。

一个多么发人深思的问题呵——如果他们从这里来！金山嘴上的吊人树、杀人塘铁证犹在，那个血写的日子，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初三，给海湾留下了屈辱和仇恨的记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漫长途上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勤劳，勇敢，以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他又使多少豺狼为之垂涎！从大英帝国满舱鸦片的三帆船，到沙俄践踏我江东六十四屯的马蹄；从燕山脚下八国联军生着马刺的皮靴，到松花江畔沾满鲜血的日本军刀，帝国主义强盗，掠夺、屠杀，摧残人们的精神，把祖国历史的进程拖延了多少年！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任何人也不可阻挡的！今天，我国亿万军民正团结一心，努力奋斗，向着未来飞奔。记得那个腊梅怒放的冬夜，我们团团围坐在红亮的炭火旁，一字一句听着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做的激奋人心的《政府工作报告》。呵，一九八〇年，二〇〇〇年，多么令人神往的明天！那时的祖国，那时的海湾，将有一副怎样的容颜？！群情振奋的时刻，有同志在默默地擦枪。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时刻，克里姆林宫幽暗的壁灯下，马列主义的叛徒正在咬牙切齿。他们会在一个早上，向金环扑来，向金山扑来，向我们亲爱的祖国扑来。我们要奔向光辉的一九八〇年，二〇〇〇年，他们却要把我们拖回一九三七年那样耻辱的年代。警惕啊！此刻，一场比速度，争时间的战斗已经展开……

同志，你说我们岛上的生活寂寞吗？伴随着我们战士的，是杭州湾如雷的涛声；是金环岛震天撼地的练兵“杀”声；是祖国人民大干快上的潮声，谁还会感到寂寞呢？



“千只鹤”和千岛樱花

沈 慧 敏

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大地。上海港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人们挥动花束和红绸，伴着乐曲，翩翩起舞。远处，一艘巨轮披着朝霞，缓缓地靠近码头。“欢迎你，日本北海道民之船！”“欢迎你，来自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欺负的日本北海道人民！”这友谊的呼声啊，发自每个人的肺腑，响彻浦江两岸！

客人们沿着舷梯逐渐溶进夹道欢迎的人流。我翘望从船舱里走出来的每一张笑脸，想看看有没有我所认识的老朋友。忽然，舷梯上闪过一个鲜红的蝴蝶结，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追上了它，它是扎在一位日本女青年辫梢上的。这位青年嘴角露出一丝羞涩的笑容，带着深情的目光跟大家一一握手。“咦！这不是二宫和子吗？！”我禁不住叫出了声，忙大步上前，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当我们的目光倏地碰到一起时，啊，我叫错了人！她不是二宫和子，二宫和子的眼睛似乎比她大些，辫子没她粗，我为自己的冒失而深深不安，随即用手势表示歉

意，她却只是恬静地笑笑，深情地望了我一眼，深深鞠了一个躬，然后迈开穿着高底木屐的双脚，追赶前头的队伍去了。

这位来自北海道的日本姑娘，多象二宫和子！那恬静的神态，羞涩的笑容，深情的目光，还有那辫子上鲜红的蝴蝶结。可二宫和子明明是松山城人，我怎么会把这两个人混在一起的呢？我细细地想着……

那是今年五月的事。我以工人通讯员的身分，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日本。来到松山城的那天，已近傍晚，我们要乘缆车登山，去瞻仰松山市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斗争遗址。游览时刻表上规定，游览至五点半结束，我不由看了看表，时针正指向五点半。想到我们所享受的“特权”，我不由得向缆车站的女服务员们投去感激的眼光。

这时，只见一位十八九岁的女服务员，双手恭恭敬敬地捧着三束花环，那是用电缆车票折迭编织成的，她表示要送给团长，

送给代表团。这不是日本人民的传统礼物“千只鹤”吗？

“鹤”在日本是吉祥、友谊的象征。用纸折迭成“鹤”形，然后一只只穿起来，穿成一串串，一千只扎成一大束，那更是意味着对友谊的珍惜和祝愿。

老同志让我这最年轻的团员，去接受这份珍贵的礼品。我郑重地伸出双手，从这位服务员手里接过珍品。只见她的嘴唇微微一动，好象有许多话要说，可一句也没说成，却涌出一丝羞涩的笑容。她用深情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行了个礼。

她就是二宫和子，今年才十九岁。前几天，她和伙伴们——另外七个女服务员，听说中国新闻代表团要来参观，就商量决定要送一份最珍贵的礼品——用纸张坚韧、结实有光泽的电缆车票，折迭“千只鹤”送给中国朋友。听了日本朋友的介绍，再仔细端详手中的珍品，我仿佛看见二宫和子和她的姐妹们，在一起精心选票；在一起送“鹤”。一只，两只，坚韧的纸张使她们的手指磨起了血泡，可是她们依旧迭，依旧穿，迭了一只又一只，穿了一串又一串。她们送走晚霞，迎来曙光，不知经过多少个昼昼夜夜，才迭完了三千只，穿了六十串，扎了三大束！

我们登上了缆车。这里是有名的风景区，车厢外，一片绿色的树海，阵风吹来，林涛起伏。缆车腾空悬起，沿着那两根架在空中的缆绳缓缓上升。我从车后的玻璃窗上往下看，那坐在驾驶台上的正是送给我们“千只鹤”的二宫和子和她的女伴，此刻，她们正全神贯注地望着操纵仪，偶然抬起头，向我们投来关注的一瞥。我的目光扫过车外林海，朝山顶望去，那上面也站着几个女服务员，她们也是那么全神贯注地望着我们，望着徐徐上升的缆车，频频点头微笑。我低头看着二宫和子辫梢上鲜

红的蝴蝶结和她们赠送的“千只鹤”花环，心里不由得激浪滚滚，为什么她们的笑脸和目光如此相同？为什么她们的笑脸和目光会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心底在发问。

.....

自从踏上日本国土，自从来到日本妇女中间，我所见的就是这种羞涩的笑容，深情的目光。这些笑容和目光是旅馆服务员的；是北海道渔民的；是缝纫厂女工的；是陪同我们的下松洋子、东海林的，尽管这些朋友的身份、年龄、性格各不相同，但是她们对待我们中国客人都是一样的真挚深情。在这种深情的目光和羞涩的笑容里，我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情如兄弟、亲如姐妹般的温暖。如果说，古代日本僧人的来访，唐代鉴真和尚的东渡，是开拓了中日友谊之路；孙中山、鲁迅先生早年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是为友谊奠基，那么，是否能说，今天我们手捧的“千只鹤”，是中日人民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的续篇……还没想完，同志们却招呼我上车了。

我登上一号车。一个鲜红的蝴蝶结又闪入我的眼帘，那不就是刚才那位日本姑娘吗？我歉意地向她笑了笑，就在她身旁坐下了。

“从北海道来到中国，一定很辛苦吧。”

“不，来到热烈向往的中国，我心里真是高兴。”她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轻声说道。

我们的翻译同志告诉她，我曾访问过日本，也到过北海道，她微笑着的眼睛顷刻放出了光彩，随即打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了一本小册子。那是一本日本地图。我帮她把地图摊在膝上，然后用手指点着我到过的地方，又在北海道的根室市和纳沙布地角之间，画了一条粗线和一辆汽车。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用手指了指日本的北方四岛，拍拍胸脯。我点点头，表示明白她的

意思。这时，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转过身去告诉后面的同伴，说我了解日本的北方四岛是属于日本人民的。于是车厢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她又递给我一张名片。她叫山田启子，在根室市的一所中学里当教师。她还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纸包，揭开洁白的包纸，手心里托着两片绿色的树叶，这不是樱树叶吗？！谁都知道，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人民喜爱樱花，观赏樱花，歌唱樱花，把樱花看作日本民族的象征。我深情地接过这两片叶子，凝视着。“这是在家时，母亲从门前的那棵千岛樱树上摘的。可惜现在还不是开花时节。”山田启子微笑着说。

“千岛樱花！我们六月初到北海道时，正赶上千岛樱花盛开，还特意到清隆寺去赏樱呢。那时，听说北海道的气温比较低，樱花开得也迟。”

“说的是，北海道的樱花跟其它地方的樱花不同，它耐寒，抗风，决不象一般樱花那样娇嫩，因为它习惯于海上的生活，是一百多年前从国后岛移来的。”说到这里，山田的眼睛似乎蒙上一层阴云，“我们能够看到国后岛上的樱花，却不能回到国后岛去。国后岛是我的故乡，从我爷爷的爷爷起，我家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岛上。可是有一次，我爸爸出海捕鱼，不幸遇上了风暴，风刮断了桅杆，船顺风飘到国后岛，我父亲他们还没来得及上岸，就被苏联人扣留了，说他

们偷捕苏联海域的鱼，被判了四年重刑。”山田被苏修的暴行激怒了，她深情的目光变得象剑一样锋利，胸中的怒火烧红了脸颊，“我们一定要进行斗争，不收复北方四岛决不罢休！”这句话简直是从胸膛里爆出来的，我决没想到，表面温柔恬静的山田，心中竟蕴藏着这么巨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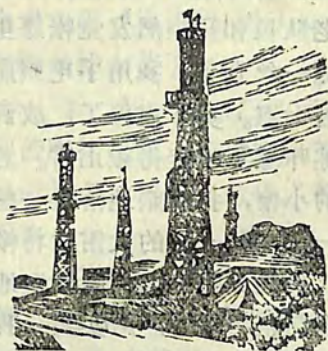
我到过北海道，我站在纳沙布地角眺望过日本北方四岛，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日本人民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暴行的控诉。苏修的所作所为就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我气愤地说：“社会帝国主义不仅霸占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而且也时刻觊觎着我国的领土，反对霸权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斗争！”

听了我的话，山田兴奋极了，她告诉我，来中国前，她们已举行过多次集会，要求把反霸条款写进日中友好条约。她指着手中的两片樱叶，继续说：“请你收下作个纪念吧。”说完，又恢复了那温柔的神情，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我，嘴角涌起一丝羞涩的笑容。这些多象二宫和子，多象我在日本看见的其他妇女。在她们目光和笑容里，我不仅看到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而且看到了两国人民在团结反霸斗争中结成的新的战斗友谊。

汽车驶过美丽的外滩，山田不住地向路边的行人招手，依然是那深情的目光，羞涩的笑容……



我的家



袁文耀

“锦绣河山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涯。

……

我为祖国献石油，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五年前，当我头戴铝盔，第一次走上钻台的时候，工人们就是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充满豪情的歌，欢迎我这个石油战线的新兵的。

那天，蓝天白云下，巍巍的钻塔似一座大山从草原上勃然跃起，塔尖的红旗猎猎飘扬。看着我那吃惊的神色，老队长周铁拉着我的手说：“走，伙子，看看咱油田这个家去。”

沿着井架的铁梯，我们登上塔尖。啊！脚下，朵朵白云在飘；绿茵茵的草原上，钻塔如林，巨型油罐群正在升高，一辆辆载满油桶的汽车急驶而过……望着油田雄伟壮

观的景色，我的心陶醉了，一股热爱油田的心情油然而起。我当场向老队长表示：一定当好一名石油工人，为油田这个家添上一块砖。

老队长听了我的决心，深思了一会，拍了拍我的肩：“小伙子，要真正爱上油田这个家，可不容易啊！”

当时，我好生奇怪：爱家还有什么难的？

下了钻塔，老队长将我领到一顶帐篷前，说：“放下行李吧，小伙子。这儿，就是咱俩的家。”凡事总有个新鲜劲儿。老实说，我这个住惯了高楼大厦的城市小伙子还真爱上了这顶已经褪色的帐篷。支起行军床，铺上行李，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油田的美景，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惬意。

那时节，正是油田会战最紧张最艰苦的阶段。为了早日拿下这个大油田，我们在老队长的带领下，总是月月提前完成任务。即便这样，老队长仍不满足，总要千方

百计地设法多打一口井。每天，我拖着疲倦不堪的步子回到帐篷休息，总不见老队长的影子。非要等上半天，才见他风尘仆仆地回来。有时看看我睡了，他便轻手轻脚地擦把脸，然后，凑着小蜡烛，聚精会神地读书、写笔记。再不，就拿出井位设计图，仔细琢磨新井位的地层情况……常常是三星已斜，老队长才和衣躺在行军床上闭一会儿眼。

要说老队长的“家当”，也真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了：一架行军床，一个铺盖卷，一把铁锨，外加一个木板箱。木板箱兼做书桌，分两层，上层放书放文件，下层放衣服等杂物。

后来，从人们的谈吐中，我才知道，老队长原是玉门油矿的老工人。二十多年来，到过克拉玛依，参加过大庆的会战，终年战斗在野外。这顶帐篷就是他从大庆带来的。

这年年底，老队长听说有人把黄河入海口附近的一片芦苇荒滩划为打井的“禁区”，心里非常气愤，根据地质资料的分析，那里藏油丰富。老队长连夜跑到党委书记那里，要求将井队转到海边去，扩大油田面积。那里，几年前还是一片海，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才逐渐形成了海滩。几十里内不见人烟，地上只长着一些野草和芦苇，连吃的淡水都要从百里外的基地运去，这些困难条件，成了一些人阻挠开发的口实。老队长坚定地对党委书记说：“祖国建设需要油，支援世界革命需要油，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扩大油田，扩大石油工人的‘家’！”

党委终于同意了老队长的要求。汽车，拉着钻机设备出发了。一路上，只见白雪覆盖的芦苇滩和滔滔的黄河。偶而，也能见到几只被汽车喇叭声惊得四处逃散的野兔……傍晚，天空飘起了雪花，我们才到达

宿营地。老队长领着大家捡来些芦苇，点起了篝火，架起锅。熬开了雪水，烤着冻得硬梆梆的馒头，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谈笑风生地聚餐了一顿。

就这样，我们在海边安下了家。第二天一觉醒来，老队长和我突然发觉帐篷里一片漆黑，不见一丝光亮。我用手电照照手表，指针指着七点。莫非表停了？放到耳边听听，“咔嚓咔嚓”，表走得很正常。老队长掀开帐篷的小窗，扑簌簌地落进一些雪花。用手电一照，嘿，一夜的大雪竟将帐篷小窗埋住了。再走到帐篷门前，轻轻地扯开一角，发现门也给堵得严严实实。我惊奇得大叫起来：“好大的雪呀！这怎么出去呢？！”老队长挺沉着，从行军床下摸出铁锨，在门那儿挖呀挖的，不一会就挖出了一条通道。我俩出去一看，哈！其它几个帐篷的人也是这样，整个海滩成了一个雪的世界……老队长见此情景，哈哈一笑，说：“好啊，同志们！老天真帮忙，知道咱们钻机没水喝，给咱们送水来啦！小伙子们，甩开膀子干吧！咱们的家就安在这里，不走啦！”说完，用手指在盖满白雪的门上写了“仙人洞”三个大字。

雪原上响起了震天的号子声。工人们立起井架，安上钻机，在荒无人烟的海滩上开了钻，安下了家！

然而，在海边安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地质情况复杂，地下断层又多。几个月后，第一口油井钻成了，可一试油，不见油花。这时，原先反对上海滩的人又吹开了冷风，上面还来了个工程师，命令井队撤回回去。

他指着一望无际的海滩说：“周队长，你是个老石油了。应该懂得，这里是勘探‘禁区’，生活条件差。眼看夏季要到了，大海潮一来铺天盖地，连人带设备都会被卷到海里去的！”

老队长悠然吐了一口烟，眯缝着眼，说：“我只知道，这里是祖国的油区，而绝不是什么‘禁区’。党和人民交给我这部钻机，我只有安的权利，而没有撤的理由！”

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个别“好心”人也来劝阻：“算了吧，周队长，别硬顶了，这里的条件太苦了。”

“苦？解放前玉门西河坝的生活，那才是苦胆拌黄连。现在这点苦，算不了什么。即便苦点，却苦得光荣。”老队长的话丝毫不软。

果然，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来了特大海潮。我们沿着井场的四周抢筑防潮坝，坝刚合拢，海水就象一匹溜缰的野马奔腾着、咆哮着，冲上了海滩，一下就淹到了膝盖。老队长忙着指挥大家把坝外的行李搬到坝上……等我们将自己的行李从帐篷里搬到坝上，水已齐腰深了。我一瞧猛涨的海水，对老队长说道：“这帐篷，就别要……”话还没说完，老队长就“扑通”一声跳入海水中，向帐篷游去。只见他敏捷地在水中拔掉锚桩，刚要拖着帐篷往回游，一个浪头就扑了过来，急得我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大声喊道：“老队长，快——”可是已经晚了，海浪劈头盖脑地朝老队长压过去……啊，老队长不见了。老队长，他准……想着，想着，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挂满了两腮……

“傻小子，哭什么！”一声喊话，把我震醒，只见老队长好端端地站在我跟前，脚下，放着我俩住的帐篷。原来，海潮一下把老队长和帐篷冲到坝下，帐篷勾住了坝下的木桩，老队长又死死抓住帐篷，这才没被冲走。

我擦去眼泪，说：“老队长，真险哪。”谁知，老队长却乐呵呵地说：“海龙王胃口真大，还想从我手里夺这顶帐篷。嘿！没门！”一番风趣的话，引起了大伙一串笑声。海潮却被“激怒”了，“哗——”它挣扎着扑上

大坝，人群中又爆发出一连串更响亮的笑声……

夜，来临了。我们又重新支起帐篷。老队长特地叫我写了一幅对联，贴在帐篷门上。

上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下联：苦不苦，看看大庆走的路

横批是：油田为家

大家看了，无不拍手称好。

圆月，星空，大海。

篝火，畅谈，欢笑。

不知是谁，还逮了几只被潮水逼上大坝的野兔，剥了皮，放在锅里煮着，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香味……人们有说有笑，什么苦啊，累啊，都丢到九霄云外。自然，大伙也不放过这难得的好机会，一致请老队长谈谈对“家”的看法。

篝火，映亮了老队长那宽阔的脸庞，他象个充满朝气的年轻后生，话语滔滔，一发而不可收……

他讲了解放前石油工人的家，那是玉门西河坝岩壁上阴暗潮湿的窑洞；

他讲了大庆工人创业的家，那是掩在冰天雪地之中的地窝子；

他讲了我们自己正在创业的家，那是渤海湾怀抱中那新兴的石油基地……

他讲了一个个石油工人的家，它建在戈壁，建在草原，建在高山，建在水乡，建在海边……

老队长讲得这般美，这般甜，这般振奋人心。月亮停止了脚步，海潮也屏息静听……

艰苦的环境最能磨砺人的革命意志。海潮包围了井队半个月，给养中断了半个月，而我们的钻机却隆隆响了半个月！终于，当我们迎来第十六个黎明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打出了一口千吨油井！望着那乌黑的原油，井场沸

腾了，人们欢呼，雀跃。火红的朝霞映红了大海，映红了钻塔，映红了帐篷，也映红了一张张兴奋的脸庞……转眼几年过去了。在我们曾经支起帐篷的地方，打出了一口油井，修起了一座座输油泵站，建立了一个个创业新村……经过一个个酷暑寒冬，原来褪色的帐篷越来越白，还缀了几大块补丁，但那石油工人引以自豪的油花却常溅常新。

今年，条件好了。上级领导给我们井队的职工宿舍都换上宽敞明亮的活动板房。我见了，心花怒放，心想：这下可好了，可以住上象样的房子了。我急匆匆地掀开帐篷门，想收拾一下东西，往新房里搬。一看，老队长正坐在行军床上，靠着他的“书桌”，聚精会神地读着书。我放慢脚步，凑上一瞧，见书上写着《清贫》二字。他见我来了，招呼我坐下，说：“外面这么热闹，是为了换新房吧。”我点点头。他沉思了一会，说：“嗯，条件是好了，将来还会更好，这都是艰苦奋斗换来的。”我接过话茬，感慨地说：“咱们已经住了好几年帐篷，够艰苦的了。”说着，又指了指帐篷顶上新近绽开的一个洞，“看，又开‘天窗’了，该让它退休了。”

“退休？”老队长微微摇了摇头，又指着《清贫》一文说，“你看看方志敏烈士是怎么说的。来，我念给你听听：‘清贫，洁白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你瞧，革命先辈们的思想境界有多高！无论斗争的条件多么艰苦，他们一心想的是如何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让红旗插遍全中国！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看，老队长想得这么多，看得这么远！我踌躇地说：“那分来的活动板房……”

咱们队的政治夜校不是没有地方吗？我看，就拿它作俱乐部，让大家在这里学政

治，学文化，上技术课，业余时间还可以打打乒乓球，你看怎么样？”

“那太好了！”我乐得一蹦三尺高。

谁知，就在这天，上级来了通知，要调周队长去江南开发又一个油田。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象打翻了个五味瓶。回到帐篷，我发现老队长已将帐篷顶上的洞补好了。见我进来，他招呼我坐下，说：“小伙子，我要走了。有件事想商量一下。”

“什么事？”

“开门见山吧，这顶帐篷，我想带走。”

我知道：老队长脚站钻台，眼观五洲四海，对这顶从大庆带来的帐篷有着深厚的感情。经过这几年的帐篷生活，虽然我也很爱它，但无论如何也得满足老队长这一特殊爱好，便连声答道：“行，行。”

夜晚，崭新的俱乐部里电灯雪亮，全队职工开会欢送老队长，屋里充满了一种依依惜别的气氛。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句，打破了屋里这种气氛：“同志们，老队长明天就要到江南去开发新油田了。咱们再请老队长领大家唱支歌好不好——”

“好——”全队人齐声应道。

“好，指挥就指挥。”老队长豪爽地说，“我看，就唱《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不过，有一个要求，大伙唱得要带劲儿。”说完，将两手往胸前一挥，雄壮、豪迈的歌声便响起来了。

“锦绣河山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涯，

……

我为祖国献石油，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最后那一个“家”字，大家唱得是那么动听，有力！因为，它是咱所有石油工人的心声啊！



读者来信

希经常向兄弟省市 文艺刊物学习

今年《朝霞》发表的诗歌，从质量上看比过去有一些提高。但是，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作品还是不多，与一些兄弟省市的文艺刊物比，还有一定差距。例如：《四川文艺》的诗歌就是能迅速地紧密地配合形势。他们在七、八两期中辟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诗传单”一栏，及时配合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党中央发出大办农业的号召，他们又在九、十两期中，辟了“大办农业诗辑”。形式生动活泼，有墙头诗、墙上的口号、歌谣、民歌等。

《四川文艺》的诗歌生活气息比较浓厚，战斗性强。如《铁肩抬起钢城》（一月号）、《盐的颂歌》（五月号）、《贴在人民公社墙上的口号》（九月号）等作品，有的语言朴实，感情奔放；有的构思新颖，想象丰富，意境深远，读了激动人心，耐人寻味。对比之下，我们感到《朝霞》上的有些诗，生活气息就不够浓，鼓动性也不够强。

我们希望《朝霞》的编辑同志，经常学习兄弟省市文艺刊物的长处，把《朝霞》办得更有战斗性，更加丰富多彩。

董耀根

“劳动”不是商品

第四期上刊出的散文《流水线的波澜》，看了后，感到很引人入胜。

但其中有这样一段：“可是在那年头，劳动是最廉价的商品，装一台收音机所得的工资，只值一枚螺丝钉钱。……”我认为是不对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盖形式。”这就是说，劳动创造价值，但其本身不是商品，劳动力才是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表面上看，由于资本家支付工人工资是在工人劳动了一定时间或生产了一定的产品后，这就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工资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实际上是掩盖了工资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胡解民

刊物要多反映下乡 知识青年生活

我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每当《朝霞》月刊出版后，我总是非常认真地阅读，但看完后，总有种缺少什么的感觉，那就是刊物中很少反映立志务农、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生活。

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了大批先进人物，他们为粮食超“纲要”，为大办农业，为缩小三大差别，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我们的文艺刊物往往很少反映，我作为知识青年，希望经常能看到这类作品。

孟维

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三结合创作

周 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条战线上，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三结合创作，就是文艺战线上涌现出来的一个新生事物。

三结合创作，所以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蓬勃兴起，是群众的创造，有它的客观必然性的，决不是某个人脑子里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东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黑线统治下把文学当成是个人的事业和追求名利的工具那样一种局面。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教导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毛主席也教导我们：“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这就是文学的党性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有关各方都想到一个点子上了：领导部门有感于文艺这个舆论阵地的重要，决心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对革命文艺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并且要求直接进入文艺创作领域，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和改造这个阵地，既做物质生产的主人，也做精神生产的主人；绝大部分专业文艺工作者，也迫切地感到不能再在旧轨道上生活

下去，愿意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把自己的知识、技能用于为工农兵服务的伟大事业。这样，三结合创作就应运而生了，并象所有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在斗争中不断成长、逐步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显示出它巨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

三结合创作，有利于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表现在路线、方针、政策，但也有很具体、很细致的工作。如果说过去党的各级组织对文艺工作抓路线、抓政策还不是很有力，那么深入到创作第一线，了解和解决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就更少。这样，“党的领导”往往不能得到体现。现在各级党组织派干部参加三结合创作组，就能从思想、路线上更好地贯彻党组织对这一创作任务的意图，进行政治把关；同时，由于干部深入第一线，进入创作过程，对于文艺怎样为党的路线服务有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对于在创作中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体会就更深，办法就更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当然这不是绝对的，由于参加者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或者不能真正贯彻党的意图，或者不能完全体现党的领导的情况也是会有的。但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三结合创作的作品

来看,跟以前的作品相比,质量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

三结合创作,为破除创作私有等资产阶级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文化大革命前,文艺黑线的统治,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拚命鼓吹“三名三高”,把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从理论上加以合法化,把文艺创作基本上个人精神劳动的特点加以神秘化,流毒所及,在创作队伍中,文艺基本上作为个人获取名利的手段。那样的黑线统治,那样的队伍,要讲党的文学,真是从何谈起;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说它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那倒较为符合实际。三结合创作,由于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参加,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先进思想带进了创作集体。他们懂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属于个人,就象他们在生产某一个机件时一样,决没有想到这是我个人的产品,因而要求在产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什么争名夺利、沽名钓誉,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对于参加三结合创作的专业作者来说,一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火热的斗争生活,对于他们要反映的客观现实需要重新认识,在这方面来自斗争实践的业余作者比他有更多的发言权;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高尚风格和品质也自然地影响着他们,促进他们与旧的思想决裂。参加三结合创作的专业人员,把主要精力用在辅导新的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创作上,他们有时成几年地没有时间搞个人创作,但是,大批的新队伍就在三结合创作中涌现出来了,这同文化大革命前创作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泛滥,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由于三结合创作有利于破除“创作私有”的陈腐观念,在创作组内部建立起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共产主义的协作之风。协作,就必然产生新的生产力!

就拿上海出版的中长篇小说来看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近三四年中,每年平均出版的数量,比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平均数增加达一倍之多。其中有些是三结合创作组写的,有些是个人创作,也贯彻了三结合精神。举此一例,其余可知。当然,现在出版的数量,还是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的,我们还要努力。

三结合创作,是造就大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好方式。造就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包含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是改造现有的文艺队伍,使他们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为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二是培养新的工农兵作者。三结合创作在这两方面都显示出它独特的优越性,我们这里只着重谈一谈后一任务。从工农兵中培养作者,形成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创作队伍,是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中的一项战略措施。事实证明:现有的文艺队伍还远远不能胜任党在这一领域的伟大革命任务,不培养一大批工农兵自己的创作队伍,党的这个阵地就难以巩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生活本身就是工农兵创造的,工农兵不参加反映他们生活的文艺创作,也很难反映出生活的本质来的。三结合创作就为培养工农兵自己的创作队伍创造了条件。他们在创作组中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而是主人,有发言权,有大量的创作实践,锻炼有机会,提高有指导,因而成长得较快。有同志把三结合创作比做滚雪球,这是一个很准确的比喻。每经过一次三结合创作任务的完成,也就同时带出了若干新的工农兵业余作者。中长篇小说的三结合创作不用说了,就拿短篇小说的三结合创作来说,随便打开一本三结合创作的短篇小说集的目录,马上就能看到十来个新人,都是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新人,这种现象,多叫人高兴啊!文化大革命前,

一个新人，要顶开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石头，破土而出，好难哪！一九五八年的新民歌运动，出了一批新人，马上就有资产阶级老爷诬蔑为“知了叫”，横加摧残。这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当然，培养工农兵作者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三结合创作只是其中之一，但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是肯定无疑的。

三结合创作，有利于抓好重大题材的创作。我们反对“反题材决定”论，提倡写重大题材。这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是为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文艺不去反映我党历史上的重大矛盾，不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伟大斗争，就无法完整地反映革命的面貌和生活的本质，文艺也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锐利武器。一些有志于党的事业的文艺工作者，曾为无产阶级的伟大进军所激动，想努力去表现生活中的重大矛盾，但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胜任愉快地完成任务。我们不能责怪这样的同志不努力，因为一个人的认识能力、觉悟程度、知识水平，都是有限的。而三结合创作就可弥补这种个人的缺憾。哪里有斗争，哪里的工农兵一定是斗争的主人。因此工农兵业余作者参加创作，对生活的熟悉程度一定比专业作者要高，体会要深；对待这场斗争的认识，干部又胸有全局，容易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样，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就能有新的突破，出新的局面。我们不少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的作品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当然我们反映得还很不够，还不能与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相适应，还要继续作战。

我们提倡三结合创作，支持这个新生事物，绝不是排斥个人创作，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后的许多个人署名的创作中，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三结合创作精神

的。《朝霞》上发表过一位短篇小说新作者的创作体会，他把自己的作品比做“千人糕”。这个虽然古老但却颇为准确的生动比喻，正是说明了，在许多个人署名作品的背后，依然渗透着、体现着三结合创作的精神。也正是这“千人糕”三个字，形象地解释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文艺创作新作者涌现较多的根本原因。

当然，三结合创作还是幼芽，它还在成长过程中，它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又有它的不完善的方面，三结合创作的发展过程中，既有主流，也有支流。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实践经验还不足，许多具体问题还有待于在实践过程中去逐步解决；另一方面，更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是，在文艺界，文艺黑线的流毒还较深重，它总是力图侵蚀三结合创作这样一个健康的肌体。“创作私有”的资产阶级观点还没有绝迹，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还有反复，当周围的环境气氛有利于巩固这种革命精神的时候，一些人可能表现得不错，当周围的环境气氛不利于巩固这种精神的时候，在一些人身上又可能出现某些动摇。这说明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做工作中去巩固、完善三结合创作。自然，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作殊死斗争的历史时期，我们如果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出发来观察问题的话，出现这些现象并不奇怪，也不可怕，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三结合创作也不能是例外。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三结合创作，现在是来势很好，颇有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它也必然会冲垮一切阻力，乘胜前进。

时代风云 笔底波澜

——论鲁迅散文的特色

石 一 歌

“秋来了！”

在暗夜沉沉的时代，随着凉飕飕的秋风的到来，一些身穿长袍马褂、西装革履的遗老遗少和洋场文人，不禁“诗兴”大发，他们写小品，作游记，围绕着“秋”，大做起文章，于是报刊上传来了一阵阵迎秋，悲秋，哀秋，责秋的呻吟，真是“风雅”得很。

鲁迅也写“秋”。《秋夜纪游》便是其中出色的一篇。但鲁迅纪了些什么呢？那里有“中等华人的窟穴”，充斥着胡琴、麻将的声音，完全是一派自得其乐的小市民景象；那里有“高等华人或无等洋人住处的门外”，宽大的马路，碧绿的树，淡色的窗幔，凉风，月光，这是舒适、华贵的“安乐窝”；那里还有投身于高等华人和洋人门下，“躲躲闪闪，叫得很脆”的叭儿狗，作者厌恶这呜呜不已的丑东西，他“一面漫步，一面发出恶笑”，用手中的石子“举手一掷，正中了它的鼻梁”。

曾几何时，那些被骚人墨客吹捧为“秋花为之惨容，大海为之沉默”的散文“名作”，早如残枝败叶，随着秋风渺无踪影了；

而鲁迅的《秋夜纪游》所展示出的情景，却永远铭记在人们心头，令人深思、回味。为什么？因为作品写的是秋夜，揭示出来的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图景，是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畸形的生活状态，深刻地表露了作者对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高等华人或无等洋人”，以及他们的奴才——叭儿狗的憎恨和厌恶。

和《秋夜纪游》一样，鲁迅的其它散文无不强烈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散发着浓郁的战斗气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打开鲁迅的散文，就象打开一幅风云漫漫的历史长卷。从鲁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和欢乐有趣的百草园，我们看到的是窒息、戕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孔孟之道的虚伪和残暴，从鲁迅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的回忆，我们看到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在死气沉沉的思想界激起的浪花以及它的不彻底性，从辛亥革命“满眼是白旗”的胜利场面，我们看到的是隐藏在背后的革命危机。

“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激烈斗争突出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里有震聋发聩的“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呐喊；有爱国青年在党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的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而鲁迅对“三一八”烈士刘和珍的沉痛回忆则使人们从淡淡的血痕中看到胜利的前景；在大革命高潮中，鲁迅关于险恶的阶级斗争风涛的预感，又引起人们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反革命阴谋的百倍警惕。

一九二七年以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鲁迅的散文更是弥漫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硝烟烈火。那时的中国，禁锢得比罐头还要严密，革命文艺受到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驰骋于文坛的尽是流氓、“叭儿”、侦探和刽子手。号称《自由谈》的报刊当然也毫无自由可言，不得不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然而，“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因为“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于是，鲁迅写《夜颂》，歌颂的是诚实的夜，其实是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弥天大黑暗；写《阿金》，描绘的是上海姑娘，其实是辛辣地鞭挞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制造内战的国民党新军阀；写《女吊》，赞扬的是带复仇性的鬼魂，其实是愤怒地痛斥了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格言的阶级敌人和党内机会主义者……这些散文，暗喻影射，旁敲侧击，自由灵活，笔意纵横，闪烁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

掩上了这幅历史长卷，那许多象珍珠一样的散文篇章，却仍然深深铸印在我们心里。此后，每一次的咀嚼和回味，都进一步给我们带来思想上的教益和艺术上的享受。有时，我们如同面临倒挂高山的万丈飞瀑，感受到作者雄浑而奔放的革命感情；有时，又象站在翻滚的乌云下面听到刺耳的枪声和叭儿的吠声，同作者一道经历着

紧张的战斗；当鲁迅巧妙地把散文当作匕首投枪刺进敌人的胸膛时，我们的内心也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当鲁迅亲切地倾诉着美好的事物和未来的理想时，我们似乎也跟着他“更上一层楼”，顿时心旷神怡，眼界大开。真是：时代风云，笔底波澜。

然而，时代风云要能在笔底掀起波澜，还得具备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鲁迅的散文为什么那样扣人心弦？除了它紧跟时代步伐，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力量外，还在于鲁迅出色地掌握和运用了散文的特点。

鲁迅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大概很杂乱”。这“随便”和“杂乱”，即人们通常说的“散”。

到过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都会看到一种榕树，大者可多人合抱。树干盘根错节，枝桠交叉纵横，人们可以在它的荫庇下休憩、学习甚至开会。那无数的枝叶，伸向四面八方，似乎有点杂乱无章，然而，片片树叶，根根树枝，都联结着主干，凭依着主干。远远望去，仍然是浑然一体的一株大树。

打个不确切的比方，鲁迅的散文就有点象这大榕树。你看他，东西南北，海阔天空，随手拈来，挥洒自如。但是，他又把其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直至每一个细节，都用一根鲜明的思想红线贯穿起来，终而成功了一件完整的艺术珍品。这根红线，就是主干，就是作品的主题。所谓“散文不散”、“形散神不散”云云，就是这个意思。

一篇散文，要写到这样的水平，首先要求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精密的艺术构思。鲁迅常常告诫青年作者，“应该立定格局之后”再动笔。这就要求写之前，先明确主题，再根据主题的要求，将要写的内容来一个通盘的安排和布局，做到成竹在胸，这样写起来，才不会离题万里，跑野马，也

才能收到“形散神不散”的艺术效果。

鲁迅的散文，就是经过这样严密的构思锻炼出来的。譬如那篇脍炙人口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作者的思路伸展得多么深远，情感的波涛又是何等激荡起伏。以人物来说，写到殷夫，说到柔石，点到冯铿；以事件来说，时而描述烈士们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受到的种种压迫，时而倒叙他们为革命文学事业艰苦奋斗的情景，时而回忆彼此的亲密交往，时而涉及自己的“避难”生活；以时间来说，则从“前年的今日”到“去年的今日”，再到“今年的今日”，最后作者的感情直泻遥远的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随便”吗？确实有点信笔所至。但这“随便”，又不象断线风筝，随风而去，漫无止境。“为了忘却”实际上是不能忘却，作品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设置，而展开的。所以，看来“随便”，实则严谨，貌似“杂乱”，实则集中。读者不正是从那纵横交错的描绘中，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凶残的面目，看到革命烈士宁死不屈的高大形象，看到革命必将胜利的前景，从而受到教育，得到鼓舞的么？

明确主题，“立定格局”之后，又有一个怎样表现的问题。社会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必须要有相应的多样化表现方法。鲁迅的散文总是根据不同的题材，主题，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而每一种方法的运用，又完全是为了加强和深化思想内容服务的。所以我们读时感到新颖独特，意境深远，读后又觉余音绕梁，回味无穷。这些散文，有的以议论为中心线索，杂文色彩较为浓厚的，有的以人物或事件为主，基本采用白描，近似小说、特写的，有的只是展开一幅自然风景的画面，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氛，等等。而在具体篇什中，作者又不拘囿于一种格式，往往是把叙事，抒情，写景，议论熔

于一炉，从而使议论免于枯燥，抒情不流于空泛。

《狗、猫、鼠》采用的是寓议论于形象性叙事之中的方法。一开头就提出论敌的观点，树起批判靶子，完全象杂文的写法，但作者深刻的议论又是巧妙地通过那些寓意深刻的童话故事，美丽动人的古老传说，生动活泼的童年回忆给予尽情地发挥，狠狠地击中了“现代评论”派那帮凶残而又谄媚的军阀走狗的“鼻梁”。

《阿金》，则既象一篇人物速写，又象一幅漫画。鲁迅描绘的是给外国人当娘姨的阿金的生活片断，大部分的笔墨又是花在写阿金同别人无穷无尽的纠纷和“巷战”上面。这些原本是一些小市民的生活琐事，但是穿插在“巷战”中的议论和感想，例如“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之类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却大大深化、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容量。作者毋用多讲，读者已心领神会。

《秋夜》呢？又是另一番境界了。这是一篇情景交融、扣人心弦的散文诗。作者因情写景，即景抒情，把自己强烈的战斗激情和时代感受，统统熔铸在一幅秋夜的图景之中。那“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那尽管“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做着春梦的小红花，那奋不顾身扑向灯火的“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的小青虫，这三张画面展现出的三种境界，三种韵味，三种感受，充分抒发了作者对封建军阀黑暗统治的憎恨，对光明的未来的勇敢追求以及执着于现在的顽强战斗精神。

人们也许会说，不同的题材和主题，采用不同的表现方法，还比较容易；而对于相同或相近的题材、主题，在表现方法上如何力戒平庸，不使读者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

感觉，就不容易了。但这问题必须解决。鲁迅《朝花夕拾》中许多篇抨击封建教育毒害儿童的回忆性散文，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用的是对比手法。前半篇为读者展示了百草园的绚丽多姿，那儿有“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低唱”的油蛉，“弹琴”的蟋蟀，“轻捷”的云雀……这一派充溢着蓬勃生机的大自然景象，正是童年鲁迅心目中的乐园。但是，后半篇的情境就迥不相同了。这时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三味书屋的烦闷生活：填鸭似的读书，读书，冬烘先生的迂腐可笑，令人胆寒的戒尺，罚跪的规则等等。前后造成强烈的对照，突出了封建私塾囚笼式生活给少年儿童健康的身心带来的压抑和束缚。同样是批判封建教育的《五猖会》，用的又是另一种烘托的手法。开始先绘声绘色地铺叙五猖会的盛况，渲染“我”对东关赛会的无限神往的“笑着跳着”的欢乐心情。突然，气氛急转直下，父亲的一声“去拿你的书来”的严厉吆喝，宛如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把“我”看赛会的兴味一下子赶得精光。前面大半篇对欢乐气氛的尽力渲染、铺垫，完全是为了烘托这里的失望、不满，从而使主题更加鲜明。《二十四孝图》用的则是夹叙夹议的表现方法，它把许多似无关联的事与物联结起来，层层递进，揭露和控诉了古往今来反动统治者用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罪恶。

这三篇散文是姊妹篇，选取的都是鲁迅童年读书生活中的片断，所欲表现的主题几乎没什么两样，但对题材的开掘各有侧重，艺术表现手法变化多姿，因此它们各有千秋。

鲁迅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因为他不但熟悉生活，而且能够正确地深刻地分析生活，善于发现和抓住所要表现的生活的

特点和思想意义，用相应的独特的艺术手法把它们表现出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的是作者童年较长的一段读书生活，打击的是封建私塾对儿童的摧残，因此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对比，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共鸣；《五猖会》捕捉的是一个短暂的生活镜头，而重点又在揭露父亲的严厉和无情，所以用浓郁的欢乐气氛烘托失望的心理，更加可以取得强烈的效果；《二十四孝图》是要通过儿时的读书生活来抨击当前的现实，材料众多，情况复杂，那么夹叙夹议就更加适应于这样的主题要求。鲁迅从来主张艺术应以“独创为贵”，要“时时自出新裁”，因为“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由于鲁迅思想的深刻和艺术的熟练，才能不管这题材和主题别人是否写过，都可以与众不同，写出新意来。

鲁迅是非常重视典型化的。不仅是他的小说，而且他的散文，特别是以叙事为主的回忆性散文，其中出现的人和事，可说无一不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青年鲁迅结识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多得很，早已不在人世的也并非仅范爱农一人，为什么鲁迅偏偏要写《范爱农》这篇散文？因为范爱农在当时一批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辛亥革命的夭折，浇灭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使他们最后走投无路。范爱农的悲剧正是时代的产物。所以，鲁迅把对老朋友的怀念同对辛亥革命的严峻批判紧紧揉合在一起，从而提高了人物的典型意义。

范爱农的一生虽然短促，却曲折复杂，为什么鲁迅仅仅择取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个生活镜头？因为这些镜头折射出来的环境是典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写范爱农回国之后受到“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的遭遇，是为了突出革命前夕封建势

力的顽固和强大；写范爱农在革命高潮中“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的积极的精神状态，是为了渲染这场革命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来的无限希望；写范爱农在革命高潮过后“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的情境，是为了论断革命前和革命后并没有什么两样。总之，范爱农一生的遭际，是辛亥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缩影，并且烛照出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

韦素园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作家，在他的短促一生中，有许多优点，也有缺点。写回忆散文，当然不是记流水账，但应该突出他哪一点呢？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滋长着一种高谈阔论，脱离实际，不愿做艰苦工作的不良倾向。鲁迅对此极为反感。他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迭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韦素园切切实实，点点滴滴从事平凡劳动的工作作风，使鲁迅十分感动，因此在《忆韦素园君》里，他突出地刻划了韦素园这种甘做“一木一石”的可贵品质，热情地赞扬他是“园中的一撮泥土”。这就有力地批评了那些不务实际，一心想做“高楼尖顶”的知识分子。

站在时代的高度，选择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通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捕捉能体现本质的情节和细节，这是鲁迅散文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深刻，长留人们记忆里的关键。

读鲁迅的散文，如同在静静的深夜和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促膝谈心。他讲故事，回忆往昔；发议论，抨击时事；赞光明，展望未来。他那无比深刻的思想，就象一弯清清的泉水，在不知不觉中沁入我们的心田。鲁迅散文的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是与他

那自然朴素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

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鲁迅都要求用“白描”的手法。在语言上的要求，就是“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也就是要自然朴素。鲁迅散文的语言特色很多，如形象生动，比喻贴切，凝炼含蓄等等，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自然朴素的基础上。当然，这种自然朴素的语言，并非表面的，空泛的，它表达的内容应该是丰满的，坚实的。

用自然朴素的语言，把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突现出来，是刻划人物最高明的手段。

请看鲁迅对他少年时代的第一个师父——龙师父的一幕描绘：

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

这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气氛的渲染，也没有人物细腻的心理描写，甚至连形容词也少见，但是，就在这行云流水般的平淡叙述中，一个冲破种种封建束缚和佛门清规，很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和尚却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他师父年青时勇敢的叛逆行动由衷赞许的心情亦洋溢于字里行间。

写人，可以用“白描”，写景，特别是写美丽的风景，总得相应用点美丽的词句和字眼了吧。可是，鲁迅的语言仍然是自然的，朴素的。散文诗《好的故事》有一段写山阴道上的景色：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

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

几乎只是一连串名词的罗列，句子的结构也再简单不过了。但是，我们只要闭目一想，这里面有人，有景，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多么明丽的一幅浙东水乡的图画呵！它寄托着鲁迅在“昏沉的夜”里，对未来多少的憧憬和希望！

一个优秀的杂技演员，当他在舞台上表演难度很高的动作时，越是显得轻松自如，越是表明他平时锻炼的艰苦。语言的运用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要以为鲁迅这些白描人物和风景的自然朴素的语言，看似娓娓言来，毫不费劲，殊不知这是要经过多少次的锤炼，方才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鲁迅自己就深有体会地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可见，鲁迅在遣词造句

上花费了多少心血。不是一番寒彻骨，那有梅花扑鼻香。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向鲁迅学习，向群众学习，在语言锤炼上狠下一番功夫，那么具有自然朴素的语言风格的散文上乘之作就一定会出现。

鲁迅在谈到自己的杂文时，曾谦虚地说：“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百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砾。”然而，正是这些“小钉”和“瓦砾”，才称得起真正的“诗史”，它们不仅“有着时代的眉目”，而且强烈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它们比那些“英雄们的百宝箱”，不知“光辉灿烂”多少倍，它们的光辉刺破了弥漫于旧中国的重重黑暗，它们的光辉将永远映照在革命人民的心坎上。

对于鲁迅的散文，我们也应该作如是观。

(上接 52 页)

们忘却了一天的劳累，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然而，在这不平静的秋夜，整个北桥公社又有多少人满怀激情描绘着明天呢？每个大队的规划组，都在重新描绘一九八〇年北桥的灿烂前景，每所政治夜校，每个社队企业，都在培养能文能武，亦农亦工的

社会主义新农民。“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是的，深秋的北桥，没有一望无际的麦浪，没有溢彩流光的桃花。但是，如同刚播种的麦粒正在新翻的泥块中萌芽，桃树的根杈正在肥壤沃土里孕育着芬芳；北桥人民的心里充满着明媚的春光。

(题图：张乐平)

1975 年 总 目 录

· 小 说 ·

广场附近的供应点	朱敏慎	(1·3)
附:《供应点上》初稿		
十年树人	段瑞夏	(1·9)
榔头篇	叶 勉	(1·12)
战鼓催征急	邹悠悠	(1·15)
归心似箭	董德兴	(1·18)
鱼鹰初试	杨文达	(1·21)
钢浇铁铸	钱 钢	(1·46)
跑步前进	韦国华	(1·61)
开拓未来的战斗	唐 俊	(2·11)
出国之前	方同德	(2·23)
朝阳升起的时候	吴若春	(2·59)
钢筋	楼耀福	(2·34)
海滩路	李振国	(2·49)
洪雁度假	伍元新	(3·8)
店堂前的红灯	蒋小馨	(3·16)
营业之外	朱敏慎	(3·37)
珞巴姑娘雅嘉	叶 晔 廖东凡	(3·31)
火花	谭留根	(3·55)
深度	张士敏	(3·61)
万年青	顾戎耕	(3·46)
老门卫	姚胥正	(3·48)
友谊手	盛华海	(3·50)
百分之九十五	史汉富	(4·3)
春笋岭	杨代藩	(4·11)
水妹子	曹雨煤	(4·18)
钥匙	郁俊英 沈金祥	(4·49)
南山红梅	张永秀	(4·56)
老实人的故事	孙 颀	(5·21)
为了明天,向前	于 水	(5·31)
浪花	王振栋	(5·42)
重任在肩	王端阳	(5·49)
剪春罗	杨德昌	(5·57)
权力	周林发	(6·3)
签名	毛炳甫	(6·6)
汽车往哪里开	左鸿恕	(6·9)
考勤	边风豪	(6·12)
退休第一天	陆志平	(6·15)
接班的钟声	陈 星	(6·17)
一杯蜂蜜	郎松源	(6·19)
演出前后	蒋小馨	(6·20)
弹弓和南瓜的故事	贾平凹	(6·29)
文艺班里的风波	李凤杰	(6·35)
这不是偶然的	段瑞夏	(7·19)
山寨钟声	雨 煤	(7·30)
叶正青	田 谷	(7·39)

填湾记	侯陶珠	(7·45)
带班的人	陈伯玉	(7·53)
女采购员	刘绪源	(8·3)
大草塘	叶蔚林	(8·13)
大海捞针	江华南	(8·54)
长在屋里的竹笋	黄新心	(8·33)
急性子的人	陈述之	(8·36)
“老管”	周宜地	(8·38)
红色的箭头	张莉萍	(8·41)
洁白的饭单	何琪琦 韩 源	(8·43)
普通一员	史汉富	(9·10)
钢厂笛声	刘观德	(9·21)
冠军赛	王琪霞	(9·44)
产值问题	邱茂中	(9·54)
潮头	蒋明德	(9·65)
涛涛	李 纯	(9·68)
假日	王 蓬	(9·71)
光明磊落	刘绪源 蒋明德	(10·3)
无产者	杨 森 董德兴	(10·21)
永不停步	胡万春	(10·46)
立春	刘观德	(12·8)
文革嫂	王成君	(12·15)
百分之百	函授学员 王仲翔	(12·16)
队委员	贾平凹	(12·18)
拆桥的人	杨辉周	(12·20)
故事新编	曹操的故事	卢湾区工宣办《曹操的故事》编写组 (3·72)
	乌江东去	曹晓波 (4·63)
	雪夜袭蔡州	姜顺卿 吴荣良 (8·71)

· 散文 · 报告文学 ·

工厂的大门	周勇闯	(1·30)
沙枣花	郭京生	(1·34)
友谊号	许崇义	(1·38)
马灯赞	胡廷楣	(1·40)
光明颂	徐 刚	(2·3)
铁英队长	施 方	(2·41)
高空的闪光	俞天白	(2·46)
流水线的波澜	吴 集	(4·38)
区革会的大楼	刘 芽	(4·40)
橱窗内外	任雨人	(4·43)
献给庐山的歌	林伟平	(5·66)
矿山苍松	施 方	(5·69)
记一位县委书记	余秋雨	(7·3)
兴业路抒怀	罗达成	(7·15)
砂粒	褚燮昌 钱世梁	(7·69)
爆竹声声	俞天白 王锦园	(7·72)
风浪里的歌	周林发	(9·34)

爆破手的传统	谢炳锁	(9·38)
在驼峰上	徐一鸣 林伟平 陈心中	(9·41)
沿着黑龙江的激流	胡廷楣	(10·13)
生活的大书	徐开奎	(10·29)
——国庆抒情		
迎客松	杨代藩	(10·56)
笛音缭绕	赵丽宏	(10·61)
写在朝霞如火的清晨	林正义	(10·65)
窗口	孙颀	(12·25)
昔阳半月	凌岩	(12·37)
连心坝	张凤生	(12·43)
古炮的壮歌	罗达成 吴振标	(12·53)
金环岛畅怀	赵宏元 钱钢	(12·57)
“千只鹤”和千岛樱花	沈慧敏	(12·60)
我的家	袁文耀	(12·63)
可敬的人们	黄宗英 蒋小馨	(12·29)
——长寿支路菜场的日日夜夜		
胜似春光	陈先法 周林发	(12·47)

· 诗 歌 ·

狂飙颂歌	孙绍振 刘登翰	(1·25)
总指挥——老炮手	毛炳甫	(1·59)
——矿山行		
第一把手的手	严祥炫	(1·65)
粮站小景	沈新民	(1·69)
祖国航船永向前	张东方	(2·6)
宏伟蓝图北京来	成莫愁	(2·6)
台湾人民向北京	邓秀雄	(2·6)
批林批孔打冲锋	殷萍萍	(2·6)
咱是祖国一堵墙	何维莹 武佩牛	(2·6)
团结胜利跟着党	张启国	(2·6)
钢水、公报相映红	周双喜	(2·7)
化作工农友谊桥	孙雪兴	(2·7)
钢城卸在群山中	熊尊茂	(2·7)
个个都是出山虎	沈度	(2·7)
借来月亮当粮食	严良华	(2·7)
春风捎着喜讯来	施戈	(2·7)
喜报铺出前进道	居有松	(2·7)
敲响进军的战鼓	周银宝	(2·10)
在欢庆的日子里(诗配画)		
.....	黄全昌 吴大成 陆萍	(2·8)
西柏坡	宁宇	(2·31)
夜批“论语”——理论小组纪事	郭成汉	(2·33)
广播员的话	胡明海	(2·53)
工地指挥部	范垦程	(2·54)
哨音	徐如麒	(2·55)
——献给年轻的起重机班长		
战烟图	司马力	(2·56)
骨肉情深	陈慧 成莫愁	(3·59)
在边疆	张东辉	(3·28)
辽西母亲	常安	(3·52)
山村晨曲	吴浩	(3·54)
白云深处	缪惟民	(3·60)
光辉的便条	谢其规	(4·26)
向十六个小将致敬	张呈富	(4·28)

把铁拳擦得更紧	刘希涛	(4·24)
——夜读《国家与革命》		
钻石及其他	李瑛	(4·46)
钢钎·银针	张伟强	(4·60)
——赞工人医生		
茶山新歌	郑成义	(4·61)
把炉火烧得通红(三首)	仇学宝 宁宇 刘希涛 成莫愁	(5·9)
.....	郑成义 居有松 徐如麒	
战士之歌	钱钢 杨晓驯	(6·23)
——写在好八连的征途上		
去向牌	吴永进	(6·27)
新时代的清道工	张鸿喜 唐乃祥	(6·28)
——赞一位复员军人		
校园广阔天地新	潘复林	(6·53)
——赞函授大学		
喜为革命样板戏制新装	顾行伟	(6·27)
炼钢工——大学生	胡永槐	(6·54)
在工地上	周银宝	(6·55)
欢庆“六一”放声唱	林俊	(6·40)
从小顶住资产风	
.....	蕃瓜弄小学“红锋”理论小组	(6·40)
学习叔叔魏尧升	汪春荣	(6·40)
要做公社“小管天”	杨园公社倡议小学儿歌组	(6·40)
铁扫帚紧紧握手中	朱建国 凌秉威	(6·40)
学习冬子分爱憎	王萍	(6·40)
长大要把祖国保	露香园路小学红小兵儿歌组	(6·41)
小小图书馆	黄亚红	(6·41)
要为革命学拼音	周晶洁	(6·41)
小朋友爱画画	叶之谦	(6·41)
摸岗哨	杨园公社倡议小学儿歌组	(6·41)
胜利的渡口	赵丽宏	(7·14)
红井	柯原	(7·13)
献给领袖毛主席	钟颂	(7·28)
毛主席健步登炉台	韩怡同	(7·28)
十里钢城齐沸腾	王晨湖 陈镇洲	(7·28)
映红祖国好山水	仲昌佐	(7·28)
炉前工赞	谷亨利	(7·28)
铁人队伍	王鲁夫	(7·29)
雨中誓师会	路鸿	(7·18)
塔里木青年城(三首)	高炯浩	(7·58)
火红年代出英雄	管强生	(8·30)
——献给孔宪凤同志		
冲锋歌	陈祖言	(8·31)
灯火曲	吴永进	(8·46)
对江雷	钱国梁	(8·47)
工地的路	张敏贤	(8·48)
战地通讯	戴巴棣	(8·49)
“钢筋”	糜佳乐	(8·50)
图书室	夏智定	(8·51)
乌蒙山放歌	黎泉	(8·52)
书记的铲锈刀	严忠喜	(9·30)
爱闯风浪的人	俞亮鑫	(9·31)
车辙	张振华	(9·32)
在一家小厂门口	周振国	(9·53)

“同志”	吴永祚	(9·62)
金匾——木枷	郑成义	(10·44)
宋江与高俅	宋连岸	(10·45)
宋江祭奠盖	袁军	(10·45)
壮志伊犁河	李幼容	(10·18)
扁担剧团	周志俊	(10·20)
向二〇〇〇进军	李 瑛	(11·3)
长征新曲	李小雨	(11·20)
公仆赞	贾昭衡	(11·25)
老红军的征鞍	李学鳌	(11·53)
鼓风机赞	张敏贤	(11·56)
歌唱我们的时代	芦 芒	(11·61)
闪光的日子(三首)	张 廓	(11·68)
凉山月琴	张春文	(11·37)
第一线上(三首)	孙绍振 刘登翰	(11·13)
插秧机	倪 平	(11·15)
水乡大寨(四首)	宁 宇	(11·16)
农村生活诗抄(八首)	沙元伟	(11·18)
追乡音	徐 刚	(11·19)
出钢钟声	张伟强	(11·42)
会战歌	孙友田	(11·43)
大潮	姜金城	(11·44)
油泉	姚焕吉	(11·44)
海的回声	袁 军	(11·45)
彩色的拷贝	严祥炫	(11·46)
风镐	朱金晨 余冠雄	(11·47)
钻	黄世益	(11·47)
寄长白山下的战友	周银宝	(11·48)
金山行	李根宝	(11·48)
好八连诗选	任良才等	(11·22)
扫帚苗	钱 钢	(11·50)
战士和山	干 戈	(11·52)
海上炊事员	徐照瑞	(11·52)
开山	何国梁	(11·57)
写给母校的信	姚美芳 姚忠礼	(11·58)
磨炼	杨 冬	(11·59)
边寨喜讯	欧来龙	(11·60)
建设者的足迹	袁金康	(11·28)
声声飞向红太阳(八首)	王 森	(11·29)
纱厂新谣	毛炳甫	(11·30)
红袖章	居有松	(11·30)
开路先锋	张振华	(11·31)
省省都有大寨县	张东方 金果临	(11·31)
一层老茧一层天	康铮才	(11·31)
社社队队学大寨	宛世照	(11·31)
虎头山上看全国	张乃清	(11·31)
钢城处处新歌多	谷亨利	(11·31)
喜报贴上天安门	赵秋宽	(11·31)
渔业歌	张梅芳	(11·31)
突击	陈梦醒	(11·32)
老支书	张 佐	(11·32)
钻工颂	路 鸿	(11·32)
我献祖国一江船	吴永福	(11·32)
大江伴我争上游	徐正秋	(11·32)
喜迎船台又一潮	中华船厂七·二一文科班	(11·32)
远航	孙德光	(11·32)

小将	朱其昌	(11·32)
出航	钱国梁	(11·32)
新五公社民歌选	新五公社	(11·36)
儿歌(六首)	郑荣华	(11·66)
向阳院里新事多(诗配画)	张乐平 张秋生	(11·67)
闽厦纪行杂诗选录(旧体诗词)	陈旭麓	(11·80)
古炮台·新港湾(散文诗)	李连泰	(11·62)
海港(散文诗)	金兮敏	(11·62)
“一代新人”大合唱歌词选	闻戈豪	(11·63)
站在哨所唱颂歌(歌词)	石 祥 刘 薇	(11·64)
我爱这沸腾的工地(歌词)	张东方	(11·65)
教育革命春常在	叶 茂	(12·23)
赞社会主义新大学	王勇军	(12·23)
进驻学校七周年有感	董秉钧	(12·23)
教育革命赞	苏乾英	(12·23)
良种“二〇〇〇年号”	洪国斌	(12·24)

· 剧 本 ·

鱼水井(小歌剧)	杨少云	(1·54)
新店员(话剧)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编剧专业一年级集体创作	(6·56)
“主人栏”前(话剧)	刘载德	(6·69)

· 理 论 ·

小评论	唯 曾	(1·6)
小评论	楚 新	(1·12)
小评论	柳 凯	(1·17)
小评论	瑞 波	(1·20)
作家·创作·世界观	高义龙	(1·66)
——从高尔基的《母亲》和《忏悔》及 列宁的批评想起的		
努力揭示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思想深度	叶伟成 任寿城 华斌群	(1·70)
——读几篇工业题材小说有感		
青年诗人李贺	文晓思	(1·74)
附:《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致洒行》		
论任树英形象的典型性	任 轶	(2·66)
散文要有战斗的思想光彩	吴欢章	(2·70)
——评《崭新的纪录》		
谈谈文艺作品的“新”与“深”(创作通信)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大文科班	(2·73)
试谈陈亮词(法家诗文选读)	吴战垒	(2·76)
附:陈亮《送章德茂大卿使虏》、《登多景楼》		
走出“彼得堡”	任 轶	(3·1)
——读列宁一九一九年七月致高尔基 的信有感		
不断从生活中摄取“新的镜头”	龚 挺	(3·70)
——从小说《新的镜头》引起的联想		
作群众忠实的代言人	忻才良	(4·72)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札记		
一桩开天辟地的新鲜事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大文科班	(4·75)
——读短篇小说《洪雁度假》		
由换床所想到的	王 群 黄彩虹	(4·78)
——读短篇小说《布告》		

让思想冲破牢笼	任 侠	(5·3)
——学习列宁《欧仁·鲍狄埃》有感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改造文艺队伍	方泽生	(5·38)
诗歌应是进攻的号角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大文科班	(5·73)
——从《朝霞》第三期和第四期的诗歌所想到的		
小而不小	黄 畅	(5·74)
——读小说《老门卫》		
一位老工人纠察队员的话	王国卿 张 新	(5·75)
——读短篇小说《百分之九十五》		
坚定不移批孔妖	杨 凡 姚慧生	(5·77)
——读洪秀全反孔诗		
牢记权力是谁给的	李 思	(6·5)
这一关把得好	赵 宏	(6·8)
关键在于自觉	朱 英	(6·11)
向最高理想攀登	陈 平	(6·14)
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	范中柳	(7·60)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一八五九年致拉萨尔的信有感		
“还有我”和“不是我”	张辛豹	(7·64)
赞“傻”	陈大康	(7·65)
说“人情”	陆丽芬	(7·67)
“高吟肺腑走风雷”	石望江	(7·75)
——谈谈龚自珍的诗		
多编点戏多演点戏(文艺短评)	李 雷	(8·25)
——观看上海戏剧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作业”有感		
希望有更多的好评(文艺短评)	谢镇夏	(8·27)
山花烂漫迎风开	石 川	(8·62)
——长篇小说《山风》漫评		
鲁迅论《水浒》		(9·4)
《水浒》儿童版(增订本)前言	石一歌	(9·5)
努力塑造有思想深度的英雄形象	吴 伟	(9·73)
——评短篇小说《女采购员》		
第一步	上海市属国营农场三结合创作组	(9·76)
《水浒传》与《荡寇志》	魏永征	(10·33)
从青少年评《水浒》想起	林 放	(10·41)

宋江私放晁盖新析	郭绍虞	(10·42)
评《水浒》中宋江的诗词	余惕君	(10·37)
《赤脚医生》是怎样变成《春苗》的	石 川	(10·76)
——试谈田春苗形象的典型化		
诗歌的韵律与投枪的锋芒	司徒伟智	(11·70)
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下功夫	陈祖言	(11·72)
努力战斗化、民族化、群众化	成莫愁	(11·74)
漫谈民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关系	高义龙	(11·76)
今日水乡变“诗乡” 公社一派新气象		
中共新五公社党委 共青团上海市委团刊编辑组		(11·33)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春天	刘 川	(12·3)
——创作修改《第二个春天》的一些体会		
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三结合创作		
时代风云 笔底波澜	周 天	(12·68)
——论鲁迅散文的特点		
赫列斯达科夫的子孙们	魏峡安	(3·22)
——读苏修短篇小说《低声说话的人》		
附: 苏修短篇小说《低声说话的人》		(3·25)
费多尔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魏峡安	(4·29)
——读苏修短篇小说《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		
附: 苏修短篇小说《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		(4·32)
大鱼、小鱼和虾米	雷声宏	(6·42)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一		
附: 苏修作品《骆驼的秘密》、 《活该如此》		(6·47)
在钱能通神的世界里	薛 毅	(8·67)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二		
· 其 他 ·		
编者的话		(1·24)
编者的话		(6·22)
读者来信		
希经常向兄弟省市文艺刊物学习	董耀根	(12·67)
刊物要多反映下乡知识青年生活	孟 维	(12·67)
“劳动”不是商品	胡解民	(12·67)



向毛主席汇报

杨力舟 王迎春作



朝霞

1975/12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